



世界文學名著

情人的悲哀

莫羅阿著
楊伯元譯

CLIMATS

By
ANDRÉ MAUROIS

Translated by
YANG PÊ YÜAN



世界文學名著

情人的悲哀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寫在前面

本書著者安德禮莫羅阿 (André Maurois) 是法國現代有名的作家；不，他是現代歐洲有名的作家，因為他的作品，各國競相繙譯，每書重版，總在百次以上。就拿本書來說，是一九二九年初版的；譯者所根據的版本，是一九三〇年，但已經是第二六三版了。這可以見著者的成功，也可以見本書的價值。

現代文壇上有一個心理分析派，專從性格與心理的描寫，來反映人生的基底，作者即此派人物之一。本書的內容，既沒有俠烈的英雄，也沒有奇特的才女，也沒有驚險的情節；只輕輕的敘述一個家庭，一個離婚和一兩個死亡。（不是暗殺的死，也不是決鬪的死。）然而離婚和死亡，豈不是現代人間，司空見慣的麼？

讀者諸君，請不要以為這是最平凡的，須知這恰是本書最精采最難能的地方。我們很

容易欣賞一部「茶花女」，或者也很容易寫一部「拿破崙本紀」；因為它本身有的是熱烈緊張的情緒，有的是偉大不朽的人物。但是我們讀完本書以後，會不自覺的有一種綿綿的悲哀，從心的深處，蕩漾起一片片輕愁，一股惘然的情緒；總覺多和少有點像為自己的人生寫照。這是為甚麼呢？因為它寫的正是我們日常的人生；它着力描寫性情與愛情的衝突；它暗示着命運，愛慾，性情三者織成的，張於人生途程上，迷濛而不能突破的煩惱之網。太切實了，太細緻了，以致我們不論甚麼人，都不能不引起深和淺的共鳴。試問天地間何處不是這樣的矛盾？

人生的一切，似乎是都可以原諒的，又似乎是都不可以原諒的。理想的美滿愛情，似乎是可能實現的，又似乎是不可能實現的。啊！這偉大的人生之謎！好奇的朋友們，更何必遠到天邊去尋那雲霧之窟；只當前和現在，已就够神祕了。

本書的性質，既不是民族文學，也不是普羅文學。反之，它倒可以說是還帶有一點布爾熱奈的氣息。這似乎是落伍，但實際又誰不為之感動呢？它不惟描寫的是我們共同的人生，

而且還是從幼年以至老年，三個時代情調的人生。所以我想不論甚麼年齡的讀者，在自己相當的經驗中，還都能加以深深的體認吧。另外從本書以性情爲中心的描寫來說，（本書原名「水土」，意卽人之性情，和所需要的對象，正如生物所棲息的水土一樣，是有個別性，而爲決定各個生物活動的主要因素。）在現時千篇一律，膩煩得令人頭痛的言情小說裏面，也許不失爲從窗外吹進一股清新的涼風吧。

一九三六，九月，譯後記。

第一部

阿蝶依

(菲禮蒲致其愛人葉莎悲的一封長信)

—

我忽忽離開你，會使你驚異吧；但我自己則深深諒解我這種行爲而並不後悔。我不知道這幾日來你是否同樣聆感着從我內部湧起心弦的急彈，好像火炬的燃燒呢？我真願永遠沈浸於上前夜晚在森林中，使我不自覺投入那淡粧如雪之你的柔情之渦中了。然而葉莎悲呀，我已爲愛情所摧殘，並爲我生所煩惱。我不曉得蘭麗，或者其他的人，會否向你談過我的平生；我們雖有時談及，而我對你所說的，並不甚確實。因爲這是對新交的一種情趣；儘管事實上加以否認，總希望爲他們把往事變成如心中所意想那樣的快慰。我們的交誼，現已過了掩飾時期；男子們交付他們的真心，正如婦女們交付她們軀體一樣，是逐漸而且

很慎重的。一個隨着一個的，我將把我最秘密的情事，暴露於我們愛的高潮間；我最真實的往事，迫於不能抵抗的熱情，是再無法隱伏的了。

我現在遠遠的離開你，正坐在那度過我兒時歲月的小室中，壁上懸的書架，陳列着我母親二十年前說過，「要給年長孫兒們用」的一些書籍。這樣我將有孩子麼？那有點墨污的紅皮厚書，是我的希臘文舊字典；其他一些精美冊子，是我的獎品；一切都引起我幼年的深憶。葉莎悲呀，我很想將我從鬢齡的幼年，到浪漫的青年，以及為愛情所摧毀的不幸的成年身世，通通告訴你。我很想十分天真的，正確的，慚愧的，通通告訴你。或者待我寫完這個供狀時，我將沒有勇氣獻給你。不管有無這個勇氣吧，即使單為我自己的身世作一個寫照，也並非無益之舉。

你還記得麼，那天晚上我們從聖日爾曼大森林回來時，我曾向你描述我故鄉甘低木的風景。這是一個美麗而淒清的鄉里。一個湍流通過我們建造在荒野山峽中的工廠之間。

我們的家屋，是林茂森省到處可見的，十六世紀建築的，貴族莊墅之一，周圍管轄着一大片灌木叢生的土地。最幼年時，當我明白我是馬思訥家的一員，而我們家族，又是本鄉唯一的鉅族時，我已感有一個可以矜豪的情緒。這個工廠在我外祖父經營微小的造紙業時，僅如一個試驗所，到我父親，纔擴充成大工廠。他買了許多山田，而將以前榛莽未闢的甘低木，變成新式適用的土地。在我全部童年時期，我看見修築許多房舍，並順着湍流，延長那曬紙漿的棚廠。

我母親的家庭，是林茂森省人。我外祖父是一個區長，由政府手裏買了這個甘低木莊墅。我父親是洛林省的工程師，結婚後纔移到甘低木。他並約來一個兄弟，弼爾叔父，住在鄰村沙登野。每當星期日沒有落雨的天氣，我們這兩個家庭，就聚會於聖綺麗湖邊。我們坐着馬車去。我坐在父母前面的一個窄而硬的小凳上。馬蹄得得的單調聲，催起我的眠意；我爲遣去睡魔，而注視着那時在村莊牆壁上，時在路旁斜坡上的馬影。它忽而摺縮，忽而伸長，一時在我們前面，路轉後忽又退到我們後面。同時還有那在我們腦中，和馬鈴聲一樣，與星期

日觀念相聯合的，一陣陣獸糞的氣息，猶如雲霧一樣，圍繞着我們。一些大蒼蠅飛來停在我的身上。我那時最恨的是斜坡；上斜坡時，馬成了慢步，車子也就以很不能忍耐的悠緩上升，而老馬夫湯姆，則吆喝和鳴鞭。

到湖濱旅館，我們覓着弼爾叔父母，和他們唯一的女兒，蘭麗堂妹。母親給我們一些黃油麵包，父親就向我們說：『去玩吧。』蘭麗和我在樹陰下，或在湖邊上散步，各自採集一些松菓和栗子。回家時，蘭麗就到我們這邊來，馬夫將小凳扶平按下，作為她的坐位。途中我的父母，照例都是靜默無語。

由於父親的極端謹慎，一切談話，都感覺困難；因為他對於流露一點情緒，使衆人知道，就會感着痛苦。例如我們在桌上吃飯，母親稍談一點關於我們的教育，關於工廠，關於我們伯叔父，或是關於我們住在巴黎的歌娜姨母時，有僕人來換菜，父親就會表現不安，而母親也就立刻緘默。在幼年時，我已察出假如父親和叔父有應相責備的事情，他們總是叫他們妻子，很婉曲而慎密的傳達他們的意見。同樣，在幼年時，我也已知道父親是異常的誠樸。我

們家庭中，可以說相互間的情感，是懇摯的；可以說父母愛兒女，兒女愛父母，丈夫愛妻子，馬思訥的一家，是願見世界如地上合理的天國，而依我看來，與其說是虛偽，毋寧說是真實。

二

在陽光照着的甘低木草地，下面遠連着那為閃騰不定的熱霧所籠罩的沙登野村郊，一個半身遮沒在他傍着沙堆所掘的壕坑裏的小童，正向那無限曠野的周圍，窺伺一個想像敵人的來襲。這個遊戲，是由於我最喜歡的書，鄧利（註一）著的要塞戰的敘述所引起。我是一個礮兵壕裏的二等兵，正在防禦列屋維礮臺，受一個我樂為他效死的老將的指揮。請你原諒我告訴你這些孩子氣的故事，因為我於此發覺那為我天性中最重要特點之一的，將滿腔熱血傾注於某種人物的要求的第一次流露，不管它以後竟應用於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從那時起，假如要分析這些深印於我童年回憶的零碎情事中，那願為他人而犧牲的觀念裏面，已不免含有一些慾情的因素了。

很迅速的，我的遊戲廣即變遷。在別人新年贈我的一本名叫俄羅斯小兵的書中，我看見一隊小學生議決組織一個軍隊，並選一個女生來作他們的女王。女王的名字叫艾麗雅蘇格羅敷，「這是一個非常美麗而又嬌小輕盈的少女。」我很愛那些兵士對於女王的誓辭，他們爲使她快樂而完成的工作，和女王回報他們的微笑。我不明白爲甚麼這個記述會使我異常欣悅；然而我愛那個女王，並確然的，由她纔在我心中構成我屢向你描述的一個理想婦女的意像。我恍見我伴着她在甘低木草場上散步；她以一種莊穆的聲音，向我說一些令人淒感的美妙言辭。我不知道在甚麼時候稱她爲亞梅柔（註二）但我曉得我常常混合着欣快情緒而發生的勇氣和冒險的意志，是她所賜與的。我也同樣喜歡和母親一起讀湖上的南賽龍（註三）小史，及吉訶德（註四）小史。我不願相信書中女主人杜西娜是醜的，甚至於將她在書上的像扯去，以便能想像她是如我所願望的美好。

因爲我的堂妹蘭麗小我兩歲，她是我長時期讀書的伴侶。其後我十三歲時，父親送我到林茂森城格魯賽中學去讀書，於是我就住在一個親戚處，只有星期纔回家。我很喜歡中

學生活；我習得父親好讀書的脾胃，確是一個好學生。馬思訥家矜豪和知恥的精神，遺傳到我身上，正如他們那晶耀眼珠，和高高的眉毛一樣，是無可避免的。對於我自矜心的唯一制馭者，就只有我仍然傾心的女王的意像。夜間，在臨睡前，我自己編擬了一些故事，而我的亞梅柔，就是其中的女英雄。她這時另有一個名字叫海崙，（註五）因為我喜歡荷馬（註六）詩中所描寫的海崙，這是我第二個先生巴野對我所講述的。

為甚麼一些幻想期中的印象，更鮮明而雋永的遺留在我們腦海裏，而其他一些表面似乎很重要的印象，反如粉刷一樣容易消逝呢？此刻我奇異的心幕中，忽然湧現我們上作文講堂時，巴野先生緩步入室的情景；他在一個釘上掛了他的鄉式外套，向我們說：『我替你們選了一個好題目：史泰騷（註七）之懺悔……』我現在尚很顯明的看見巴野先生，他有一部濃黑的鬍子，一些刷光的頭髮，一個強烈表現着飽經憂患的容儀。他從書包內取出一張紙，並念道：『詩人史泰騷，在敘述海崙的詩中，咒詛她招引來許多對於希臘的禍害；美之神罰他瞽目。他於是知道他的錯誤，就作了一篇懺悔詩，來表示他對於侮辱美好的悔』

悟。」

啊！我很想重讀一遍我那晨八大篇的長文；我從沒有發現過寫出來的詞語，與我那靈魂深處，有如此的吻合。或者除了一些給阿蝶依的信函，和我以將近八天的光陰，寫給你而終沒有寄給你的一封信，勉可相敵而外，再沒有可以比擬的了，這個甘爲美而犧牲的文意，就驚醒我最深性靈中許多的共鳴；至於不管我這樣的童年，自己亦頗駭異的，竟會以幾於苦痛的熱情，走筆疾書兩小時，好像我已領悟許多理由，在這個重濁生命中，自己也要寫史泰騷的懺悔詩一樣。

不過假如我不向你申明這種熱情的激揚，是完全隱蔽在內心裏時，就未免太不像一個十五歲初中學生的情緒了。我和我的同伴，對於婦女及愛情的閒談，是很無忌憚的。我好朋友敘述他們的經驗，說得特別詳細而猥俗。我呢，則將我理想的海崙，擬實於一個林茂森城的少婦；她是我寄寓表兄弟們的一個女友，名叫鄧蘭絲愛璧麗，人品美麗而風流。當別人在我面前談及她有好些情人時，我就想到吉訶德南賽龍諸古俠，而切欲以矛刺殺這些

譏謗者。只要是鄧蘭絲夫人來晚餐的日子中，我的心靈總是喜懼交集的狂亂着。凡是幾經準備在她面前說的話，我終覺得拙陋。她的丈夫是一個和易近人的磁器製造者，然而我總恨他，在放學回家的路上，我很希望常常碰見鄧蘭絲夫人。我注意到她常在午時往教堂對面的圖理門街，買花或點心，我就安排好於這個時刻，在賣花者和賣點心者中間的街旁躑躅着。好幾次她允許我挾着書包伴她回家。

夏天一到，我更容易在網球場上遇見她。有一晚，天氣是很好的，好幾對青年男女，決定在球場上晚餐。鄧蘭絲夫人已很明白我在愛她了，就要求我留在一起。這個晚餐特別有味。夜色籠罩着大地；我睡在草坪上鄧蘭絲夫人的腳旁；我的手碰着她的腳踝，就輕輕的將它抱住，輕緩到使她不致反抗。在我們後邊有幾株桐樹，一陣陣強烈的桐花香令人心醉，大家由樹枝裏窺視那皎潔的星空，這真是十分幸福的黃金時刻呵。

夜色漸漸的深沈；我暗覺有一個二十七歲的青年，一個以智能著名於林茂森的律師，悄悄爬向鄧蘭絲；我很尖心地聽他們竊竊的私語。他給她一個確切的住址，要求她到巴黎

相會她喃喃的說：「不呵。」但我明白她必將赴約的。我快活的夷然仍抱着她任我撫摩的腳踝，但我的心靈，則感着損傷，並突然起了對於婦女的蔑視。

現時在我桌上有一本我曾記的學校日記，上面寫着：「六月二十六日，^(註七)（一個以小圈繞着的簡字）」。下面我鈔錄了巴阮（註八）的一句名言：『不要太重視了婦女，我們雖一見即為她們所動搖，須知這亦不過是一種最瑣屑的快慰。』

在這個暑假中，我向一些青年女子求愛，我諳習一個人在蔭密的林徑裏，可以抱着她們的腰肢狂吻，玩弄她們的身軀。鄧蘭絲愛璧麗的豔史，似乎醫治了我的空想病。我會經創立了一種理想的風情，而她卻確實的達到使我極端的驕矜，然後使我極端的頹喪。

（註一）Danrit，法國十九世紀歷史家。

（註二）Amazon，故事上好戰之女國，今以稱女英雄。

（註三）Lancelot，英人湯麥士馬洛里所著亞述之死小說中之騎士。

（註四）Don Quichotte，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文豪西萬提司（Cervantes）所著，古詞德是一個極重理想的騎士。

(註五) Hélène，古希臘斯巴達王后，因美色被特里亞王子誘去，遂引起最著名之希特戰爭。

(註六) Homère，希臘最古詩人，以描寫希特戰事詩伊里亞特與德賽著名。

(註七) Stésichore，希臘古詩人。

(註八) Barrés，法國十九世紀文學家。

三

翌年，我父親由多年的省議員，而被選為代表高維野恩州的參議員；我們生活的方式變動了，我來入巴黎某中學完成所學的課程，甘低木變成僅是我們夏天的別墅。我必須於選擇我的職業以前，在大學畢業，並服兵役的義務。

假期裏我重見那和我林茂森表兄弟們到甘低木來的愛壁麗夫人，我明白這是她自動向他們要求同路的。我殷勤導她遊玩花園，很愉快的引她入一個我稱為我觀象臺的小亭中間坐。在這個亭子內，當我愛她時，我常消磨全部休假日的光陰，度着夢幻的生活。她稱羨那深長的灌木叢生的荒峽，在荒峽中央可以見着一些繞附着漚沫的亂石，和工廠裏發

出的縷縷的輕煙。當她欠身起來望那些遠遠工人的移動時，我放我的手到她的肩頰，她對我微微一笑；我試要去摟抱她，她很柔婉的把我推開，並不現不愉快的樣子。我向她說我將於十月返巴黎，將於賽茵河左岸自己覓一所小房子，將於那裏候她；她喃喃的說：『我尙不能決定，這殊有點困難呢。』

在我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冬季的日記本上，我翻出許多被鄧蘭絲愛璧麗欺騙了的期約。我的觀念錯誤了，這只是一個可愛的婦人，而我不知道怎樣偏要使她同時爲我的情人，還要爲我學術上的伴侶。她到巴黎來，一方面爲會我，一方面也爲試她的新衣，和採購飾物；這些引起我對她大大的輕視。我那時純是書卷生涯，並不能了解那與書生習氣相異的婦人心理。她也向我借閱我常向她稱道的季特·巴阮·克勞德（註一）等當代名人的著述；但她隨後向我談的，總使我心冷。她有一個美麗的身軀；在她回林茂森後，我非常強烈的思念她，但只要同她處兩小時，我又簡直煩躁得要死，而只好轉向其他朋友談天或外出。

我有兩個知己朋友：一個是聰明的猶太青年，名叫安德禮霍夫，我們在法科學院相識，

他的性格，稍微有點沈鬱多疑；另外一個名叫耶斯克白特南，是我林茂森老友之一，他入聖西耳軍官學校，每值星期，就到巴黎來和我們同住。只要我同霍夫或白特南一起，我就自覺似乎浸入一個更深的天性當中。在表面我是一個屬於父母型的菲禮蒲，性質純樸，具備馬思訥族根性的共通點，而略有點變更；其次是一個屬於鄧蘭絲愛壁麗型的菲禮蒲，滿懷情慾，初發時溫柔文雅，繼之則浪漫放佚；其次是一個屬於白特南型的菲禮蒲，富於勇氣與熱忱；又其次是一個屬於霍夫型的菲禮蒲，頭腦冷靜而縝密。但我很曉得在這些下面，尚潛伏有另一種性格的菲禮蒲，較以前這些都更合於我的天性，並且假如我生活形式與它一致時，只有它纔能使我快樂。但這究竟是一種甚麼性格呢？連我自己都還沒有知道。

我曾向你談我法輪街的寓所，裏面陳設極其莊嚴，合於我那時的脾胃嗎？在蕭然四壁上，只掛了一個巴斯克（註二）和一個貝多芬（註三）的半身造像，這就是我許多奇遇的唯一見證者。一張作為臥牀的睡椅，覆了一個灰色線毯。在壁爐龕上放着一本斯賓洛然（註四）一本蒙台尼（註五）的著述，和幾本科學書。這樣是希望使人驚佩嗎，抑是純粹學理的追求

呢？我覺得這是兩種情緒的混合。我這個好學而不近情的書呆子呵！

鄧蘭絲常對我說，我的屋子，使她害怕，然而她還是喜歡它。她在和我交好之前，有幾個情人，她常把他們轄馭着，而她自己卻繫戀於我。我把這點告訴你，頗覺有點羞慚。人生的經驗啓示了我們，就是戀愛以弱者為較容易；落魄者每受愛憐，而矜豪者反多失敗。假如我向你說鄧蘭絲戀我，甚於我之戀她，則我將以同樣的真誠，向你敘述我一生最重要的事蹟，其地位恰與此相反。在上面所說的這個時代，就是二十至二十三歲之間，我被人愛慕了。我對我自己尚不甚愛惜，說真話那時我尚沒有所謂愛情的觀念；一個人能為愛情所苦，在我認為似乎是過甚的小說描寫。可憐的鄧蘭絲，我見她長躺在這個睡椅上，俯向我的額前，以悲歎詰責的神情凝望着我，為甚麼對她竟如此的深閉固拒呵。我向她說：

「愛情，究竟甚麼是愛情呢？」

「你不曉得甚麼是愛情嗎？你將來總會明白的……你還是一樣，要為它所顛倒播弄的。」

我在她辭語中聽着「播弄」兩個字覺得俚俗。鄧蘭絲的用語，頗使我憎厭。我憎她不能如余麗特（註六）寇萊蒞康悌等才女的談吐，我向她表示種種的不快。像她對於一個縫工把她衣服做壞了一樣。我用盡一切方法來提高她的學識。不久以後，我聽說她居然在林茂森獲得才學的聲譽；我的努力，助成她使這省中一個最自負的男子，也向她傾倒了。婦女們的知識是這樣由愛她們的人中零碎累積而來，正如男子們的習尚，是每受與他們交往婦女們的影響一樣。同時男子們還有這樣一個天性，就是假如他們感覺貽與了一個婦女以極端的苦痛，就每成爲此後憐愛其他婦女，體恤她們不幸的原因了。

我那時的習尚，接着又受瑪麗葛蘭痕的影響，這是在歌娜姨母那裏遇着的一個眼如秋水的小小英國女子。我須得先向你一述我這位姨母，因爲她此後在我歷史中，是斷斷續續而且相當重要的，扮演着一個角色呢。她是我母親族中姊妹之一，嫁與一個銀行家沙恩男爵。我不知道甚麼緣故，她常有野心，想招致最多的閣員大使和將軍等，到她家來宴會。她第一個結果，就是成一個著名政治家的情婦。她所以收功，是由於一個很堪驚羨的方法

和忍耐。在慕爾斯街，每天晚上六點鐘，總可以見着她；而且在每星期二晚上，她都預備着二十四席的盛筵。她這些宴會，是我們林茂森家族中作爲珍奇談笑之一。我父親說她絕沒有中斷過這種流水式的筵席，而我覺得父親的話，確係事實。夏季，這些筵宴，則移到圖維爾海濱的別墅。我母親敘述在我姨父將要逝世時（他患胃癱），她來巴黎助我姨母料理；到的那天，恰是星期二晚上，看見歌娜正安排她的筵宴。她問：

「姨丈何如？」

歌娜回答說：「還好，他的現狀尚沒有甚麼變更，就只是不能起來入席罷了。」

翌晨七時，一個僕人用電話告訴我母親說：「男爵夫人很悲憾的報知馬思訥夫人一個消息，就是男爵於昨夜突然逝世了。」

在我初到巴黎時，由於父親狷介持躬的教育，我並不希圖見我的姨母；然而我一認識她以後，她並不使我討厭。這是一個樂與人效勞的婦女，並且因她與許多職務不同的人交際，獲得一種雖覺蕪雜但頗確切的知識，和社會經驗；以我這個鄉氣十足，未識世故的少年，

覺得她簡直好像知識的寶庫。她見我喜歡聽她的指示，就很與我親密；每個星期二晚上，我都被邀赴慕爾斯街宴會。或者她明白我父母都厭惡她的客廳，遂以能招致我為她座上客，將我隸屬於她，來增加她的矜炫和得意呵。

歌娜姨母的交流，自然包含有某種數量的年青婦女，這是她必須的香餌。我獲取了其中若干婦女的愛慕。我同她們曲意殷勤，而並沒有真心愛她們；一方面是由於我的自持，同時不過是試驗我能使婦女傾倒的魔力。當她們中某一個迴眸巧笑的離開我的房間時，我坐在一個安樂椅上，很悠閒的執着一本書，不費力的已將她的印象遺失了。

請不要嚴厲的指摘我，我相信許多青年是同我一樣，假如他們沒有幸運能立即尋得他們理想的愛人，或一個特殊的婦女時，會必然成為這樣侮弄的自私情狀。他們是在研究一種學理，婦女們由於感覺，知道對於這種男子的追求是無益的，於是除了對於對方有相當的諒解而外，就不再與之周旋；也有時為癡情所惑，害着片面的相思，更加緊的糾纏着。這樣在兩個變成敵意的靈魂中，又建立起一個不可見的煩惱。我在這樣的環境裏，還想我希望

臘的海崙美女嗎？這只是一個沈沒在最深處的情感，一個隱藏於我苛酷選擇陰影下的毀滅教堂了。

間或我星期日在音樂會裏，遠遠瞥見一個銷魂的情影，由於一個奇異的感觸，重喚起我童年景仰的斯拉夫明慧女王，和甘低木栗樹風光的想像。我於是在全部演奏時間中，對於這個不相識的情影，盡量遙致我由音樂所惹起的一切熱情，並於極短時間內，似乎覺得假如能認識這個女郎，我就終於覺得願為她而生死的美滿天仙了。其次這個權擬的女王在人衆中消失，而我就仍然回到法輪街去依傍一個我並不戀愛的情人。

我現時幾難索解何以我能並含兩種極端矛盾的性格。這兩種性格是存在互異的界域裏，彼此永不相見的。一方面是溫柔而富於忠誠的多情者，他識察了所愛的婦女，不能求之於現實的人生；他拒絕將那飄渺而尊貴的意像，來和那些庸脂俗粉相混合；他寧願冥想畫中的愛寵，依戀夢裏的情人。另一方面則是參加歌娜，或歌娜高興的鄰女家中放浪的宴會者，無忌憚的狂歡，厚顏的縱樂。

在我服完兵役以後，父親命我和他共同管理工廠。他現在把事務所移到巴黎，以便接洽他的買主：大新聞記者和大印刷公司。他的事業使我很感興趣；我一方面將其推廣，同時仍繼續我的聽講與研究。在冬季我每月往甘低木一次；夏季我的父母在那裏消夏，而我則略住數星期。我很愉快的重尋我兒時在林茂森散步的幽僻古徑。當我不在工廠內時，我就時或在我那依然如故的小室中，時或在我那臨於魯山溪澗上的小觀象臺中工作。我每次散步，都要一直走到那栗樹蔭蔽的長徑的終點，然後以同樣的步度走回來，重讀我書。

我很愉快，我解脫了。在巴黎時那些青年婦女，以約會，訴哀，和絮聒所織成而張於我生命途程中的，一種輕而不能突破的羅網。我向你敘述過的這個瑪麗葛蘭痕，是一個我很相熟人的妻子。我很覺不適的和她的丈夫握手；然而相反的我的朋友大多數做這類事，是一種可笑的矜誇。我的根性對於這種情形，責備得非常嚴厲。我父親是依禮教結婚而變成通常可能的愛情婚姻。他頗滿足於他那種莊穆的樣式，他從沒有戀愛的奇蹟，至少從他

結婚以後是可以保證的；然而我對於這個問題，總感覺複雜而神祕。若我有幸運能覓得一個類似我亞梅柔的女人呵，我想當可以如他一樣愉快而忠誠。

(註一) Chales Gide, Barrés, Claudel 均法國當代著名文學家。

(註二) Pascal 法國路易十四時散文家。

(註三) Beethoven 十八世紀德國音樂家。

(註四) Spinoza 不詳。

(註五) Montaigne 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家。

(註六) Juliette 或莎士比亞劇羅余情史中之女主人余麗葉(Clelia Conti)不詳。

四

在一九〇九年的冬天，我繼續患兩次氣管支炎；將近三月，醫生勸我到南方去作幾星期的休養。我也很想一遊那尚未賞識的意大利。我遊觀了意大利北部的名湖，和維妮絲，就準備在芬羅琅絲城作最後一星期的遊息。第一夜在旅館中，我瞥見鄰席有一位貌若天仙

的年青女郎，簡直使我目不旁瞬。她的旁邊伴着一位年紀尙輕的母親，和一位老頭子。離席後，我私詢旅館主人鄰席的來歷。她告訴我她們是法國人，名叫馬萊夫人和馬萊小姐。她們的同伴是一個意大利軍官，並未住在這個旅館。次晨早餐時，隔席乃虛無一人。

我有幾封應交給芬羅琅絲城人的介紹信；其中一封是交給美術批評家安若洛顧笛，他的印刷所，是我買主之一。我命人將信送去同日即接得一封茶會的請柬。在費耶柔里小花園內，我發現有二十餘位客人，而我的兩個芳鄰也在其中。這個年青女郎，戴一頂大草帽，穿一件海滄藍領子的縞素長袍，其漂亮與昨夜並無稍遜。我突然覺得有點羞怯，遂離開與她一起的人羣，轉與顧笛閒談。在我們面前，是一個滿覆着玫瑰的花圃。

顧笛說：「我自己造成我這個花園，你看見的這些地面，十年來都是淺草如茵呵。你再
看那面……」

正順着他的手勢向那面望，我不期碰着了馬萊小姐盈盈的眸子，而且很驚喜的察見她這雙翦水星眸，正含情脈脈的注視着我。這雖然是秋波的微瞬，但它就是一粒蜂蝶的花

紛帶來了無限的魔力，使我發生更大的愛慕。由此在不言中，我已明白她暗許我不必膽怯的，可以和她接近了。

我於是向她說：「這花園是如何的令人稱羨呢！」

她說：「是呀，而且這就是我很愛芬羅琅絲城的原因了，處處都可以見着山光和花樹。我很怖厭那些，只是喧囂的城市呢。」

「顧笛對我說，他屋後的風景，纔更美麗呢。」

她很快活的說：「那嗎，我們去看呵。」

我們發現一派蒼鬱的扁柏林；一個小石級從中部將它切斷，並登向一個隱藏着大理石像的巖巔。左邊稍遠點，又是一個假山，在上面可望見城市。

馬萊小姐偎依着我，以手支頤，默默的出神；望着那芬羅琅絲城萬千紅色的屋頂，微微傾斜的屋檐，同那更遠處隱隱的青山。

她很嫵媚的對我說：「啊！我如何的愛這個風景呀。」

一個溫柔而稚氣的移動，將她的頭傾向後方，好像是在呼吸着這大自然的明媚。

從這個初度談話以後，馬萊阿蝶就同我很親密了。她告訴我她的父親是建築家，她很佩服她父親的藝術，她的父親也住在巴黎；她看見這個騎兵軍官在她母親旁邊就覺得煩惱。不過十多分鐘，我們已成了極要好的朋友。我向她談述我理想中的亞梅柔，談述我若無深厚熱情的激揚灌注，則了無人生之趣味，而徒感生命的空虛。（在她面前，我平日放浪的言行，已立時消滅。）她向我談述她十三歲時，一天她的一個名叫眉柔的好友對她說：『假如我這樣要求你，你肯不肯爲我從這欄杆上跳下去呢？』她竟當真的幾於要從四層樓上跳下去，這段故事使我爲之心醉。

我問她：『你常到教堂和美術館中去遊觀嗎？』

她說：『是呀，但我頂喜歡的是在古老的街巷中閒逛……只怕我的媽媽和她那個軍官朋友同去，所以我清晨總是絕早的起來……你願意清晨同我一道去散步嗎？我將於九點鐘在旅館的大廳上候你。』

「很好……我須得請求你媽媽的許可嗎？」

她說：「不必，讓我自己處理好了。」

次晨，我在樓梯腳那裏候着她，就一同出去。街旁的石板對着朝陽發耀，一處兩處的鐘樓，響着鐘聲；一些馬車蹄聲得的突過我們；生活的世界，是突然間變成忘失一切煩慮的單純。幸福的光，時刻照臨着我，只要我的身旁，永遠貼近着這鬢髮如雲的頭呵。我摻扶着她柔荑的手，跨越橫街的一刻間，一股少女肌膚的溫馨氣息從衣裳下透入我的鼻管。她引我到圖娜波麗區；她愛看鞋飾店、花草店和書店。在維西婀娜橋上，她在一些賣大紅寶石和黑寶石的珠鍊店前停止很久。

她說：「這很有趣呀……你不覺得嗎？」

她有些嗜好是我以前對於可憐的鄧蘭絲愛璧麗所不滿的。然而現在如何呢？我已不曉得要怎樣纔好了。在我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同阿在聖羅郎柔散步。她向我描述那裏修道院的大燈光，照射着她寢室的牀。每天燈燃時，那光就忽然飛來。她在夢中見這個光

逐漸的擴大，她自覺在這個光的宇宙中到天堂了。她向我談及奇情的叢書，她厭惡冷靜的哲人，她不能忍受少年老成的生活；她喜悅的讀物，是詩人和仙女的故事。她有時夢見她在海底遊行，有許多鱗甲森森的大魚，環着她游泳；有時又夢見一個土撥鼠將她拖着在地底下走；她喜歡冒險；她愛騎在馬上飛越障礙……當她思索一些事理時，她的星眸有一種特殊的美麗姿態；她微微皺起她的眉頭向前凝視，猶如沒有看清楚甚麼一樣，嗣後自言自語的說：「哦！她於是乎明白了。」

我很知道把這段記錄鈔給你實未足以描寫出我這種由她所發生的幸福的回想。爲甚麼我能引起這樣美滿的觀感呢？如上所描述的阿蝶依的風度，果是殊勝絕倫嗎？我也未必相信。不過她具有凡馬思訥家族的人所缺乏的品質，那就是對於人生之欣賞和玩味。我們之所以愛好生物，就是因其暗藏有一種奇妙的生機，那缺乏這種生機的，只爲我們造成一個化學的合體罷了。假如我沒有見過比阿蝶依更漂亮的婦女，我總認識一些比她更時髦更風致更富於才學的女子；但沒有一個能如她這樣知道如何把這個生之宇宙適合放

入於我所能領受的心靈中。由於過多的苦讀，由於過多的獨處和深思，我簡直遠隔了樹和花，大地的氣息，天空的壯麗和空氣的新鮮；我由阿蝶依每晨的羅致，而重見這些事物集束的放在我的面前了。

當我單獨在一個城市時，我以遊觀美術館，或在房內讀誦關於維妮絲，關於羅馬的書籍來消遣；可以說外面的世界，除了經過一些傑作的書卷而外，簡直不能與我接觸。阿蝶依立刻導我入聲聲色色的宇宙裏。她引我到那在梅開多麗拱門下的賣花市場。她混入那些買一莖鈴蘭，幾枝丁香的女隊中。她愛看那個鄉下老教士買一束金盞花中捲一莖長的蘆葦，在那裏斤斤論價。在聖彌梨陶小坡上，她故意引我走一些被日光曬得很熱，兩面牆上糾結着許多茂密藤蘿的狹路。

在我以馬思訥家固有的莊嚴口吻，向她解釋意大利歷史上戰爭的經過，賢哲的平生，或意大利經濟的地位時，使不使她厭倦呢？我覺得不然。誰曾說過男女之間，由婦女口中吐露的一句天真而近於癡憨的話，每使男子發生一種不可遏抑的，想吻那個稚氣口唇的渴

望；反之，在婦女方面，就每是男子很莊重，很冷靜推理的時候，纔是她最愛他的時候呢？這個理論或者至少在阿蝶依和我之間是很真確的。總之，我很明白，當其經過一些做造珠寶店前，阿蝶依以委婉哀懇的聲音喃喃着：『不說了』時，我就停止我的言論。我也不生怨意，我僅想着：『我真愛她呵。』而且我以發揚的力量，聆受着保護愛人的騎士教旨，聆受那從我幼年即深深感印着的，真實愛情應忠誠以至於死的教旨。

這個我那時重復深膺的教旨，正如那音樂會中一個橫笛的獨奏一樣，吹起一支短曲，似乎漸漸的吹醒了弦琴，又漸漸拂動了小提琴，又漸漸動了鐃鈸，直至一個曠莽洪大的繁奏，震撼着滿院；那時園中的鮮花，壁上的香藤，滿城黑和白的教堂，美之神和愛之神，都一齊來和鳴着這個大音，訴證愛阿蝶依，抵抗那無形敵人，而保護她那完滿的，脆弱的，美之無疆幸福呵。

我初來那夜，曾以為好像一個非分的殊榮一樣，想和這個不相識者作一兩小時的散步。幾天以後，我認為必須回到旅館進膳，簡直是不能忍受的桎梏了。馬萊夫人不知我為何

許人，心懷不安的，試要弛緩我們親熱的速度。但你曉得在兩個方在青年的異性間，初戀的移動，是如何的情景呵；他們所激發起來的力量，似乎是無可抵抗的。我們自覺在我們愛的途程上，形成了許多同情的漣漪。阿蝶依之美，已足夠使人傾心，但她向我說我們的配對，使一般意大利人對她更有一種她以前單獨出遊時所沒有的表示。芬羅琅絲城的居民，大多知道我們戀愛了。美術館的門者，向我們微笑。亞勞湖的舟子，很欣羨的擡頭望着我們，在他船舷邊緊相偎依，直至於感覺我們兩個身軀熱力的交互。

我電告我父親說，再留連一兩星期，纔可以充分恢復健康。他允許了。現在每天我都要阿蝶依和我在一起。我租了一部汽車，就同作突斯干鄉之遊。在賽恩路上，我們好像在嘉伯西（註一）的畫圖裏馳驅。車子如飛的升到一些像小孩堆的山邱上面；遠近參差羅列着村莊林樹。賽恩濃密的樹蔭，使我們爲之心醉。在一個清新蔭蔽的小店中，同阿蝶依早餐；我已很明白在她面前，我將很適意的度過我的一生。晚間回來時，她的手不覺放在我的手上。這夜我的日記上就記有：「一些司車者，侍女，鄉下人，都很顯明的對我們表同情。無疑的他們

是窺見我們的戀愛了；試看這個小店中人們所顯露的狡獪神氣……最殊勝的就是和她一起時，我蔑棄一切不是她的，而她則蔑棄一切不是我的。當她的面容表示有所漠視或醉心時，特有一種美妙的移動。這個移動，是微微帶點愁意，從她深情的眼光裏看來，好像切欲留住那終於留不住的韶光一樣。」

啊！我是怎樣還愛那在芬蘿琅絲城中幾星期的阿蝶呀！她是美麗得來幾乎使我不相信她是真實的存在。我掉頭向她說：『待我試能五分鐘不看你否？』我再不能忍過半分鐘。她任何語句都含有特殊的詩意。然而即在她高興時，也每每由她的談吐中，湧出一些不連貫的哀傷詞語，猶如一個沈吟低奏的小弦琴一樣，頓然使空氣裏充滿了悵惘淒涼的情緒。她反復低吟的是一些甚麼歌詞呢？『註定了如煙的薄命……且慢……唯……誰能抗造化的威靈！可憐金髮桃花女，驚心吧，一夜的凋零！』在甚麼幼稚小說中，在甚麼歌劇中，她讀過這些，或聽過這些呢？我完全不知道。一天，黃昏時節，晚霞籠罩着晴空，在一個恬靜溫暖的棕櫚林中，她第一次給我她的櫻脣。她很淒婉的注視着我說：『吾愛，你記得起余麗特的

一句話否……我是太溫柔了，而你或者在和我結婚後，還將以為太輕浮了呢……」

我很愉快的想起那時我們的愛情呵，阿蝶依和我，都是很高尚而熱烈的。不過阿蝶依的情緒，幾常因矜持之故，蘊而不宣。稍遲以後，她向我解釋她這個態度，係初由於修道院的磨鍊，次由於她所不喜的母親的生活，就使她成為蘊蓄。但當這個隱藏的火燄一發現時，那就以強烈簡勁的形式，把我心靈裏愛的火燄，同時激揚到不自覺的高度。我們曉得一些寬袍大袖遮蔽婦女全身的服裝，是形成了輕紗蟬翼，短臂小巧內衣之珍貴；同樣，堅貞含蓄的情緒，就愈添那芳心脈脈的價值和美好。我父親終久以一個頗為不悅的電報叫我回巴黎。那天我須得在阿蝶依已先我而至的顧笛家中，向大眾告別。那裏的人們，並不以我的去留為意，重談及德國和摩洛哥的特殊問題。出門時，我向阿蝶依說：

「顧笛剛纔所談的，大有興趣呢。」

她以一個幾於絕望的聲音回答我說：

「我只聽見一件事，就是你要走了。」

(註1) Carpaccio 十五至十六世紀間意大利維妮絲城畫家。

五

我訂婚後離開芬蘿琅絲城。我必須向我父母陳明我的企圖；我想及此事，不能沒有絲毫躊躇。在馬思訥族中，婚姻好像認為全族的大事；我伯叔父們都要來參與斟酌，並負責探訪馬萊家的情形。他們究能訪得些甚麼呢？我可一點不知道。阿蝶依家庭的情形，而且也從未會過她父親。我曾向你說過馬思訥家族的奇異習慣，凡是重大消息，決不能直接傳與她有關的人，而是要由中間人轉述，並且要十二萬分小心的。我因此要求我很親暱的姨母，去向我父親談我訂婚的事情。她常樂於替人探訪，雖則事實上她的探訪，有一個過於高級社會的奇特缺點；例如有人要知道某一個排長的詳細生活，歌娜姨母只是向陸軍部長詢及；或是關於林茂森一小區醫生的情形，就只有向巴黎大醫院的主任醫師去詢問；然而還是有特殊的結果。當我向她提及馬萊先生時，她恰如我所預期的回答說：

『我不認識他，但假如他是有點名氣的人，我廣即會從我的老友巴爾特那裏知道他；你曉得就是這位名列國家學院的建築家，我因為我那可憐的安德禮，會同他遊獵，遂照例每年冬天要宴請他兩次的呵。』

幾天以後，我重見她，發現她陰鬱而有點惱意。

『啊！我可憐的孩子！你幸而請教我，這不是一個與你相宜的姻眷呢……我會着我的老巴爾特；他很熟識馬萊；在考羅馬獎金時，他們會同寓居住。他說這是一個和易的人，而且也有些才幹，但他沒有成功一次，因為他從不作一點正事。他是那一類能設計，但決不留心自己工作，而遂失去一切顧主的建築家……他這樣說我就曉得了。因為在我建築圖維爾別墅時……你那位馬萊先生，正與一個我從前相識，所謂薄愛梅夫人的婦女結婚；巴爾特向我提及，我就想起來了……霍潭士薄愛梅，我想這沒有錯誤……這是她的第三個丈夫了……現在依你所說，似乎那個女子是貌可傾城，並且自然你是喜歡她的；然而我的小菲禮蒲呀，相信我的經驗，不要和她結婚。並且也不要向你的父親談及，也不要向你的母親談

及……我呢，又當別論。（我一生閱人多矣，但是你那可憐的母親呵……我不要見她和霍潭士薄愛梅一起。啊！決不！」

我向我的姨母說，阿蝶依和她的家人是完全兩樣；又說我已下了決心，請她廣即贊成我的意見。稍稍堅持之後，歌娜姨母就承認向我父母提說。一點是由於她的好意，一點也是由於她頗像這些老外交家一樣，有愛辦交涉的癖好，一見國際難題到手，同時兢兢於和平的憂慮，同時復暗喜那足以展布他們唯一長才的機會到了。

我的父親尚為寬和平靜，他只要求我自己多多考慮一下。至於我母親呢，她初先頗為快慰的接受我行將結婚的意念；但幾日之後，她遇着一個認識馬萊一家人的老女友，向她說這是一個風氣極其自由的中心。馬萊夫人有一個不好的名聲；一般人還可以給她指出一些情人。關於阿蝶依，尚不甚清楚；但這是確然的，她沒有受過良好教育，她常一人同着一些青年出遊；加之，她實在太美麗了。

「她有產業嗎？」我的弼爾叔父，發出這個問題，他自然是參與這個討論的。

我母親說：「我不曉得，似乎這位馬萊先生，是一個有技藝的人，但是性格奇特……這不是適宜於我們的一種人物呀。」

「這不是適宜於我們的一種人物呀」的語句，真是十足的馬思訥家的語氣，而且是很嚴厲的按語。幾星期內我相信爲使家人允諾我的婚姻，會要大病了。阿蝶依和她母親，在我走後十五天，也回到巴黎。我去拜會她們。馬萊家人住在拉斐耶街一個三層樓上，一個隱在壁間的小門，通到馬萊先生的辦公室，阿蝶依將我引到那裏。由於我父親對用人的規律，我也習於整齊嚴肅，無論在甘低木或梵魯帷街，都是一樣；當我見着這三間不甚明亮的屋子，半已毀壞的綠紙裱糊的壁，和這六十歲左右的老畫師時，我就明白我姨母的報告者，敘述馬萊先生猶如一個沒有工作的建築師，是很有道理的。阿蝶依的父親，多話而輕率；他一個有點過於高興的友情來接待我。用一種震顫的聲調對我談述芬羅琅絲和阿蝶依等。其次示我一些他「希望」在比亞里茲（註一）那裏建築的村莊圖樣。

「我很喜歡做的，就是修造一個帕石克（註二）式的時新旅館。我曾爲愛登城（註三）

設計，但沒有得着約定。」

我一面聽他絮聒，一面以憂懼煩厭的心情，湧起一個感想，就是他將以這同樣的情形，去煩擾我的家人呵。

馬萊夫人請我次日晚餐。我晚間八點鐘到她那裏，我發見只有阿蝶依和她的兩個兄弟在一起。馬萊先生則在他的辦公室閱書；馬萊夫人尚沒有回來。那兩個小孩，約翰和馬色，是和阿蝶依相像，然而幾分鐘內，我就知道我們將永不會親密。他們很表示友善；但在這一晚間，我察見他們好多次相互以目示意，而且做鬼臉，顯然在說：「他是很古板的……」馬萊夫人在八點半鐘纔回來；也不說一聲抱歉的話。馬萊先生聽見她回來了，像一個好學生一樣，手中還拿着書走出來；而且我們剛入席，女僕竟放進來孩子們的朋友，一個年青的美國人；他並未被邀請，然而大家很歡呼的接待他。阿蝶依在這個紛亂當中，保持着她溫和的天仙般的容儀。她坐在我旁邊，哂笑她兄弟們的嬉戲，看見把我惹惱了時，就把他們止着。她由我看來，與在芬蘿琅絲時是同樣的完美無疵。但是看見她在這樣一個家庭中，我感覺苦

痛，而且不能明定我苦痛的程度。在愛情勝利的猛進之下，我暗中只聞着馬思訥根性的歎息。

我的父母往馬萊家去拜會一次；在阿蝶依父母照例所流露的性情言動當中，保持了一個客氣的鄙夷態度。幸好我的父親，他雖從沒有這樣談，而對於婦女之美，確具有一個異常銳敏的感覺；（我也是同樣的因此括識這個萍水女郎。）他在最初一瞬間，即被阿蝶依引起注意。剛一出門，就向我說：

「我不相信你有理由，……但我明白你要結婚的原因了。」

我的母親說：

「她確是美麗，她真是奇特，她會說很有風趣的事情；但總須要把她的環境變過纔好。」

在阿蝶依心目中，有一個會晤，較之我們兩個家庭的見面尚為重要的，就是她最好的女友泰萊絲瑪麗（她給她取個小名叫眉柔）和我的見面了。我回想那時頗為惴慮；我覺得眉柔的意見，對於阿蝶依有很大的力量。加之，她並不使我不快。她雖沒有阿蝶依的美麗，

但有許多的溫柔齊整。在阿蝶依傍邊，她頗顯一點粗俗態；但是她們兩個的面容，彼此恰成一個很和諧的對照。我很迅速的成了習慣，把她們連成一個意像，並把眉柔認如阿蝶依的姊姊。然而阿蝶依有一個和眉柔完全兩樣的天然美點，縱然她們的出身是屬於社會中同一階級。在我們訂婚期間，我每星期日都引她們到音樂會去；我察覺阿蝶依是何等的較眉柔善於顧曲。阿蝶依閉着雙眼，任那音波在耳間流動，似乎欣悅而忘去身外的宇宙。眉柔則眼睛好奇的，向四周張望，認取一些熟人，又翻開程序單讀誦；她的不寧靜使我惱怒。但這是一個和順的伴侶，常常的快活，常常的滿足，並且我還須感謝她向阿蝶依說，而阿蝶依復轉述於我的，她覺得我很可愛的話。

我們到英國和蘇格蘭去度我們的蜜月。我再不能想起較這樣雙重幽靜的兩個月更為快樂的光陰了。我們休止於河畔或湖濱雜植花草的小旅舍中，閒躺在有紗褥的平滑而文飾的舟上，度我們的光陰。阿蝶依貽我一些鄉景，一些蓮馨花綴布的牧場，一些長幹招搖

的紫蘭花，一些修剪得很平整的草地，和一些任它們枝葉低拂水面，猶如婦女紛披着頭髮的垂柳。我於是更認識一個較在芬羅琅絲城尤為美麗而未知的阿蝶依了。看她的生動，真如一個魔幻呵。在她進屋的瞬間，她就立刻把旅舍的房間，變為藝術之宮，她有一個對於她時刻自隨的，兒時紀念物的深摯的，天真的依戀：一個小鐘，一個花紗墊子，一個灰鹿皮裝的沙士比亞集。以後我們決裂時，仍是這個花紗墊子挾在臂裏，沙士比亞集拿在手內走的呵。她過的是較一般婦女更為悠忽的人生，有更飄逸的靈性。我甚願能描繪她在泰晤士河或康河畔散步時的儀態，舉止輕靈，好像舞蹈呵。

回來後，巴黎對於我們，似覺荒誕了。我父母和阿蝶依的家人以為我們一致的希望總是去看他們；歌娜姨母要為我們邀集盛宴；阿蝶依的朋友，則歎訴兩月來的別離，懇求我稍還他們一點晤談的機會；但阿蝶依和我，仍僅祈願繼續的靜處。當我們到我們小舍的第一夜，地毯尚未鋪置，壁間猶有油漆的氣息，阿蝶依以一種快樂的，頑皮的舉動，走到進門那裏，將電鈴線割斷；她就這樣謝絕了外面的世界。

我們轉身來布置我們的房間，她向我要求在她房間附近，另設一小小的燕居室。

「這將是屬於我的一隅……要我請你進來時，纔可以進來；你要曉得我有一個熱烈的，獨立不羈的癖好，笛客（從在英國她聽見一個年青女郎這樣稱呼一個少年後，她就照樣呼我爲笛客。）你還不會認識我，你會見我是怎樣的怖惱人呢。」

她攜入一些香檳，一些糕點，和一束翠菊，以一張矮桌，兩把小沙發，和一個琉璃花瓶，就這樣立地布置了一個悅目的陳設。我們用了一個最快樂最溫柔的晚餐。我們是幽居者，而我們相愛得很。這些韶光雖飄逝不常，而我已十分滿意了。它們最後和諧的情景，猶在我的心頭蕩漾，假如我閉目凝神，猶能聽着這已歇的歡愛的餘音呵。

（註一）Biarritz，法國下比利牛斯省首府。

（註二）Barque，在比利牛斯省之一種土人，介於法國與西班牙之間，自有其風俗語言奇特之建築。

（註三）Hendaye，亦下比利牛斯省之一縣，以產酒名。

六

然而從這夜的次日，我就須舉出那在我們透明如晶玉的愛情上劃一道微痕的第一次違忤；一個雖然纖芥，但預示了未來一切的微忤。這是到一家氈毯店裏去定購傢具，阿蝶依選了一些我覺得太貴的帷幕；我們很和氣的稍微爭辯之後，她就讓步了。賣主是一個美好的少年，他加入阿蝶依那面助她力爭，惹我惱怒。在我們出門時，由一個玻鏡中，我瞥見一個介於阿蝶依和賣主間，機靈和抱歉的，交互的流盼。我簡直不能向你描述我的激惱。我自訂婚以來，即於不知覺中，無理由的具有這種態度，以爲我妻子的靈魂，從此應與我的連繫；而且由於長久的滲和，我的思想，將常爲她的思想。一個依附我生活的人，而能有獨立不羈的意念，在我是認爲不可解的；尤其這個人竟會和一個不相識者同情來反對我，就愈非我所能解。再沒有比這目光的微颺，更爲飄忽，更爲天真的了，所以我又不能說甚麼，同時我也不能確定我是看清楚的；然而從這一刻起，我感覺這是我醋意的開始。

在我結婚以前，我從沒有想到嫉妬二字，即或想到了，也不過當如戲院的表情，而加以蔑視。對於我，一個醋意的悲劇，不過是阿泰勞（註一）一個醋意的喜劇，不過是喬治但登。（註二）扮演這兩者之一，或者兩個一齊扮演，在我都覺得是很荒謬的。這常常是我在感覺厭倦時，就拋棄了我的情婦；假如她們欺了我，我是再不知道的。我記得曾答覆一個向我歎訴受妬燄中燒之苦的同伴說：『我不明白你……我呢，將不能繼續去愛一個不愛我的婦人……』

爲甚麼我見着阿蝶依和她的男友一起時，會感覺不安呢？她是溫柔而多風趣；但我知道何以她竟把她的周圍，造成一種神祕的雰圍。在我們訂婚期中，和新婚旅行期中，我都未察覺此種情形；因爲那時我們的幽獨，和我們兩個生命的滲和，並不給與任何奇遇的機會；但在巴黎，立刻我就懸慮着一個縹渺迷離的，遠遠的危機。我們很親密，很和睦，但既然今日我對你誓吐真心，我就不得不向你承認我和阿蝶依同居之第二月，我已明白真正的阿蝶依，並不是我一向理想中的愛人。我對於這新發現的她，並不減少我的愛情，但這又完全

是另一種愛情了。在芬蘿琅絲城，我以為遇着我理想中的亞梅柔，我在現實境界中構造了一個神奇的至善的阿蝶依，我把我自己欺騙了。阿蝶依並不是一個月為肌膚玉為骨骼的仙女，她僅是一個婦人；她是如像我，如像你，如像一切人類中之不幸者一樣；她的性情境遇，是分解了一些人的性情境遇，又複合了一些人的性情境遇而成的。無疑的，阿蝶依現在也必已察覺我和在芬蘿琅絲情話喁喁時，是完全兩樣了。自歸來以後，我不得不重復全神料理我甘低木的工廠，和巴黎的事務所。我父親為上議院所羈，在我他去時，着實的勞累。我們頂要好的顧主，當我重見他們時，都埋怨我把他們疏棄。我們事務所，離我們新寓佛仁德里街很遠，我不久，就明白我不能回來用中飯。假如你再加上我每星期尚須到甘低木工廠去住一天，而這個匆遽的旅行是很困人的，因此不能帶阿蝶依來回的跑，你就會明白我們的生活，是違反了我們的意願，而自趨於分疏了。

我每天晚間從事務所回來，想到我將要重見我愛妻的嬌容，就感有一個幸福的情緒。我喜歡圍繞她的一切物飾。我以前並沒有習慣愛美的生活，但我此刻似乎自然生出這個

需要，而且是阿蝶依的風尚，使我心醉。在甘低木老屋中，大半的傢具，由於三四代傳下的無藝術的增置，充塞了一些鋪設着天青地毯，和大玻璃窗上畫了許多樹木和孔雀的客廳。阿蝶依使我們巴黎寓所的牆壁，塗成和諧柔適的顏色；她喜歡幾乎是空無所有的屋子，鋪着鮮明廣漠的地毯。當我一進她燕居室時，我感覺一個非常刺人的，美的印象，以至於爲之茫然不安。我的妻躺在一張長椅上，幾乎常常都穿着雪白的衣裳。在她附近，（我們第一次晚餐的矮桌上，）擺有一個意大利維妮絲的細頸玻璃瓶，裏面插着單獨的一枝花，有時稍附些微枝葉。阿蝶依最愛的是花，而我也習於爲她選購一些花。我學會在賣花者窗前追逐時新；我見着菊花時節，或紫蘭花時節重來時，即感愉快，因爲它們紫綠纖美的色彩，容許我引起我妻櫻脣邊表示欣悅的輕盈一笑呵。當她見我從事務所回來，手中持着一包白紙裏紮的花束時，就愉快的起立說：『啊！謝謝你，笛客……』她讚美沈醉一陣之後，即變成莊重的說：『我要整治我的花了。』於是她費去一小時的光陰，端整她的花瓶，配花枝的高低，配那映射花枝的光線；晚間燈光射着玻璃瓶，掩映於花枝之下，成一片閃爍美麗的光輝。

但是每每相繼的夜間，變成特異的清冷，猶如和暖的夏日晴空，忽然起了瀰天的烏雲，把它遮蔽了一樣。我們已沒有甚麼閒談的資料。我每試向阿蝶談我的業務，那又使她簡直不生一點興趣。她現在已聽窮我少年的故事；因為我少有閱讀時間，我的想像，也再不能像以前那樣新穎活潑。她也感覺着這點。我試欲將我最親密的兩個朋友，參與入我們日常生活的情趣中。安德禮、霍夫，立為阿蝶所不喜；她覺他對她有點譏刺，而實際他確也如此。我有次向他說：

「你像不喜歡阿蝶呢。」

他說：「我就只覺得她很漂亮罷了。」

「誠然，但不是頂有才學的嗎？」

「那倒是的，……不過才學對於一個婦女，尚不是必要的條件喲。」

「然而你確弄錯了，阿蝶纔是很有才學的；不過她不是你那種的才學罷了。她是直覺的，普遍的。」

「也許如此。」

白特南又比較不同；他曾努力想和阿蝶依成立一個親切的、深厚的友誼，而他發覺她纔並不接受，加以冷淡。白特南自動和我，整夜的相對抽煙，用煙雲將宇宙重新改造過。阿蝶依則喜歡消磨她空閒的時間於劇場，夜間酒店，遊動節市等處。有一晚，她導我遨遊於店鋪，馬戲場，彩射場中間，足有三小時之久。她兩個兄弟和我們同遊；阿蝶依伴着這兩個嬌慣的孩子，快活而且有點癡狂的，很適意的徜徉。將近半夜我向她說：

「到底，阿蝶依，你還沒有玩够嗎？請你想想，這是何等的笑人在這裏向一些瓶口拋擲小球，在一些假自動車內旋轉，一直等到三四十次，纔贏得一個繩繫的小玻璃船，你真的感覺有好大的快樂嗎？」

她以一句我曾使她閱過的哲言回答我：「只要一個人相信它是真的時，縱然是夢幻的歡娛，亦有甚麼關係呢……」同時牽着她兄弟的手膀，又跳躍的跑到一個射擊場；她射擊得很好，在十發十中以後，於是乎高高興興的回家。

在我們結婚時，我以為阿蝶和我一樣，是怯見生人，厭煩酬應的，那知纔大大不然。她喜歡宴會和跳舞會，自從發現了那圍繞着歌娜姨母豪華熱烈的羣衆會集以後，她願意每星期二都往慕爾斯街去；而我結婚後的唯一願望，則恰與相反，要阿蝶依單在我的身邊，與衆隔絕。我每知道那個會集裏有許多華貴的名人時，心中總爲之忐忑不寧；這種情緒存在我心頭，如此的強烈，以至於每當阿蝶依因纖弱和疲勞所累，在家裏躺息幾天時，我就感着非常的快慰。這時我通晚坐在一把挨近她牀邊的軟椅上，我們於是有一個她稱爲『絮語』的長談，並向她讀誦一些傳記。我很迅速的察出那能固定她注意，直到幾小時的書籍。她不是不喜歡書籍，然而必須是那一種富於熱情，而又淒咽的記載，纔投合她的脾胃。她喜歡屠格涅夫（註三）的小說，和幾個英國詩人的詩。我向她說：

「這真奇怪呀，當其一個人和你不甚熟時，看來你是天真爛漫，不解憂愁，而實際你纔祇喜歡敘述哀情的書籍呢。」

「但我是很莊嚴沈鬱的呀，笛客；或許因爲這樣，我纔很天真爛漫的呢。我不願把我的

真面目給任何人知道呀。」

「連我都不顯示你的真實嗎？」

「是呀，就只有你……請你想想在芬蘿琅絲時的情景呵……」

「是的，在芬蘿琅絲，我已把你認識得很清楚……但是，親愛的，現在你簡直完全兩樣了。」

「人並不一定常常都要一樣的。」

「你的談吐也沒有以前那樣的柔和呢。」

「一個人是不會在命令之下說柔和話的；不要着急；柔和的談吐，會轉來的……」

「猶如在芬蘿琅絲城一樣嗎？」

「那自然的，笛客，我並沒有絲毫的變化呢。」

她伸一隻手給我握着，於是又開始一個關於我的父母，她的父母，關於眉柔，關於她要去定製的一件衣服，關於我們生活的種種「絮語。」在這些阿蝶依疲勞溫婉的夜的時光

中，猶如我心目中所構造的仙境裏的阿蝶，果真實現了一樣。依戀、纖弱，她在我恩情的庇護裏；我很能憐識這個弱小的姑娘。但一到她重新強健能出去時，我又感覺阿蝶之神祕莫測了。

她從不像許多愛說話而且胸無城府的婦女一樣，向我自然流露出她背着我所做的事情；假如我以此問她，她總用簡單的幾個字答覆我，幾乎常常都是模稜的詞語。她所說的從不能圓滿表現出事情的順序。我記得她有個女友曾以兒女反唇相譏的尖刻口吻向我說：『阿蝶依簡直是一個荒誕的人。』這並不確實。然而說此評語者當時雖使我惱怒，過後一迴想阿蝶依的言行，覺此評語又正好加之於她……她那種漫不經心的敘述……她那種對於正確與否的疏忽……當其不意的被我捉住一段不實的情節向她詰問時，我見她結舌不答，猶如一個小孩被一個愚拙的先生出一些難題難住時一樣。

一天反乎我平常的慣例，我提前回來吃中飯，午後二時，阿蝶依吩咐侍女取帽子和外套。我問她：

「今天午後你出去做甚麼呢？」

「我約定要到鑲牙館去。」

「是呀，親愛的，但我聽着你打電話，你同他約的是三點鐘；你這時出去做甚麼呢？」

「沒有甚麼，我不過想緩緩的走去。」

「但是，我的孩子，你太荒唐！鑲牙館住在附近的馬拉可芙街，頂多十分鐘就夠了；而有一點鐘的時間呢。你究竟到那裏去呵？」

她回答說：「你真使我開心呢。」就出去了。夜間，晚飯過後，我不禁又問她：

「好呵，告訴我，你兩點鐘與三點鐘之間做些甚麼呢？」

她起先試要以說笑的方法打斷我的詰問，其次見我堅持不捨，就悄然起身去睡，並道一聲安息。這樣情形以前尚沒有臨到過。我走去向她求恕。她緊抱着我。我見她的氣平了，離去前又問她：

「現在，和愛的卿卿，你總該告訴我兩點鐘與三點鐘之間做些甚麼了呵？」

她放聲大哭。但是那晚稍遲以後，我聽見一些聲息，遂燃燈到她房裏去見她正低低的飲泣。她爲甚麼涕泣呢？由於羞憤嗎？抑由於擾厭呢？她向我說：

『請你放清醒點，我是很愛你的；但須得注意，我是一個很驕矜的女子……像這樣的情景，再經幾次，我就將會把着愛你的心而離開你的……我也許錯誤，然而我的生性如此，就必須如此的接受我。』

我向她說：『親愛的，我盡我力量糾正我的偏性，但是你那方面，也請你試爲改易一下；呵！你說你是一個驕矜的女子，你不能慢慢克服你的驕矜嗎？』

她以一個固執的神氣搖搖頭。

『否，我不能變易我自己。你常常都說你愛我的，就是我的天真。假如我變易，我就失去我的天真的了。這是你應該變易的。』

『吾愛，我決不能變成強不知以爲知。我是由一個常常教我以崇尚真實和正確在一切之上的父親養育起來的……這種教育，同樣形成我的靈魂……否，我決不能懇摯的說，

我知道你今天二點鐘與三點鐘之間做的甚麼。」

「啊！我已經聽够了！」她用冷酷的語氣向我說，並且翻身向內，假裝睡熟。

次日，我預期將接受她不高興的樣子。然而恰得其反的，她很快樂的把我接着，似乎完全忘懷昨晚的事一樣。這是一個星期日，她要求我陪她到音樂會去。會中奏的，是我們都愛聽的「聖梵諦頌。」出來以後，她求我引她入咖啡館品茗。再沒有比阿蝶快樂歡娛的日子爲更動人的了；一個人會引起這樣一個情緒，就是她是爲快樂而生的，要是不給與她快樂，那簡直是一種罪惡。在這個星期日，看見她那樣的活潑，那樣的快樂，我幾於不能相信前夜的口角是真的了。但是我愈認清我的妻子，並且愈明白她具有善忘的天性，像一個小孩一樣時，再沒有反乎我的本性，反乎我那受教育的靈魂的了。對於阿蝶，那天的生活，就只是一杯茶，一些鮮乳，和一些點心。她向我微笑，而我心中則想着：「生物裏面區分最大的，也許就是有些特別生活於過去的情趣，而其他則純然生活於一剎那的現在吧。」

我還有點感覺痛苦，但我不能長久的懷怨；我向我自責，向我教訓；我自誓不再發這些

無益的問題，應當絕對的信任。我們步行回來，經過皇室花園和總統府前街，阿蝶依嫵媚的呼吸着清秋的新鮮空氣。我恍覺如在芬羅琅絲城的春天時一樣；赭黃的樹木，灰白華飾的燈光，巴黎愉和的遊人，在花園池中滿張着帆的兒戲小船，和池水中央柔顫的噴泉，都和諧鳴奏着騎士的歌調。我微吟其中我最欣賞，而且引來證明我和阿蝶依間關係的一語：『我現在猶如奴隸一樣在你面前，而且我準備犧牲一切，只爲着你；爲我呵，我並沒有絲毫的希望。』當我這樣戰勝我的矜豪和羞憤時，並不是在阿蝶依之前，而是在我對阿蝶依的愛情之前，我自己覺得愉悅了。

(註一) Othello，英國大劇曲家莎士比亞之一悲劇名，阿泰勞係一男子，因情場失意而死。

(註二) George Dandin，法國十七世紀劇曲家莫里哀劇名，喬治但登，係一忍受其妻子許多軌外行動的男子。

(註三) Tourgueneff，十八世紀俄國大文豪。

阿蝶依最常見的人就是眉柔。她每天早晨都打電話來，有時談到一點多鐘；而午後則一同出去。我高興這種當我在所裏辦事時，無危險性的，佔據阿蝶依的友誼。我同樣的喜歡眉柔星期日到我們家裏來，並且有幾次當我同阿蝶依作兩三天日期的小旅行時，我首先提議約她的女友同路。我願試向你解釋使我如此的情緒，因為這樣可以助你了解後來眉柔在我生活史中所發生的一段特殊情事。第一、假如我仍如蜜月裏一樣，只願和阿蝶依一起，那麼現時的心意，與其說是求積極的快樂，毋寧說是恐其有新的交好。我並非愛她的心較前為淡，但我知道我們雙方間情意之交換有限；莊重而富於理智的言談，在她只能是只能以愛的原因而勉強聽受的。不過我自己則真的已習慣於喜聽她那種帶一點嬌癡，一點淒涼，飛揚而適意的長談；喜聽她那天真爛漫的「絮語」，而這種情調的談吐，也只有在眉柔面前，纔能發揮盡致。當她們一塊兒談話時，令人看出這兩個心靈的嬌稚，使我很覺愉快；並使我感觸阿蝶依是何等玲瓏的一個小姑娘呵。記得有晚上在狄野蒲海濱旅館中，她們猶如小孩一樣互相鬬口，最後阿蝶依將一個墊枕擲向眉柔的頭，吼說：

「促狹的女郎」

同樣，在我心中尚有一個更複雜的情緒，這種情緒，在一個由於環境，而非由於愛情，其日常生活，常與男子厮混的少婦心中，也應含有的；就是因為我們一同旅行，因為她和支配着我的阿蝶，依有同樣的相熟，我感覺我和眉柔，有如情人那樣的親熱了。一天，由於我們爭辯婦女的膂力，她就向我挑戰。我們扭打一刻，我把她翻倒地下，而自己則有點懷慚的立起來。

「你們好孩子氣呵！」阿蝶說。

眉柔長久的躺在地下，注目把我望着。

其次，眉柔是阿蝶依和我，大家都以同樣的愉快來歡迎的唯一朋友。霍夫同白特南已不再來，而我也甚惋惜。我很快的對於他們，和阿蝶依抱同樣的感想；而且當她和他們談話時，我自己心裏頗為難受。因為看他們的神氣，覺得我的妻是以很膚淺不足的言辭，來妄談高深的學理；而我則喜歡她談學理時那種癡憨的情態。如此，在他們面前，我感覺我妻無

學的可羞；但在我的面前，我又以有這樣憨態百出的嬌妻自豪。當他們走後，我自己每設想，無論如何，阿蝶依對於人生，對於自然的更爲直接的感覺，總較他們爲高呵。

* * *

阿蝶依不愛我家裏的人，而我也甚喜歡她的家庭。我母親曾欲給她一些關於傢具的選擇，關於她生活的規律，關於一個主婦所應作事務的教訓。這些教訓，恐算是阿蝶依在世界上最漠視的事情了。以馬思訥家的蘊藉話說，她有許多觸犯我的語氣。我在甘低木頗覺厭煩，我以爲一個人在那裏，隨時遵守着家庭中無理由的拘謹，就要犧牲一切人生的幸福；但同時我又以家庭的嚴整風尙自豪。在巴黎的生活，那裏並沒有馬思訥族人，治愈了我遵從家訓的古板習氣；然而猶如有些遷到異域的小修道院一樣，儘管看見成千萬的人信奉其他的神，亦不搖動他們的信仰，我們馬思訥族人，雖然遷到異端的中心，是仍能保有林茂森的印象，和偉大的懷仰。

我父親本是讚美阿蝶依的，亦不能禁止爲她所激惱。他卻不將它表示出來。他對此算

是太好，而且太容忍；知道他而且傳襲他性格的我，是明白阿蝶依的聲口，會如何的使他難堪呵。我的妻當其有一樣懷疑或氣忿的事時，就強烈地將它顯現出來，隨後跟即忘去。但我們馬思訥家的教育，關於相互間情意的交換，就不是如此。有次阿蝶依向我說：『你的母親於我不在家時來此，並擅責我的侍僕，我將用電話告訴她，說我不能容許……』我祈求她，不忙打電話。

『阿蝶依，請你聽我，自然實際你有理由，但你不必直接告訴她；那樣不惟無益，而且使她懊惱。讓我去，或者假如你樂意，（那比較更好，）請歌娜姨母去，向我母親陳述你的意見。……』阿蝶依不禁大笑說：

『你沒有計算你家庭中演幾多如此的滑稽劇呢……同時，這也實在太彎轉得可怖了……確實的，笛客這真是可怖呢。因為當我看見你這些滑稽情形，而實在是那些人影響你時，我愛你的心亦覺爲之稍減呢……我很明白你的天性並不如此，然而你被他們染上了呵。』

我們在甘低木同住的第一个夏天是頗爲痛苦。在我們家中，是準正午中餐，須得等待我父親的觀念，從沒有發生過。但阿蝶依總帶一本書到草地上看，或往溪流那端去散步，而忘去時間。我見我父親在書房中大步的躑躅；我跑過園地去尋我的妻；我沒有把她尋着，喘氣的回來；我見她到了，很安詳的微笑着，滿含着受陽光曝熱的愉快。在初入席時，大家默不一語，以爲對她不滿的表示；（因爲她已是馬思訥家族的一員，所以我們只能用一種間接隱微的表示。）她微笑將我們看看，我猜測她是在引以爲趣，而且輕蔑呢。

在馬萊家中，那裏我們每週去聚餐一次，情形就完全相反；那是我變爲惹人注意和批評的了。那裏吃飯並沒有甚麼隆重的儀式。阿蝶依兄弟們離位去取麵包；馬萊先生談及他曾經讀過的章句，一時記不正確，又跑去查他的書。談話是極其放任。我不喜歡馬萊先生在他女兒面前談些粗鄙的事情。在這點上，他毫不注意，殊爲荒謬的，對於一些十分無聊的瑣碎，盡情的嘮叨。我不是批評他，這完全是我一種痛苦的感覺。在馬萊家，我簡直不快樂；那裏風氣，與我們迥不相同。我自己不快我自己，我自覺古板，心煩，並且無言幽閉。

但在馬萊家也如在甘低木一樣，我的不滿意，僅是表面的；因為尚有於我魔力甚大的，瞻仰那生動玲瓏，秀色可餐的阿蝶依之幸福呵。當會食時，我坐在阿蝶依的對面，我不能自禁向她注視；她容華煥發，令我想像恰如一個輝耀於明月光中的鑽石一樣。在這些時間，她幾乎常常都穿着雪白的衣服，並在她的周圍，繞置許多白花。這樣對於她是非常適合的。她的天真，和她的神祕，是何等莫名其妙的一種混合呵！我相信我是在一個小孩旁邊生活着；然而有時當她同另外一人談話時，我心中不知驚起一種甚麼情緒，而覺她又儼如一個巾幗丈夫，十分豪放。

八

我試要使你攔住那由其他更強的緣故，而半掩蔽的裂痕，初次露現的情事；這些情事，就構成我生不和諧的原因。你已經識透這個騎士，這個厚顏的人，並且或許由那個賣氈毯者的荒唐故事裏面，（由於仔細，我不願將此印象忽略，）你已經攔住那從遠遠而來的最

初嫉妬之態了。請你暫時放寬大點，不忙加以批評，單明白這種情形就够了。我很難於向你敘述這個歷史續後的事情，然而我又很願正確無飾的述出，猶如熱病患者神識稍清時，努力欲向醫生將其病狀作客觀的陳述一樣。

有些病症，由於許多輕微而複雜的來源，來勢緩慢；有些病症，則由一個寒熱的猛侵，而一夜突發。嫉妬之臨我，就是一種突然而且猛烈的病患。假如在平靜的今日，來追求它降臨的原因，似乎又很紛歧。初先是一個最大的愛戀，和個人絕對保有這些珍貴品之一絲一粒，如阿蝶依之光陰，她的言辭，她的淺笑輕顰，她的凝眸斜睇等天然的慾望。但這個慾望，並不是主要的原因；因為當我能完全獨佔阿蝶依時，（例如晚間單是我二人在家，或是我引她作二日或三日旅行時，）她就會怨歎我注意我的書，和我的思想，更甚於注意她。這僅在她可能入於別人範圍時，我纔希望將她全部佔有。這是一種特含有矜豪的情緒；暗中的矜豪得意，而表面則飾以小意撝謙，這是我家族特有的天性。我願管轄阿蝶依的靈魂，猶如管轄魯山之麓的莊園一樣；我管轄那裏的溪水，那裏的樹林，那裏閃耀着白紙漿的機器，那裏鄉

人的住屋，那裏工人的小舍；我願知道這個捲髮下面小螻首中，經過些甚麼思想，猶如我每天由林茂森運來的一些印得明晰的表報，而知道惠特曼紙尙剩幾斤，和最近這個工人的出品何如一樣。

我很痛苦的發覺正基於這種銳敏的好窮究竟之下，纔是不幸的中心。我不容許不徹底的了解，然而了解阿蝶依直是不可能，我相信沒有一個人（假如愛她，）能和她一起生活，而不感苦惱。我同樣的相信，假如她不是那樣，我無疑的，也決不曉得甚麼叫嫉妬。（因為一個男子，不是生而嫉妬的，他祇具有一個排斥妬意的寬大性情。）但是阿蝶依，由於她的本性，而沒有故意的，就不斷激起我的好奇心。一天的事件，對於我，猶如所有的日子一樣，應是一些最精確的素描；而且一切辭語，應均能以絕無可疑之點來相互吻合。但這些事件和辭語，只要一經過阿蝶依的心靈，就變爲迷濛的煙霧。

我不願給你一個以爲她是故意隱蔽真實的印象。這是很複雜的。對於她，凡是過去的字句，都無甚價值；同樣，因她是富於幻想之美的，她度她生活於夢幻迷離中。我會向你談她

特別是生活於剎那的現在。她在她需要的時間，隨意擬構過去和未來；其次，廣卽又忘去她適纔所擬構的了。假如她是蓄意欺騙，她就須努力求其前後相符，至少須使其帶真實的樣子；但她纔從不這樣費力。她可以在同一語句中自相矛盾。有次我在林茂森工廠住宿一些日子回來問她：

『你星期日怎麼消遣呢？』

『星期嗎？我記不清楚了……哦！是的，那天我很疲倦，我整日在牀上躺息。』

五分鐘後，因為我們談到音樂，她突然叫說：

『啊！我忘去告訴你，我星期日在音樂會中，聽見你曾向我談的拉斐兒旋舞樂呢。我多麼喜歡那個調子呀……』

『但是阿蝶依，你計及你說的話否？這真荒唐呢……你也應明白你星期日究竟是赴音樂會嗎，抑在牀上睡呢……你不想想我能信你說的這兩樣事麼？』

『我並沒有要求你信。當我疲倦時，我就隨便我怎樣說……我自己都沒有聽我說的』

甚麼。」

「終久，現在思索一個精確的印象吧；你上星期日究竟做甚麼呢？在家休息嗎，或是赴音樂會呢？」

她茫然一會說：

「我不清楚了。我呢，當你做起你那副盤詰者的神情時，我已把我的腦筋弄昏了。」

我很喪氣的從這樣的談話走出來；煩躁，紛擾，不能入眠。我費了好些時間，試從她口角中脫漏的最微細的字語，來懸揣甚麼纔是真正消磨了她光陰的事件。我於是將那些我知道充滿青春阿蝶依生活情趣的朋友們一一推敲。至於阿蝶依，則仍如對於其他事情一樣，同等的健忘；我清晨離開她時，見她賭氣沈鬱，我晚上重見她時，已是快樂的了。我原準備向她說：「親愛的，請你聽我，不能再如此；要知道這樣會使我們分離。我並不願有不幸的事情發生，但此後你必須努力，必須改變一下呀。」我被一個鮮衣的青年女郎歡迎着，將我緊抱說：「啊！你知道否？眉柔曾來電話，她在魯文劇院定了三個坐；我們就要去看「玩偶之家」

(註一)了。而我由於軟弱和愛情，就接受了這個不真摯而有點安慰的無根之語。

我非常矜豪，並沒有把我所受的痛苦，露於他人；尤其對於我的父母，更竭力求他們不察覺。在這第一年中，我想只有兩個人，似乎察出我們所經過的情況。第一個就是我那蘭麗堂妹；（而我們結婚以來，又很少見着她，這使我殊為詫異。）她那種獨立不羈的生活，久為家族所不喜，至少是等於他們對我的婚姻觀念一樣。這個情形的演成是如此的。某次，在弼爾叔父每年休養一次的緋蒂村別墅中，她遇見一個由巴黎來的醫生，和他的妻子，就同他們很親密。蘭麗自來是一個富於反抗性的女子，她達到青春期以後，更敵視馬思訥家的風氣；她慣於在巴黎新友那裏，作越住越久的寄寓。這位名叫蒲魯道的醫生，家資頗裕，並未行醫，只作一些癌腫症的研究；他妻子則為他的輔助。蘭麗從她父親那裏，稟得一意經營業務的天性，（她稟性和她父親相似之點太少了。）因為她的朋友，使她有深厚的造詣，她就很快的插足於學者和醫生的社會中。二十一歲時，她遂向她父親要求將奩資給她，並准許她在巴黎生活；她因此數月間，同家庭發生齟齬。馬思訥家人是持親屬不可輕離的舊說，所

以很久都不理會她，然當弼爾叔父爲他女兒的堅決態度所屈服時，他只好先向她求和。一時間尚有爭執，蘭麗則愈趨愈甚的嚴冷；於是他要求爲他女兒早點擇婚，她拒絕了，她並以永不踐沙登野相恫嚇；我的叔父母駭懼，遂許她不再代談婚姻問題。

蘭麗曾參與我們結婚的典禮，並在那天與阿蝶依送來一籃最鮮豔的百合花。我記得那時使我很驚異；她的父母已送有我們佳美的禮物，她爲甚麼又送這些花呢？幾月以後，我們在弼爾叔父那裏與她聚餐，並且輪到我請她到我們家裏，她甚爲阿蝶依所愛，而她的遊歷敘述，又使我深感興趣。自我謝絕晤見大多數舊友以來，我就沒有聽見這樣既有根據而又豐富的談話了。當她走時，我一直送她出門。「你的夫人真美麗呵！」她以一個真心讚美的態度說，其次她又淒然注視着我，加一句：「你快活嗎？」從她那種語氣聽來，我明白她是並不以我爲快活的。

另外一個爲我揭起一刻內幕的婦女就是眉柔。她的態度在幾月後變得頗爲奇特。我覺得她此際似乎求爲我的膩友，較仍爲阿蝶依的友人爲甚。一夜，阿蝶依因病睡在牀上，

(她繼續受兩個病患的影響，或者不幸將無生育之望。)眉柔來看她，就和我同坐在牀頭的小沙發上；我們彼此很相接近，而牀邊很高的欄杆，幾乎把阿蝶依的視線完全遮斷，她在牀上僅能望見我們的頭部。突然眉柔自行移攏，投靠我懷，並握着我的手。我心中頗爲驚訝，不明白這是甚麼意思。阿蝶依在我臉上，尙沒有看見甚麼。我歉然的輕輕把她推開；而夜間送她回家時，由於一個不自覺而且驟然的舉動，就輕輕抱她一下。她讓我這樣做。我向她說：

「這樣殊對不住可憐的阿蝶依呀……」

「啊阿蝶依！」她聳肩不屑的說。

如此頗使我不快，而我隨即對眉柔十分冷淡；同時使我生疑，因爲我自問這種聲音，「啊阿蝶依！」是否含有「阿蝶依並不值得對她傾注唯一愛情」的意義呢？

(註一)十九世紀挪威大劇曲家易卜生之名劇。

九

兩月後，眉柔和人訂婚了。阿蝶依向我說，她不明白眉柔的選擇。我的妻感覺余蘭高德極其平庸。這是一個剛從中央學院畢業的青年工程師，而他好像馬萊先生所說的：『沒有覺得位置。』眉柔的神情，似乎故意愛他，較甚於真心愛他；而他則反之，對眉柔極其傾戀。我父親在好些時間以來，就欲覓一個他附設在甘低木鄰近的格沙地紙廠經理；當他聽着眉柔婚事後，就有意將我們好友的丈夫約去。這件事並不使我發生好大的快感；我對於眉柔，已不甚關切；然而阿蝶依是極喜歡替朋友幫忙的，得了這個消息，就非常高興，謝我父親的厚意，並立刻通知他們。我向她說：

『你須注意，你把眉柔送到林茂森那裏去生活，你就在巴黎把她失去了。』

『是的，我很明白，但這是爲她，而不是爲我呀。加之，我可以在枯燥得怖人的甘低木寓居時重見她，這於我是多麼珍貴呢。並且假如她有意來巴黎，她可以常住在她母家，或住在我們這裏……其次，使這個少年有點事做比較的好，不然，他就會攜她到葛林綠堡或格斯特勞德里等地去謀生了。』

眉柔和她的丈夫立刻接受；而阿蝶依自己在嚴冬天氣，親往甘低木一行，爲他們尋覓住所，並介紹他們於鄉人。這是我尚沒有十分敘述過的阿蝶依的一種性情，很賢惠的，竭誠爲她的朋友服務。

我相信眉柔的離去，是我們家庭之不幸，因爲這樣就有一個使阿蝶依又完全走向一羣我並不喜歡的人的直接結果。在我們結婚以前，阿蝶依常常獨自和一些青年出去遊玩；她被他們引到劇院；她會和她兄弟，及她兄弟的朋友結伴旅行。她在和我訂婚時，很忠實的預告我她有一些男友，並且說她不能和他們斷絕往來。那時我渴想她甚於一切，我坦率應許她說那是很自然，而且我決不爲她和別人間友誼的障礙。

對於人類要保證其然諾，似乎是如何不合而且荒唐呵！我作了以上的承諾，我纔不能經過考驗；我不願見他人同樣享受我非常愛悅的這個睇視，這個微笑。假如你知道在她大多數朋友中，卽是最庸俗的人，我都要發生苦痛，或許你也要爲之驚異吧。我於這些人應較安心，而我纔反之，心靈上感受創傷。我覺得當一個人愛一個婦女如我愛我妻時，則凡一切

與她有關聯的事物，都會因愛情之故，而化爲理想的美好；正如我們初會面的那個鄉城，在我們思想中，是覺得較它的實際爲美；我們共同進食的那個村店，因爲有她的緣故，就驟然間覺得較任何村店爲好。情敵還是這樣，縱然我們心裏鄙憎他，但因他能得美人的青睞，也就提高了他的聲價。關於情敵的理論，假如支配我們運命的造物者，容我們加以分析時，我相信是和騎士的理論，有點相髣髴；不過是反面的變相罷了。我們頗願在這種敵人裏面發現相當的對手，而因此凡婦女們所能貽與我們的一切憂疑失意之中，祇有由情敵所致的，爲最猛惡。這不足爲奇的，假使我當時發現有最特殊的人物，接近阿蝶依，我必然嫉妬。我見她被一些平心的說，或許不比旁人更平庸的青年包圍着；但確然的，他們總够不上她的青睞，而且她也沒有抉擇之情於其間的。

『阿蝶依，爲甚麼你要炫嬌呢？』我問她，『我知道一個醜婦，纔常欲測驗她的蠱惑力；但是你……你頃刻間就可以使人顛倒。親愛的，這對於我太殘酷了；這是不忠貞呵……而且你的交遊，又是如此的奇特……例如你時常會晤金百里……他能使你生甚麼興趣呢？』

他又醜，又兇鄙……」

「他使我感覺有趣。」

「他怎樣能使你有趣呢？你是秀慧，你有一些高雅的風尚；他的笑話，是我離脫軍隊服務以後，就不會再聽見的那一類，而我都不敢在你的面前說的呀……」

「無疑的你有理由，他是醜陋，他或者兇鄙，（縱然我不甚信，）然而我頗喜歡見他呀。」

「終久你該不愛他吧？」

「啊！那怎麼會！你簡直瘋了！我連他觸着，我一點都不樂意，好像蜒蚰之惹厭……」

「吾愛，你或者不會愛他，但是他愛你呀；我看得出來。你使兩個人不幸了，他和我都陷

於愁悶之淵；這有甚麼好處呢？」

「你以為天下人都會愛我嗎……我怎能有那樣的漂亮呵……」

她說此話時，顯出一種炫耀得意，令人心醉的微笑，我不禁也微笑和之。我摟抱她說：

「從此，吾愛，你該要少見他了嗎？」

她沈着臉，

『我並沒有向你這樣說。』

『你沒有向我說，但我卻這樣要求你……這於你有甚麼關係呢？但於我則將使我快樂。你不是說你於他之來去毫無容心的嗎……』

她似覺窘惑，自己詰問，其次強笑的向我說：

『我自己都莫名其妙，笛客，我相信我不能另變一個樣子……總之，那樣頗使我感覺趣味。』

可憐的阿蝶！她說這句話時，現出一個十分稚氣，十分天真的神情。於是我以我那無益而枯燥的理論，向她陳示「另變一個樣子」的容易……我說：

『你所損失的，不過你原來習慣的樣子，好像我們其他一切習慣一樣；但是一個人既能够養成習慣，一個人就能够將它改造……』

『那麼，請把你的改造了吧。』

「我正準備嘗試，但請你亦試改你的以助我，彼此互相遷就一點好否？」

「我嗎，否，我已屢向你談我是不能改的；而且我也沒有意思要改。」

當其我一想那離現在已遠的情景，我自問這是否一種植根很深的天性，令她成這樣的態度？假使她果如我所要求的改變了時，我是否仍然繼續同樣的愛她？假使這些情景，不使我們兩人感覺極痛苦的縈繞時，我是否堅持要與這飄忽易逝的小靈魂片刻不離？加之，說她毫末試改她的性行，那也不實在的。阿蝶依並不是沒良心的女子，她看見我痛苦，還是很懇摯的用盡方法來治療我。但她的矜豪，和她的軟弱，較她的好意為更強烈，而她的生活情況，也就仍然如故了。

我習知我所稱為她「炫耀的神情」，是一個較通常稍高的，快活的音調，眼睛格外發亮，容光特別煥發，而她習慣的倦怠態度消失。當其一個人使她愉快時，她就會顯出她那炫耀的神情來，這多麼可慮呢……於是，有時我想起在芬蘿琅絲的那句話：「我是太溫柔了，而你或者在和我結婚後，還將以我為太輕浮了呢……」

現在猶每每如此，當我憶及這個不幸時代，特別使我悲傷的，就是想到阿蝶依儘管處處賣弄風情，而實際對我仍甚貞潔，或許我能用一點稍為靈巧的手腕，就可以保持她對我的愛情。但要知道甚麼纔能支配阿蝶依，頗不容易；溫柔體貼使她厭煩，並引起她些微的敵意；威嚇又決然要激起她最猛烈的反抗呵。

她最常流露的性情，就是喜歡冒險。再沒有比這樣更使她高興的了；在風浪中蕩漾扁舟；在迂曲難行的道路上馳騁車馬；在許多太高的障礙物間乘馬超越。包圍着她的是一羣大膽的青年；他們間似乎沒有一個彼此相得，而我由他們談吐裏，察出他們對她，仍不過認如遊戲的伴侶。加之，我現刻手邊有許多這些少年給阿蝶依的信，（我將告訴你爲甚麼這些信會入我手裏。）盡都顯出她容許愛情的諧謔，但並不軟化於他們。

其中之一寫着：『奇特的阿蝶依呀，同時輕狂而又貞潔；依我的脾胃說，未免過於貞潔了。』另外一個多情而帶宗教性的英國少年，則寫着：『親愛的阿蝶依呀，既然這已確定，我在今生不能取你爲我的夫人，我祈願在另一個世界裏陪伴着你。』但以上所述，是很久以

後我纔知道的，而在那時我於這個浪漫自由的生活，殊不能信其爲純潔無疵。

爲要對於阿蝶依作完全公正的觀察，尙須加入一件我以前遺漏的細事。在我們結婚之初，她曾設法把我參入她新舊知交裏面；她自動願意把她的朋友完全介紹給我。我剛纔說的那個英國人，是我們第一個夏節，在比亞里茲城會着的。他教阿蝶依一點那時新出的樂器『奔江』琴；爲她唱一些黑人歌，使她感覺趣味。其後分別時，他執意要將那奔江琴送她，使我心頭十分惱怒，十五天後，她向我說：

「笛客，我接着小狄哥拉一封信，一封用英文寫的信，你願意爲我讀解，並助我回他一信嗎？」

我不曉得甚麼魔鬼慫恿我，再沒有這樣的冒火；我以一個發昏的怒氣向她說，最好不要回信，狄哥拉是一個小僮夫，他使我討厭……其實這些都不真實；狄哥拉受過高等教育，和易近人，而且要是在我結婚前，我一定很喜歡他的。但我已有一個決沒有聽我妻子說話，而不暗自猜測其中所藏是甚麼的習慣了。總之只要在她言辭中，我發現一點曖昧地方，我

就很靈巧的，構造一個向我解釋，何以她要曖昧其辭的理論。我感覺一種痛苦的快慰；一種慾情的難過；我相信我察破了她的謊話。我的記憶，通常頗為衰弱；但只要一關於阿蝶依，它就變成神奇的記性。我記着她的隻字片語；我比較這些詞語；我將它們猜度。記得有次我向她說：『怎麼你又去試衣服嗎？但這是第四次的試衣了。你已經在上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六去試過了呵。』她毫無惱意的望着我微笑說：『你真有一個魔鬼的記性呢。……』我同時時感有她譏嘲我的羞愧，和揭穿她狡獪的得意。然而我的發現，都是些無益之舉。我從沒有發作一次；我並沒有發作的決心，而阿蝶依神異的和平，又不能給予甚麼爭鬧的機會，我是同時失意而又沸情，啼笑不得。

那阻止我取斷然處置的，如像禁止阿蝶依會她某某朋友之類，就是我發覺了我失意時所推斷的，可笑的錯誤。例如我記得有幾個星期，她歎訴她的頭痛和疲倦，希望到鄉間休養幾天。那時我不能離開巴黎；我長久拒絕她去。須得注意的，就是我不全是自私，我分明見

她無病。

最後我心中忽然轉念，容許她往所想的近郊桑堤野去，而次晚突然掩去偵察她，豈不更妙。假如我發現她不是單獨一人時，（我確信決不是一人，）至少我總更確切明白一些事情；尤其可以發作來使她愧懼，與她決絕。（因為我相信她所求的理由，是完全虛假的。）她走了。第二天，我租了一部車子，（預料有一幕醜劇，我不願我自己的車夫來作見證。）晚飯後，就向桑堤野前進。將到一半路程，我命車夫折回巴黎；轉行約七八里，為好奇心強烈的驅使，又重命他向桑堤野去。到旅館後，我問阿蝶依房間的號數。大家不願告訴我。這就更顯然了。我取出隨身的居民證，（註一）證明我是她的丈夫，然後一個獵者，纔引我到她那裏去。我見她只一個人，周圍有許多書，寫了無數的信。然而她豈不有從容布置的時間嗎？

『你追尋得真遠呵！』她帶一個悽婉的樣子說：……『你相信有甚麼呢？你怕會發生甚麼呢？……以為我將另有一個男子在這裏嗎？你願我另有一個男子在這裏做甚麼呢？……你不明白的就是我何以要為孤獨而孤獨呀。好吧，假如你願意，我可以完全坦白告訴你，就

是我特別想經過幾天不看見你，因為你的憂慮，因為你的猜疑，使我不得不當心我的言辭，注意有沒有矛盾，如像一個被告的犯人，在審判官前一樣，你簡直把我疲困了……這裏，我過一個很舒服的日子；我讀書，我遐想，我睡覺，我在森林裏散步。明天我將往這裏的美術館去看字畫……這些都很簡單呀。」

但我已在暗想：『由於這個堅牢的成功，下次，她豈不知道毫無危險的叫她的情人來嗎？』

啊！我所試要確定為誰的這個阿蝶依的情人呀！我在我妻子曖昧難解的心靈和談吐中去擬想他。我分析阿蝶依辭語的腦筋，變成一種不可相信的敏銳。我注意她表現出來的一切稍覺精美的辭意，就認為都是對於這個不相識者的讚頌。一些奇異關係，建立於她和我之間。我向她傾吐我的衷曲，甚至於在她認為很嚴酷的衷曲。她以一種近於寬容的態度，儘管微嘖，但因感其希奇有趣而遂釋然的態度，傾聽着。

她繼續有點不舒服，很早的睡去。我幾於倚傍着她牀邊，消磨幾夜。這奇特而溫柔的幾

說：夜呵。我向她剖示她性行的缺點，她微笑的聽着；慢慢的將手伸出與我，並且把我的手握

着，「可憐的笛客，爲甚麼對於一個薄命而渺小的女郎，竟值得這樣的煩苦呢！她癡憨，愚頑，驕橫，而又矜炫……我是這樣一個人呵，不是嗎？」

我說：「你並不怎樣的愚頑；你也並不怎樣的明慧……不過你有好些驚人的太任主觀和癖性呵。」

「啊！」她歎一口氣。

「啊！」她說，「我的癖性……這有原因呢。笛客，請你聽着，我將爲你誦幾句，我發見而異常愛好的英國詩。」

她有一個天生的美癖，就是她很少愛悅平凡的事情；卽在她爲我誦的所選詩句中，我心中亦大爲不寧的，察見她那富於愛的癡心，深情的縈迂頓挫，以至於死的祈願等詩意的癖好。我尤其記得她常反覆低徊的一節樂府：

「超脫了生之貪着，

超脫了希望和憂怖，

謝上蒼賜我們以愍忽；

凡生命皆無常，

凡死者皆不能復起，

就是那倦怠了的河流，

也慢慢入大海休止。」

「那倦怠了的河流，……」她常反復低吟着。「那最疲勞無力的流水呀。我就愛這樣的呵。……」
「笛客，這就是我，那最疲勞無力的流水呀。……而我將輕輕的，緩緩的，流到海中去
了。」

我說：「你簡直發瘋呢，你的生命將是永遠的呀。」

「啊！我的心情是那樣的。」阿蝶依悽然微顰的說，「我確是一個很倦怠了的流水呢。」

我經過這樣的一夜向她告別說：

「終久，阿蝶依，儘管你有許多缺點，我仍是很愛你的。」

「但是笛客，我也一樣的呀。」

（註一）歐美國家居民，均有居民證，證上註明職業地址姓名，並有像片，由地方警署管理，以便稽查。

一〇

許久以來，我父親就要求我爲紙廠的事，往瑞典一行。我們歷來都由經紀人經手，在那裏買紙漿的木料；那是必然的，要是我們能去直接交涉，當更要便宜，而我父親已經衰老，不勝跋涉。我非阿蝶依陪着我，是不願去的；但她對這個遊歷，是並不熱心。她這個冷淡使我懷疑，因她原是喜歡遊歷的。我向她建議，假如她不願坐經過德國和丹麥的火車，我們可以從哈佛，或波綠妮埠坐船去，這於她應是一樁樂事。她向我說：

「否，你一個人去吧；瑞典並引不起我的興趣，那裏太冷了。」

「但不然其說，阿蝶依，這確是一個異常令人欣賞的國度……這特是爲你布置的佳山水呢。有清幽的風景，有松林圍繞的大湖，有許多古老的貴族莊墅……」

「你以爲那樣嗎？否，我此刻無意離開巴黎……但既然你的父親認爲必須一行，那你就快去。在那裏可以結識一些其他婦女。瑞典女兒們是非常嫵媚的，金黃的頭髮，閃耀發光，完全與你的脾胃相合……你儘管不想我吧……」

終久延挨到不能不作這個旅行；我懷慚的向阿蝶依說，讓她一人住在巴黎使我很不放心。

她說：「你纔希奇呢，我應許你決不出門。我有許多書要讀，並且我每飯都和我媽媽一起。」

我心頭忐忑不寧的出行；起初三天，尤爲難過。從巴黎到漢堡的長途中，我想像阿蝶依在她燕居室裏，迎接一個我素未見過的人，而他爲她彈奏鋼琴，盡奏她心愛的樂調。我懸揣她那歡然微笑的樣子，這個歡容，以前是爲我所享，而且我很妬的，要閉藏爲我所獨享。在她

相熟人中，誰把她留在巴黎的呢？金百里嗎，抑或她兄弟的朋友美國少年南詩德呢？到馬爾蒙，一種新漆的火車，漆色的奇特，暫時解除了我陰鬱的幻想。到斯託克火姆，我接着阿蝶依一封信，阿蝶依的信頗爲奇妙，就像一個小女孩寫的一樣。她說：「我很安靜，我沒有做甚麼。天在下雨，我讀書；我把戰爭與和平」（註一）拿來重讀一遍。我到媽媽那裏吃中飯，你的母親來了。」就這樣繼續下去，盡是些喚不起甚麼情緒的短語；但我不知道甚麼原因，也許就由於它們的空虛和簡樸，使我頗感安慰。

隨後我那緊張忐忑的心，逐漸弛緩下去。這也頗奇妙的，我愛阿蝶依之心，較在巴黎爲甚。我恍見她莊嚴微倦的樣子，在一個插一枝丁香，一枝玫瑰的花瓶側邊躺着念書。但我儘管這樣癡情，同時仍銳敏的思想：「我爲甚麼不感苦痛呢？我應是不幸者，我於她毫無所知。她現在是自由的，可以隨她的意思寫給我。」不過別離中，深切的愛情，確能暫時停止妬意；因爲它可以把造成危險憂怖的事情移去，而限制之使歸於平靜安息。我應辦的事，使我不得不到瑞典的鄉村去旅行；我寓在擁有大森林的地主家裏。居停獻我以佳釀鱈魚；婦女們

有一個晶瑩如雪的姿容，使我有幾天完全未想到阿蝶依和她的行動。

我尤其不能忘去：有一晚，我在斯託克火姆近郊人家中用了晚餐；飯後女主人提議去遊花園；我們都用毛皮裹住身子，空氣極寒凍；一些金髮侍僕開了一個鐵欄門，而我們就自見立於一個冰湖之邊；在黯淡的斜陽下，微弱的閃着光輝。陪伴我的婦女很斌媚，活潑；幾分鐘前，她曾以一個最輕盈的姿態，彈奏一些前奏曲，使我淚滿雙眸。我於是在一瞬間，感覺一個特殊幸福的印象；自己想道：『宇宙是何等的美麗，而人生又何等的易於尋歡呵。』

回到巴黎，我的幻夢就驚醒了。阿蝶依對於她長期獨處所給我的敘述，是如此的無從遮飾；因為要充實這些荒漠空白的日子，勉強編湊都很困難。

『你這些時間做甚麼呢？』

『沒有做甚麼；我休養，我遐想，我讀書。』

『你讀的甚麼書呢？』

『我信上告訴過你，戰爭與和平。』

『但你總不能十五天纔重讀一本小說呵。』

『不是，我還做些事情；我整理我的傢具，我整理我的書籍，我回覆些很久要回的信，我又到成衣鋪去製些衣服。』

『但是你會過些甚麼人呢？』

『沒有甚麼人；我信上告訴過你；你的母親，我的母親，我的兄弟，眉柔，……而且好些時，間，我都以音樂自遣。』

她說到這裏頗覺興奮，向我談述她纔發現的西班牙、阿爾巴尼亞、格蘭拉多的音樂。

『還有，笛客，我必須引你去聽「幻術者」……很清新靈妙的呢。』

我說：『這是否從歌德（註二）歌劇中選出來的？』

『正是，』阿蝶依帶着熱烈的神情說。

我注視着她。她怎會知道這個歌劇呢？我曉得阿蝶依從沒有讀過歌德劇本的。她同誰到過音樂會呢？她從我面容上看出我疑慮的心情，就說：

「這是那節目單上載得有的呵。」

(註1) *Guerre et Paix* 十九世紀俄國大文學家托爾斯泰名著，有中譯本。

(註1) *Goethe* 十八世紀德國大文豪。

— —

我從瑞典回來後次星期二到歌娜姨母那裏晚餐。她在我們結婚後，每月請我們宴會兩次，而她就是我親族中唯一能與阿蝶依交好的人。在歌娜姨母的意思，認為阿蝶依的美麗，可以使她的筵席增輝，所以對她異常客氣；並責備我結婚後變為沈默的樣子。她說：『你殊覺抑鬱，你在我妻子身上太用心了；筵宴之間，男女交際，僅能從相互不措意之中，纔能盡興的。阿蝶依很明慧，而你呢，你在這兩三年間纔是這樣的。終久，你這次從瑞典回來，我希望你從此仍然活潑起來吧。』

其實這個筵宴，並非專為歡迎我，同時是尙為一個我頗熟識的少年而設的。我所以認

識這個少年，因為他是安德禮霍夫的朋友，我以前在他那裏會過面；他爲我談及此人時，頗帶敬畏而又譏嘲之色。這人是由海軍部參謀總長海軍司令葛里耶介紹到慕爾斯街來的，名叫寇虜讓傅冷沙，是一個新從遠東歸來的海軍大尉。這夜他以一種熱烈生動的言辭，描述一些日本風光，及孔拉高干（註一）等地方，使我不禁神往讚歎。聽他談吐，我漸漸想起安德禮以前曾向我敘述過他的身世。他在遠東住過好幾次；在土龍附近有一個小宅，裏面充滿了他從旅行中攜回來的紀念品。我知道他作了一些樂曲，並曾寫一本以中國掌故爲背景的奇異歌劇。我還鬚鬚覺得他曾在遊藝界中，以摩托車競賽，突破歷來速率紀錄馳名；而他也是海軍軍官中善御水上飛機的一人。

一個有所愛的人，是一個對於他愛人情感流露的最敏速反應者。我看不見坐在桌那端與我同在一邊的阿蝶依，但我知道那時她的容貌是個甚麼樣子，並以一個如何過於關切的熱情來傾聽傅冷沙的敘述。我現在猶記得很清楚當日宴會的情形。我那時的情緒，正如一個父親，察見了他那異常心愛的唯一嬌女，因爲一種不可避免的環境，已走入一個傳

染病區域中心一樣，失望而情急的，很想在她未受傳染以前，把她救出來。假使我能防止阿蝶依晚餐後不與傅冷沙在一起，假使沒有人向她敘述他的身世，以至於獲取了我所深悉的她的芳心時，或者我還能於深夜，將她從最危險的黴菌中，安全清潔的引回來呀。

一會，我果然得着我心中所切盼的良好境遇；這並非由於我巧妙的手腕，而是由於飯後不久，傅冷沙就被田文詩海崙邀到歌娜姨母常為好幽靜的情侶所保留的中國式小客廳裏去了。在這些時間，我自己又正和一個美麗的婦人，葉風蒲蘭馥，作一個關於傅冷沙的奇妙談話；她的丈夫，也是一個艦長，和海軍部僚屬。

她向我說：『寇虜讓你感覺興趣嗎？我在土龍度我全部少女生涯時，已很熟識他；其時我父親在那裏當海軍警備區司令。我記得人們都感覺寇虜讓虛偽，並且還有人說他行為不端；但婦女們則趨之若鶩……我呢，我那時尚年輕不曉事，然而我聽着大家對於他的言論。』

「說呵，這很有趣呢。」

「啊！我已記不甚清楚了。我相信他是一個最浮華的公子；他對於婦女，有一個癡情的樣子；他對她作一個極懇切的周旋；他以情書花草來屈服她，然後突然把她遺棄；在她尚不識何以見捐時，已經又另覓新歡了……這是一個自有特殊規律的少年。爲維持他的規律，他每夜十時就寢，只要到了那時，雖世間最美婦人，他也要下逐客令而不爲之猶豫的……他對於愛情的觀念，實是冷酷殘忍，認爲不過是彼此間的逢場作戲，絲毫不足重輕。請試想這樣性格的人，當給與別人多少苦痛呀。」

「固然，我很明白。但爲甚麼婦女們還要愛他呢？」

「啊！這個，你知道……且慢，我有一個女友就愛過他；她對我說：——這簡直是一個苦惱的深淵，但經過很久時間，我都不能振拔。他的性情是如此複雜，動人，使人緊張；時而是暴虐猛烈，時而又異常的柔婉可憐……他使我顛倒數月之後，纔發現他所能貽我的，僅是憂傷和不幸呵——」

「你的朋友於是就離脫他的牢籠了嗎？」

「是呵，完全覺悟了；現在她談及此事，不過當成解頤的資料呢。」

「你相信他現時是否又在向田文詩海崙施行他的伎倆呢？」

「呵！必然的，但這次他有一個較他爲高的對手。加之，像田文詩這樣的女人，年青而又有地位，是善於自守的。傅冷沙毀壞了他所蹂躪婦女的名譽生活，因爲他不能自禁去談他的戀愛於任何人；在土龍那裏，當他有一個新的愛情勝利時，第二天就滿城都知道了。」

「這真是一個可厭的人呢，你那傅冷沙呵。」

「啊！不然，他有許多可愛的地方……就只是這一點可惱。」

人生幾常常都是自己不幸的製造者，我很聰明的暗囑我自己，不要向阿蝶依談傅冷沙，不識何故在回家的車中，竟不能不向她述及這一段談話？我相信或者因爲此種談話足以娛悅阿蝶依，而我這個意志薄弱的人，又以見她眉飛色舞，傾聽我的談話爲樂；又或者因爲我有一個殊爲愚騷的幻想，以爲這個對傅冷沙嚴酷的批評，將會使阿蝶依永遠疎絕他吧。

當我沈默後，阿蝶依問：「你說他是一個作曲家嗎？」

我不謹慎的將魔鬼引來，我再沒有能力把它驅逐出去。於是我不得不在夜間敘述我所知於他的一切和他的特殊生活規律。

「同他結識應該有些奇趣呀。你不想隨便請他一次嗎？」阿蝶依以一種漠然無關的神氣對我說。

「很願意，假如我們再會着他時，就可以約他。不過怕他立刻就要到土龍去呢。你喜歡他嗎？」

「否，我決不喜歡這種耽耽注視着婦女，好像她們是水晶體可以看透一樣的男子。」十五天後，我們在歌娜姨母那裏又看見他；我問他是否離去海軍職務了。

他以一個幾於藐然的粗率神情回答我說：「否，我在這裏研究航線，還有六個月的稽留。」

這次，他同阿蝶依作很長的談話；我看見他們同坐在一張軟沙發上，各人相對向前微

傾，很親熱的談着。

回家的路上，阿蝶依默然無言。

「好呀，」我說，「我們那位海員，你以為何如呢？」

「他還有趣呵。」阿蝶依這樣回答我，而由此一直到家，不再說一句話。

(註1) Conrad, 原腓尼基海濱城名; Ganghin, 不詳。

一一一

以後好幾個星期二，在歌娜姨母那裏，傅冷沙和阿蝶依，飯後即同躲入中國式客室裏。自然我很感痛苦，但因不願被人察覺之故，只好裝作安閑；同時還不能自禁向其他婦女談傅冷沙。我希望她們說他很平庸，因此我好把這些話轉告阿蝶依；但相反的，幾乎全體都讚美他，就是那以智慧特出，而被阿蝶依稱為女神的田文詩海崙也說：

「確實的，我告訴你，他真是令人傾心。」

「但何以我屢次強打精神聽他說話，都總不生興趣呢？我覺得這似乎常是同一套話；他說及印度支那，說及一些被征服民族，說及「緊張」的生活，說及高干……第一次我相信很新穎，但以後遂察覺這是一個循環的語句，只要會着他一次就夠了。」

「是的，或許如此；你有一部分的真實。但他敘述得是何等優美動人呢！馬思訥先生，婦女們都是小孩子，她們保有好奇的心理，而事實上生活的範圍，對於她們纔如此的狹隘，以致她們時刻都想逃出這個圈子。你知道這是何等的厭煩人呵，天天都忙於樹下，宴客，孩子，這些事情。結婚後的男子，或者獨身的教徒，也變成這個平常家務機構中的一部，而不能與我們帶回一點新奇的事物。但是一個海員，好像寇虜讓這般人，由我們看來，簡直等於一個新生物一樣；而他就處處吸引着我們了。」

「但是，終久你不覺得寇虜讓這種態度，簡直是一個極荒唐的虛偽嗎？你還談及他說的故事……我呢，我簡直怕聽這些奇聞了……顯然是他捏造的呢。」

「那些事情呢？」

「啊！你很曉得的，他經過火奴魯魯，看見那裏的英國僑民跳水；又有俄羅斯人送他一張頭髮編成框子的像片；我覺得這都很無稽……」

「我還不曉得這些故事呢……誰轉述給你的阿蝶嗎？」

「否，否，一個不相干的人告訴我的，爲甚麼你要問是不是阿蝶轉述的呢……請你老實告訴我，你不覺得這些是無聊而且觸惱人的嗎？」

「假如你要那樣想，可以的……然而他有一個令人不能忘的目光。另外，你所說的都不正確，因爲你是以神話的眼光來看他的，但你只要同他一談，就會看見他纔很自然而天真的呢。」

在慕爾斯街，大家常會着葛里耶海軍司令。一晚，我巧妙的使他單獨和我在一起，我向他詢問寇虜讓之爲人。

他說：「啊！這真是一個能幹的海員，是我們將來偉大領袖之一呢。」

我決心壓抑我由寇虜讓傳冷沙引起的憎惡情緒，而好意看他，並試拿公正的意見來

評判他。這真是很難。當我在霍夫那裏認識他時，他頗蔑視我；這次重見他的第一晚，仍有這種令我難堪的神氣。幾天以後，他似乎努力抑制他因我之鬱怒與敵意而引起的猜嫌，特意來和我交好。但我心中則暗想，也許這個猜想並沒有錯，他之所以與我好者，完全因阿蝶依之故，而這樣我就更不能與他接近，更和他乖忤。

我請他到我們家裏晚餐。我願意發見他令人愉快的地方；但終不能達到這個意願。他尚多才智，而內心仍感羞怯；但因想遏住羞怯的緣故，就靦然不顧一切，使我惱怒。依我的觀察，他不及我老友安德禮和白特南得多，不識看不起他們的阿蝶依，何以竟於寇虜讓傅冷沙能若是的傾倒？只要他在那裏，她簡直變成另外一個人，較之平常更爲嫵媚，美麗。一天傅冷沙同我在她面前談及戀愛問題；我說我相信要使戀愛成爲最優美最高尚的情緒，只有一種，那就是不顧一切以至於死的忠貞。阿蝶依那時微颺傅冷沙一眼，我覺得殊爲奇異。

他以一個常能表出他意見是精微簡粹的頓挫語調說：『我倒不知道忠貞有甚麼重要，我只知道必須生活於現在。不要放過當前的美景韻事。所謂重要的，應是時刻維持着那』

緊張的情緒，而維持那緊張的情緒，只有三法；由於能力，由於冒險，或是由於堅決的心願。但爲甚麼要以忠貞來維持那刻飄逝的意境中的樂園呢？

「因爲只有在長久艱難之中，纔能有真正緊張的情緒。你忘記「盧梭（註一）懺悔錄」中有一段說，觸着一個貞潔婦女的衣襟所感的快樂，較之佔有一個易於要好的婦女，尤爲熱烈嗎？」

傅冷沙說：「盧梭是一個病態者。」

阿蝶依接着說：「我怕看盧梭的書呢。」

我覺得他們連合起來反對我，我處於拙劣而激烈的辯護地位。盧梭於我無關，因此我們三個結果相約，今後不能再在一種透明的掩飾之下，作有傷情感的談話。

有幾次傅冷沙談述他的職業，使我異常高興，至於幾分鐘內忘去我對他的敵意。每當晚餐後，他以水平的步度，在客室內徘徊着說：「你知道馬思訥，我如何度我昨日的晚間呢？我在馬洪海軍司令的書房內，研究納爾遜（註二）戰史。」我不禁有如以前安德禮霍夫

或白特南來時所感的欣快一樣回答說：

「真的嗎？但你是因為娛樂而去研究的呢？抑是因為認它還有用而去研究的呢？海軍戰術，在今日應已大大的變遷了。那些襲擊方法，順利風向，和放排礮時應取的位置等，都還有相當價值嗎？」

傅冷沙說：「你以為變遷了嗎？無論海與陸所留下戰勝的條件，今日同漢尼拔（註三）時代，同愷撒（註四）時代，還是一樣的呢。拿亞波磯（註五）戰役來說……英軍何以戰勝呢？……在初是由於納爾遜的堅毅，他在全地地中海都沒有覓着法國艦隊的蹤跡，並不灰冷他搜尋的心；其次，由於他終久發現那正在拋錨的敵人，而風亦正順時，決心之迅速。這些基本條件堅毅，果敢，你相信舊戰船一變為鐵甲艦，它們就沒有價值了嗎？大大的不然。加之一切戰術上的重要原則，都是不變動的，且看吧……」

他在我的桌上取一片紙，又從他的衣袋裏搜出一枝鉛筆。

「這是兩個艦隊……這個箭標是風向……這裏陰影的地方是水淺處……」

我俯在他背後看，阿蝶依坐在同桌，兩手置桌上，支頤而看。她讚美傅冷沙時，時又從她開闔的長睫毛下，窺察我的意思。

我心裏私念：『假如是我向她敘述這段戰史，她能這樣傾聽嗎？』

在寇虜讓傅冷沙繼續來拜訪我們的數次中，另有一件事深刺我心，就是阿蝶依此時每以敘述我從前在訂婚時講給她聽的故事和思想來誇炫。她從沒有向我談，我以為她早已忘卻的了。那知此時我這點可憐的學識，纔從她口中娓娓出來，令人驚羨她一個女子，竟能有男子的識見。我聽她重述時，不禁想到以前鄧蘭絲愛壁麗也是如此。因此我們用心增進一個女友的知識，纔幾乎常常都是爲人作嫁呵。

最奇異的，是他們間真正連繫的開始，或者正是我認爲比較安心的那段短短時期。幾星期後，傅冷沙和阿蝶依默契不要使我眼中看出他們的詭祕，並要取悅我的一切朋友，就變成非常謹慎，顯出很少聚會的樣子。即使在同室中，他們都決不在同一人羣裏。她絕口不談他，而假如由於好奇，有另外婦女在她面前提及寇虜讓名字時，她總以一個較我更爲淡

漠得多的神情來答覆。這樣有好幾個星期，我簡直爲她所蒙蔽。然而不幸的，猶如阿蝶依所說一樣，只要一涉及她，我就有一個魔鬼的感覺。我毫不遲慢的勘破這個態度的道理。我自己說：『這樣是對的，因爲他們可以在我見不到的地方，自由會面；而晚間晤談，已不再是必要的東西，所以現在自然要在稠人廣衆中，故意迴避，裝出難於交談的樣子了。』

我習於以一個驚人的穎悟，來分析阿蝶依辭語中的意義，而我纔發現每句都藏有傅冷沙的影子。他因薄熱（註六）博士之介紹，同文豪安崙泰法琅士（註七）相熟，每星期日早晨，都要到法琅士寓所賽德莊去一次，我知道這件事情。而阿蝶依幾星期後，談述法琅士的故事，就很深切動人。一晚，我們在田文詩那裏，飯後，她忽然熱烈生動的批評法琅士的政治理想，使滿座的人都很驚異：因爲她平常都是沈默而謙和的呀。我問她：

『親愛的，你真是智慧特出！你從沒有向我談過這些。你怎會知道的呢？』

她以一個同時得意而又不安的神情說：『我嗎？我智慧特出嗎？我倒沒有評量過我自己呢。』

呢？
」

「阿蝶依，這並不是劣點，不要遮掩你自己；大家看出你很聰明……誰告訴你這些的

呢？」
「我自己並不知道這些道理，這是另外一天在咖啡館中，一個認識安崙泰法琅士的人告訴我的。」

「但是誰呢？」

「啊！我忘了……我並沒有注意這些小事。」

可憐的阿蝶依！她原來笨拙。她本欲保持她慣常的音調，不吐露一點真情，然而她新的愛情，纔由每句每字中顯現出來。這種情形，我想很像那被水浸着的草坪一樣，表面上雖然平靜完好，每莖每葉都很舒直整齊，但只要一下步，就會發現那把一切泥土都浸透了的，暗藏的水流。她留心着一切直接的表現，不說出寇虜讓傳冷沙的名字；然而她纔沒有覺得那些在她亮晶晶詞語中閃耀着的間接表現，已把這個名字十分鮮明的，襯在任何視線的面前，正如那用電光照射的，嵌在牆壁上的，鉅大圖像一樣呀。尤其是對於她習性意趣信仰很

明瞭的我，來觀察她這種迅速的變遷，是同時很容易有趣，而又很痛苦的感覺着呢。她自來雖不甚熱心，但總是信神者；從前每星期日都要到禮拜堂禱告，但是此刻呢，她說：『我呵，我是耶穌紀元前第四世紀的一個希臘女子；我是異教論者。』這簡直是傅冷沙的詞語，只要他說此話時，我敢斷其字字不差。阿蝶依又說：『人生是甚麼？數十年來我們無非在一個土塊上度我們的生活，而你願意在這個上面，無謂的自尋煩惱，虛度一刻韶光嗎？』我心裏想：『這也是傅冷沙的哲理，而且還是一種很膚淺的哲理呀。』有時，我不得不費一些時間去思索那使我詫異，她原來沒有的，對於一件事物的新興趣，和她內心真正目的之所在。例如她從不看報的，偶然瞥見一個標題：『南方森林之大火，』就從我手中將報奪去。

『阿蝶依，你關心森林被火的消息嗎？』

『否，』她隨手將報紙擲還我說，『我不過想知道究竟在那裏起的火。』

於是我想到傅冷沙在波瓦龍省大森林中那一座小房子了。

猶如一個小孩子做藏物遊戲一樣，把想藏的物件擱在室內地氈上，衆人都見着了，還

對大家作溫柔的憨笑。阿蝶依就是這樣，頗爲可憐的，盡力去作她那天真爛漫的掩飾。當她敘述一件由她朋友或由我們親族處得來的時候，她總常把告訴她的人名字舉出來。但若這個告訴人是傅冷沙時，她就說：『一個人……有人告訴我……我聽着一個人說……』她漸漸對於海航方面的事情，顯有驚人的知識。她知道我們將有一個速度更大的新巡洋艦；一種新式的潛水艇。又說英國艦隊不久要到土龍港來。聽的人都很驚訝：

『報上未載得呢……』

阿蝶依忽然驚懼，自覺說得過多，趕緊收口，遮掩的說：

『啊？我還是不清楚……這或者不確實。』

然而纔常常都是確實的呀。

她習用的口語，完全變來同傅冷沙一樣。傅冷沙慣用一套話，這套話是我從前曾向田文詩海崙說過的，簡直是一個循環的數目。現在輪到阿蝶依口上來了。她屢談『緊張的生活；征服者的快樂；和印度支那的風土人情。不過傅冷沙粗暴的詞鋒，經過阿蝶依性靈的

陶鑄，卻失去了它們的本來面目。我很清楚的察見它們經過她性靈中的路線；我見它們都變了形，猶如一條河流一樣，從一個大湖中經過，就失去了它原有河岸的嚴整形態，只存着一個爲無數小波浪所沖蝕，所圍繞的，渺茫涯涘了。

(註一) Rousseau, 法十八世紀之學者，其懺悔錄有中譯本。

(註二) Nelson, 十八世紀英海軍名將，曾屢敗拿破崙之海軍。

(註三) Hannibal, 古迦太基之名將，曾屢敗羅馬。

(註四) Caesar, 古羅馬大將。

(註五) Atholkir, 埃及尼羅河口海岸。

(註六) Pozzi, 十九世紀法國學者。

(註七) Anatole France, 十九世紀法國文豪，於二十世紀初期逝世。

一三

對於我很多的證據，顯然不容懷疑阿蝶依是傅冷沙的情婦。至少她是在祕密的會他；

然而我還是不能確切的指出。和她談判有甚麼益處呢？我如向她陳述許多細微的徵候，許多我奇特記憶中記下來的口頭憑據；她就會發笑，會含情注視我，並且說：『你在和我開心呢！』那時我怎樣回答呢？我能恐嚇她嗎？未必我希望離異嗎？加之，儘管有許多外表的情況，我就不會錯疑了嗎？我仔細思量，曉得我決沒有錯疑；但這時那種愛的生活，使我迷離至不能容受，以至有幾天，我簡直以一種不真確的假想自慰。

我真是不幸了。阿蝶依的行爲，和思想的隱秘，對於我，簡直變成一種永久解除不去的陰霾。在梵魯帷街事務所內我幾乎完全不作一點事；經過好些日子，整天的頭伏在手上，幻想和冥索。夜間總要到清晨三點鐘或四點鐘，在將一些我已明見其解決之路的問題，無益的反覆盤旋一陣之後，始能入眠。

夏天來了，傅冷沙的學習期滿，重往土龍。阿蝶依似乎很沈靜，而且一點也不悲傷。這樣使我稍覺心安。我不知他是否在和她通訊；但總之，我從未看見過一些信，而我對於阿蝶依詞語內所引起的疑雲，也就比較少一點。

我父親七月裏要到威榭去療養，因此我的休假期間，只好延挨到八月。而阿蝶由於整個冬天，幾乎都蜷伏在城市裏，所以在七月間到圖維爾沙恩別墅去消夏，於她是很適宜的。臨行前十五天，她向我說：

「假如這於你沒甚關係，我很願不住在歌娜姨母那裏；我願另覓一個僻靜的海濱。我怖厭諾爾曼底海岸。那裏太熱鬧了；尤其是姨母家中呵……」

「甚麼阿蝶，你常常責備我不甚愛熱鬧的，現在你也怖厭熱鬧了嗎？」

「那要依一個人當時的環境精神來定。此刻我需要清靜和寂寞……你以為我不會在柏雷達尼覓一個好地方嗎？我對於柏雷達尼完全不熟，而有人向我談那個地方是如何的奇美呵。」

「是親愛的，那個地方果然很美；但離這裏頗遠。我不能像在圖維爾一樣，每星期日來看你。加之，圖維爾那個村莊，可以等於是你的，因為歌娜姨母在八月一日以前是不會去的……爲甚麼忽然要變更呢？」

然而她卻顯然堅持要到柏雷達尼去，並以很柔媚的情調來和我辯駁，使我終於不能不順從她。我不明白她是甚麼意思。我原料她或要請求到土龍附近地方去的；這於她很自然，因為今年暑天酷熱，人人都求享北部諾爾曼底（註一）的涼味呵。雖然我因她之離去而愁苦，但我同時感有一種認明她取這個安全方向的快慰。我含愁直送她到車站；她那天特別的溫柔，在車站月臺上吻抱着我。

『你不要愁煩，笛客，應當設法自娛。……假如你願意，可同眉柔出街，她將因此滿意。』

『但眉柔在甘低木呵。』

『不，她下週就要到巴黎來的。』

『當你未同我一起時，我那有心情出街。……我將孤獨的關在家中愁悶了。』

『不要那樣吧，』她以一個慈母的神情撫摩我的雙頰。……『我並不值得一個人爲我這樣傾心，我並不如何的可人意。……笛客，你把人生看得過於嚴重了。……這不過僅是一種遊戲呵。』

「但確不是一個喜劇呢。」

「不，」這時她也帶一種淒涼的情意說……「這不是一個喜劇，尤其是太複雜艱難了；一個人要做一些他所不願意做的……我想上車的時候到了……再見，笛客……你心裏該爽快了嗎……？」

她再吻抱我一次，從扶梯上給我一個她素使我迷戀的輕盈的淺笑，就隱沒到車廂裏。她自來厭煩在窗頭做許多惜別不捨的樣子。稍後眉柔對我說，她是很冷酷的。其實並不頂正確。反之，她倒可以說是寬大慈和的；只因她有更強烈的思想，她怕因憐人而自己亦習成可憐的態度，這是她好高的心靈所不許的，所以她的神情，就變成漠然無動於中的樣子了。

(註一)諾爾曼底省在法之北海岸，土龍在法之東南，柏雷達尼在法之西北岸，非禮蒲以爲北海岸鬧熱，則阿蝶依求清靜或將請到東南之地中海岸也。

次日是星期二晚上我在歌娜姨母家中晚餐。她招待賓客直到八月間，但暑天的來客較少。我無意中坐在葛里耶海軍司令旁邊。他向我談及天候，談及一天黃昏前暴風雨襲擊巴黎，使它頃刻成爲澤國。其次他說：

『哦，我剛把你的好友寇虜讓傅冷沙安置好……他願意研究柏雷達尼海岸的情形，而我就爲他在柏雷斯特覓得一個臨時碇泊所。』

『在柏雷斯特嗎？』

我看見杯瓶花草在我面前旋轉，我相信我要暈倒；但人們應付社會的機警本能，卽在將死時，也會異常強烈的使其伴爲鎮靜和淡漠。我於是向海軍司令說：

『啊！我還不知道呢……他去很久了嗎？』

『纔幾天的光景。』

我繼續和他作一個關於柏雷斯特海港，關於那裏如成海軍根據地的價值，關於那裏一些古式莊墅，關於吳旁（註一）等等，長久的閒談。我的思潮是在兩個特別分明的路線上

奔流，在表面，構成那些平易正確的語句，使我在海軍司令觀感中，形成一個享受着清爽良宵，和那行將幻滅的最後餘霞，安靜而愉快的人物。同時在較深的一層，則有一個啞暗聲音反復低徊着說：『原來這就是阿蝶依何以必要到柏雷達尼的緣故了。』我想像她用我所最熟而且最愛的輕佻活潑的態度，偎着他肩，和他在柏雷斯特的街頭散步。或者她竟會在那裏過夜吧。她所選的莫爾加海濱，離柏雷斯特並沒有好遠。或者反之，這個傅冷沙不會到那裏去晤她嗎？那裏應有一個碇泊所。他們會伴着在海濱崖石上行坐。我知道在這樣情景下的散步，阿蝶依是更能平添大自然不少的美麗。我這時驀然感觸着儘管一方面沈痛，一方面卻另有一種苦味的快慰。就是自從阿蝶依浪漫的行動在我心裏發生許多莫名其妙的疑難以來，只有這次算是得了一個十分明晰的答覆：『她到柏雷達尼可以去會傅冷沙，或者他已經在那裏待她呵。我於是就這樣懷着一個摧裂的心，和一個相當滿意的理智。

回家後，我通夜思量將如何辦。坐火車到柏雷達尼嗎？無疑的，我將在一個小小海濱，發見阿蝶依神采煥發的，清清靜靜的住在那裏；我將自形癡蠢，同時還是不能安心；因為我相

信傳冷沙仍會時來時去，那樣將更使一些依稀情景，在我眼前逼真。像我這樣性情的人，必要墮入一種不可治療的苦惱的深淵；因為那時任何舉動，都可以向不快慰那方面去猜度。呵。我第一次向我詰詢：『是否應和阿蝶依分離？』既然她的天性和我這樣的差殊，以至於我沒有片刻的寧貼，而她又從不願，並且永不願遷就一點，調和一點，因此我們各自單獨生活，豈不比較更好一些嗎？我們尚沒有孩子，離婚是很容易的。』這時我很清楚的憶起未遇見她以前，生活平穩，心靈安靜的幸福。那時我的生活，即使沒有甚麼偉大和力量，然而至少是自然而平順的呀。但我儘管在虛構這種企圖，同時即明知我並沒有衷心願望這種企圖的實現；而且無阿蝶依在一處生活的景象，是幾乎不能擬想的。

我於是把思想折回；我用計數的方法，和想像風景的方法，來求人眠。在這種精神被拂擾着的時候，一切方法都歸無效。一陣，我簡直冒火我自己。『爲甚麼定要愛她呢？』我向我自己說，『她漂亮嗎？自然，但另外也還有許多如她漂亮，而同時更較她明慧十分的人呀。阿蝶依有好些重大缺點。她從不說實話；這恰是我最恨的一種人。然則怎樣呢？我不能擺脫這

個牢鎖以自救嗎？」於是我重複向我說：「不愛她了，不愛她了，不愛她了。」然而我同時明白這是假的，而且不知道爲甚麼緣故，更超乎以前的愛她。

另外一些時候，我又自責不應把她放走。但我能擋住她嗎？她似乎以一種熱烈而深厚的情感把我控馭着。一些古代女英雄飄忽的影像，這時在我腦海中起伏。我覺得她懊悔她的行爲，而她又是不得不做的行爲。這樣，如我那天睡在鐵軌上，她爲求與傅冷沙相晤之故，或者會以一個冷酷的嗟憫而通過我身上吧。

將近清晨我又試勸我自己認這種偶然的符合爲無關係，並且也許阿蝶依還不知道傅冷沙距她很近呢。但我明白這完全是誑話。我在天亮時始入夢鄉，我恍惚似在巴黎波爾巴宮附近一條街上散步。街上被一舊式弧光燈照得雪亮。我看見一個人在我前面急走。我認得這是傅冷沙的背影，我從袋裏抽出手槍向他射擊。他倒在地上，我感覺舒暢和羞慚。我忽然醒了。

兩天後，我接着阿蝶依一封信：「天氣晴爽，崖石美麗，我住在一個和你相熟的老婆婆

開的旅店裏；她叫若溫夫人；她在甘低木鄉間有一所房子。我每天入浴一次，水很清涼的。我到近郊遊覽幾次。我很愛柏雷達尼。我常到海濱散步。我盼望你沒有憂鬱。你自己會排遣嗎？上星期二你到歌娜姨母那裏晚餐沒有？你會見眉柔沒有？」結尾是：『我很愛你，親愛的，我要吻抱你呢。』這信的書法，較之平常要大一點；任人可以顯然看出，她爲想不使我難過而要勉強湊滿四頁，同時確又很不容易把它湊滿。我想她一定很忙；他在那裏等她；她向他說：『我應急於給我丈夫一信了。』我懸擬我妻說這句話時的姿容，又不禁感念它的嬌好，而只切盼她的歸來。

(註一) Vanhan, 法國古時留守此處之勇將。

一五

阿蝶依去後一星期，眉柔果然來了電話。

『我曉得你一個人在家，』她說，『阿蝶依把你冷淡了。我也很孤單的。我因爲需要一

個短短的旅行，並且想呼吸一點巴黎的空氣，所以來到我父母這裏，而他們又到別處去了。我現在正是隻影對空屋。希望你來看我吧。」

我想去同眉柔談天，或者會忘去一點這些在我心中縈迴交戰的可怕而無益的思想，於是當晚就去會她。她親自出來給我開門，僕役們都出去了。我見她打扮得非常豔麗；她穿一件由阿蝶依借樣式做的玫瑰色的絲質襯衣。我察覺她現在把她的頭梳來像阿蝶依一樣了。那時是在一個暴風雨後，將近夜間，天氣變成很冷。眉柔在壁爐裏生着柴火，她坐在火面前一堆墊褥上面。我坐在她旁邊。於是我們就開始閒談我們的家庭，談這個可怖的冷天，談到甘低木，談到她的丈夫，談到阿蝶依。

她問：「你得過她的消息嗎？她簡直不給我寫信，這未免太不賢慧了。」

我向她說，我得過兩封信。

「她在那裏會過一些朋友嗎？她到柏雷斯特去過嗎？」

「沒有，」我說，「柏雷斯特距她所寫的地方還遠呢。」

然而這個問題在我心裏頗覺希奇，眉柔肘上套着一個碧綠色的琉璃鐲子；我向她說我喜歡這件東西，就把她手腕捏住，以便賞鑒得更親切，她斜倚着我，我伸手去把她的腰抱住，她毫不動彈。我感觸在這件襯衣裏，她是完全裸着的。她用一種焦切迫求神情的望着我。我俯向她，吻着她的櫻唇，猶如我們戲鬪那次一樣，在我胸前，感有那一對堅實而溫熱的乳峯壓力。她順勢向後倒下，這樣，在這個爐火面前，這些墊褥上面，她就成我的情婦了。我並沒有發生一點愛情，但我有對她的慾感。我暗想：「假如我不領她的情，那豈不成爲一個關茸者。」

我們重新在一個最後行將燼滅的爐火面前坐着。我執着她的手；她以一個快活而勝利的目光注視着我；我感覺悲哀；我幾想死去了。

「你在想甚麼呢。」眉柔問我。

「我在想這個可憐的阿蝶依呵……」

她立變成嫉恨的態度；兩道很深的皺紋，在她眉端鎖住。

她說：「聽呵，我愛你，所以我現在想要告訴你一些可笑的故事呢。」

「何以可笑呢？」

她頗遲疑的儘望着我。

「你真的不明白嗎？」她說，「或者你是故意不求明白呢？」

我已察覺她行將要說的是甚麼，而且我也明白最好是中止着她；但我總想知道究竟。

我向她說：「真的，我確實不明白。」

「啊！」她說，「我呢，早以為你是知道的，不過只因為太愛阿蝶依了，所以不願離她，而且因為同樣原因，不願向她追究……我常時想必須通盤的告訴你……就只為我是阿蝶依的朋友；這於我實在太為難了……然而管它的現在我愛你勝於她千萬倍了……」

她於是向我敘述阿蝶依是傅冷沙的情婦，已經有六個月，而且就是她，眉柔，也曾被阿蝶依乞求過替他們傳遞書簡，以免那蓋有土龍戳記的郵件，惹起我的注意。

「你應該明白這對於我是有若何的苦痛……自從我愛你以來，這種苦痛更為增加。」

……你沒有察覺我愛你的心，至今已有了三年了嗎……男子們總是麻木無知的。好在現刻你已經曉得我，而且同我好；你看我將使你十分快樂。你是值得如此的，因為我對於你欽慕的地方實在很多……你有一個值得人佩服的品格。」

這樣一直有幾分鐘，她以許多的諛辭疲困我。我毫不發生一點樂意。我只思量：『這都是一些虛偽之辭；我並非聖賢，我不能忘情我的阿蝶依……我為甚麼在這裏我為甚麼抱住這個婦人的腰肢？』因為這時我們正互相偎依，如像快樂愛侶一樣坐着，而我心中則愈加憎恨。

「眉柔，你怎能洩漏阿蝶依對於你的信託？你做的是多麼可厭的事呢。」

她呆詫的望着我。

「啊！她說，『這真是古今中外所未有……反是你來替她不答應啦！』」

「是的，我覺得你實在不對，即使你是為向我。阿蝶依是你的朋友呀……」

「她固然是我的朋友，但我已經不愛她了。」

「從甚麼時候起呢？」

「從我愛你以後。」

「然而我很希望你不必愛我……我呢，任便阿蝶依怎樣，我都愛她。（我以輕蔑的眼光看着眉柔，她有點惶顫了。）至於探求我爲甚麼定要愛阿蝶依，我卻很不容易說出來。……我相信這總因爲她從不糾纏我。她是我的生命，是我幸福的泉源。」

她淒聲的說：

「你簡直古怪極了。」

「或者如此。」

她惆恍了一刻，接着把頭低攔到我肩上，向我說一些很濃密的情話。假如我自己稍爲心平氣和一點，稍微蒙昧得好一點，就應該爲之感動。

「好吧，總之，我很愛你，並且不管你怎樣，我都要使你快樂……我將對你很忠心，很柔順。……余蘭在甘低木，讓我很清淨的住在一邊；假如你願意，還可以到那裏來看我；因爲每

個星期，他都要到格沙地住兩天的。……你看吧，你已經失掉了的幸福，我會給你恢復轉來的。」

「謝謝你的盛意，」我冷峭地對她說，「我尚很快樂呢。」

這幕情景一直延續了大半夜。我們有情人的姿態，而且做了一些情人應做的事情。同時我心中對她，則湧起一種莫名其妙的，曠野的仇恨。然而我們卻又輕憐痛惜的，相互接了一個吻，纔彼此分別。

我發誓不再去看她，但於阿蝶依不在的時期中，仍弗能自己的要到她那裏去。眉柔膽大如天的，常在她父母會客廳裏，投入我懷；那裏是隨時都可以被一個侍女闖見的呀。我留在她那裏，每到清晨兩點或三點鐘，幾乎常常都是默默無語。

「你在思量甚麼呢？」她總不息輕嚙淺笑的問我。

我想：「她真是對不住阿蝶依，」於是回答說：

「我在思量你呵。」

而今，我平心回想這些事情，我很明白眉柔並不是一個可惡的女子，而我當時對她，確太殘酷了。

一六

終久有天晚上，阿蝶回來了。我到車站去候她；我向我自己承許不向她提及一點這些事情，我非常明白這種談話將有甚麼結果。無非我責問她；她否認；我又向她述出眉柔的談話；她定說眉柔虛誑。我心頭雖然明白眉柔不誑，但又怎麼樣呢？在油煙氣味裏，在陌生羣衆擠滿的月臺上，我走來走去，反復自念：『既然我非阿蝶依不樂，既然我明知不能和她斷絕，那就應該享受會晤的歡娛，而不要去惹惱她呀。』接着另一個時間，我又自責：『好沒志氣的東西！只要八天的努力，就足以強迫她改悔，或者我也就可以養成不須乎她的習慣了。』

一個站役走來掛起『柏雷斯特快車到此』的牌告，於是我就停止。

我又自念：『終久，這太狂惑了。假設一九〇九年五月，在芬羅琅絲，你住在另一個旅館

呢，你將畢生不知道天地間有馬萊阿蝶依的存在，然而你還是要活，還是要快樂。爲甚麼不能在這正當這個確無可疑的時間，毅然割捨，重新假設沒有她這個人的存在呢？」

這時我眺見遠遠機關車的煙燄，同時蜿蜒的列車，只是變樣的向這裏飛馳；一切都使我疑爲夢幻。我簡直不能想像阿蝶依的容貌了。我再向前走一點。許多頭顱伸出車口，一些人在車未全停時就跳下來。接着形成一大堆的人，在月臺上走動。一些力夫拉着載貨小車，突然間，我瞥見遠遠阿蝶依的影子；幾分鐘後，她走到我面前，身旁隨着一個替她拿灰色行囊的力夫。她有一個健康的顏色，而我察覺她很快活。

上車時，她向我說：

「笛客，我們前面稍停一下，去買一些香檳酒，腌魚脯，來作一個小小的晚餐，像我們新婚旅行回來那一天吧。」

從別人看來，這似乎是她故意矯飾的話；但我們必須認清阿蝶依的性格，纔能判斷她。無疑的，她在接近傅冷沙所度過的那幾天，必多佳趣；她現在就準備把那個快樂的光陰重

溫，想盡她力量使我能同樣享受這種佳趣。她見我陰沈沈不言不笑的樣子，就失望的說：

「又是甚麼事呢？笛客。」

我緘默的決心，纔並不穩固；在她面前，我任那原想藏之深深的思潮，一齊奔放。

「有人向我說傅冷沙在柏雷斯特呵。」

「誰向你說的呢？」

「葛里耶海軍司令。」

「傅冷沙在柏雷斯特怎樣？其次又怎樣？這對於你有甚麼關係呢？」

「那個地方剛在莫爾加附近，而他就很容易從那裏來看你。」

「容易極了；是如此的容易，假如你要完全知道的話，就是他果然來看過我。這樣會使

你不高興嗎？」

「你信裏並沒有告訴過我呀？」

「你記得清楚嗎？但我相信似乎是提過的……總之，要是我沒有告訴你，那就是我覺

得太微瑣了，說與不說，都沒有好大關係。」

「那倒不是我的意思所在。同時還有人告訴我，他和你中間，有祕密情書的往返呢。」

這次阿蝶依觸動了，幾乎現出驚惶失措的樣子。這尙是我第一次看見她作這種情態
呵。

「誰告訴你的？」

「眉柔。」

「眉柔嗎！這是一個壞女子。她說誑的，她拿有信給你看嗎？」

「沒有，但是她怎會如此說你呢？」

「我不曉得，我嗎……大概總由於嫉妬心理吧。」

「但是阿蝶依，這是一個使我不能安枕的故事呢。」

我們到了家中，阿蝶依天真的重對女僕們嫣然一笑。她走入房間，揭去她的帽子，對鏡整理她的鬢髮；她見我立在她背後，凝望着她鏡中的倩影，又向我低眉微笑。

『是怎樣的一個笛客呀！我僅僅離開他八天，就不能不使他懷着滿腹的陰雲……我的先生，你簡直是一個薄情郎，那曉得人家時時刻刻都在想你呢。你看我立刻就會給你證明；請把我的行囊遞給我。』

她從行囊裏取出一個小包交給我。這是兩本書：一個寂寞游客的夢和幽棲者。兩書都是古代的版本。

『但是阿蝶依……謝謝你……這很希奇……你怎樣搜得的呢？』

『我在柏雷斯特街上古書鋪裏搜得的，先生，因為我要給你帶回一些紀念品呵。』

『如此說來，你是往柏雷斯特去過的了。』

『自然，那離我很近的，中間有渡船來往；而我是十年來，就神往柏雷斯特這個地方的……喔，你不趕快吻抱我，以鳴謝我這個小小禮物麼？我呢，早期望有絕大成功的……你不曉得我為這些東西，是如何的辛苦……它們太稀少了，笛客，我全部小積蓄都送完在這上面了呵。』

於是我不由自主的吻抱着她。我在她面前發生一些我自己都不甚明瞭的複雜的情緒。我深憎她，同時又極愛她；我相信她的純潔，同時又相信她的垢污。我適纔間準備發作的暴怒，乃一轉而為親密深信的談話。我們通夜訴說眉柔的不忠，就像她向我所洩漏的，（而這確是毫無可疑的真實，）並不關於阿蝶依和我，乃是關於另外一對好友，而我們都負有保護他們幸福的責任一樣。

「我很希望，」阿蝶依向我說，「你不要再和她見面了。」
我向她應承着。

我不曉得翌日阿蝶依和眉柔間經過些甚麼情景。她們從電話上爭吵嗎？阿蝶依登門責罵嗎？我只曉得她是直率而挖苦的。這個性情，就構成她那幾近於狂放的勇氣之一部，而這個勇氣對於我那遺傳的沈默穩重的天性，是同時相忤而又相戀。我呢，果然從此不再去會眉柔，從此不再聽見關於眉柔的話；而我在記憶中，慎密地保存着和她這一段短短因緣，就猶如一場春夢。

存在心靈裏的疑猜，其發洩好像成串的地雷一樣，非繼續爆炸，是不能把愛情摧毀的。歸來那一晚上，阿蝶依的溫柔膩媚，她的機警，和我因她回來的喜悅，就把那大崩潰暫時延緩着。但從那時起，我們心裏都很明白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危險區域上，終久免不了有爆裂的一天。我不能再向阿蝶依談話，即在我最愛她時，而不含一個淒苦的色彩。在我最通常詞語中，也像天際的浮雲一樣，儘管很輕微，但總流動着一些隱約的諛意。我現在已由我們初結婚幾月時圓滿樂觀的論調，一變而為淒涼悲觀的哲學了。由阿蝶依啓示給我，使我覺其非常可愛的宇宙萬殊，此時亦只形詠着黯淡與憂傷。就是阿蝶依本身的容光，也不再像以前完美，而我已可由她的儀態中，發現她虛偽的印象。不過這是很飄忽的，五分鐘後，我復見她豐潤的頰頤，清瑩的目光，又重新愛她了。

八月初，我們一同到甘低木去。環境的清幽，塵市的遠離，信函電話的完全隔絕，使我復

感心安，有幾星期的消閒自在。一些樹林，一些陽光映照的園圃，一些遍布白松，濃陰密蔽的斜坡，對於阿蝶依，有一個很大的感動力。天然的風光，刺激起她許多幾於是慾情的愉快；而她就不知覺的，把這種慾情傳達到和她作伴的人，即使這個作伴的人是我。兩個人的幽居，當其這個幽居還沒有延長到使愛人厭倦心煩時，就容許兩人情感和依信逐漸的上升。阿蝶依喃喃自語說：「究竟，他確是款款輕輕的呢……」我那時覺得兩心很密切的接近了。

我特別回憶起有天晚上，只是我們兩人坐在一個可望見廣闊天邊，遙列着峯巒和林木的草坪上。我此刻心裏猶顯明的看見那對面坡上灌木叢生的荒野。太陽落到坡下，竟象非常寂寥，非常柔靜，人類的努力，顯出是很渺小的。我那時倏忽向阿蝶依，傾吐着盈千累萬，輕柔而卑順的情意。然而頗希奇的，這些都早已安排拋棄的了。

「我們將會有如何美妙的生活呢，阿蝶依……我很愛你……你還記得起芬蘿琅絲我不能頃刻不看你的情景麼……？」

「你這樣同我談，使我心裏深感愉快……我還是同樣很溫馨纏綿的愛你。天哪！那時

我是怎樣的信仰你呢……我向我媽媽說——我發覺一個先生凝眸的注視我……常常目不轉睛的注視我。——然而我現在徒覺空虛了……」

「這是我的錯誤……你爲甚麼不糾正我呢？」

「笛客，你很明白……這是不可能的。因爲你把我擡得太高。笛客，你看你的大誤，就是你要求於婦女們的太過了。你過於期望她們，她們所不能達到的……但是我只要想到你在我將來不在時，會生懊悔，就仍感安慰了……」

她說此話時，用一種沈痛預言的音調，貽我的印象很深。

「但是你將常在呵。」

「你很明白，這是不可能的。」

此時我的父母來了。

在這個消停的時期中，我每引阿蝶依到我的觀測所，經過長時間，同她凝望那林木蔭蔽，飛泉俯注的小溪流，她愛好這個地方；她向我談及她的兒時，談及芬蘿琅絲，談及我們在

泰晤士河濱的夢幻；我將她緊緊摟住。她毫不抗拒，她現出快活。我想：『爲甚麼我們不能無休止的重造我們的新生命，而使每一度的過去，都如像一個迷離的春夢呢？在這同一地點摟抱過鄧蘭絲愛璧麗的人，就是我嗎？或者到這裏後的阿蝶依，已完全忘卻傅冷沙了嗎？』但當我這樣盡力創造我的幸福觀念時，我同時曉得這個幸福之虛渺無憑。而且無疑的，試看阿蝶依恬樂的，支頤凝思的神態，必由於正想着她已被傅冷沙所愛而生的呀。」

*

*

*

在甘低木尙有一個知道我們夫妻間情況很清晰的人，那就是我的母親。我曾向你說過她是不甚愛阿蝶依的，然而她很賢慈，看見我熱戀阿蝶依，就不願向我表示她對於我妻子的觀感。我們將走之前日，清晨，我在菜圃間遇着她，她問我可否同她散步一次。我看一下子，阿蝶依在一個長時間以前，還不能梳洗好。我遂說：

『唯，媽媽，一直走到那山谷下，將使我快暢。我從十二三歲以來，就沒有陪你散步了。』

這個追懷觸動了她的心緒，較之平常，就更興奮一點，她先向我談及我父親的健康情

況；他有一個脈管硬化症，醫生已經示警了。其次，她望着鋪在路上的碎石，慢慢的問我：

「你同眉柔曾經鬧過甚麼事嗎？」

「何以問到這一點呢？」

「因為自你們到這裏後，你們從沒有去會他們一次……上星期我請他們中餐，她竟辭謝了；這是自來沒有發生過的……我察見這其間必有緣故。」

「是的，媽媽，有點事情，但我不能告訴你……眉柔直接和阿蝶作對呀。」

我母親默然走了一些時候，然後輕聲的，似乎惆悵的說：

「你把得定不是阿蝶直接和柔眉作對嗎？聽呵，我毫不想干與你兩口兒的事情，但至少我須得警告你一次；就是人人都在指摘你，你父親也是同樣的態度。你對她過於軟弱了。你曉得我怕聽幾多的謠詠呵。我很願相信這些傳說都是虛偽，但縱然都是虛偽，你也應該使你妻子的行動，不會引起人家的蜚語呀。」

我一面聽一面用手杖把地上的草葉打飛。我知道她說的很有道理，而且必是已經含

蓄很久的了。我同時也想到，無疑的，眉柔必向她說過；並且也許完全都告訴了她。我母親自從眉柔住在甘低木以後，同她很親密，而且很尊重她。是呵，無疑的，我母親知道其中真相了。但是聽着這個對於阿蝶依的責難，正確而嚴整的責難，我的反應，就如那仗義的騎士一樣，竭力爲我妻子辯護。我堅定一個我所從不曾有的信任心；我借與阿蝶依一些，我同她私談時所決不承認的德性。

愛情對於愛人，創造了一個異常凝固的連繫。那晨我覺得我的責任，是要和阿蝶依共同與真實對抗。我幾欲使我自己都相信她是在愛我。我向我母親指出一切可以表現阿蝶依依戀我的痕跡。如她在柏雷斯特爲我苦搜兩部書的辛勞，她來信的纏綿親切，我們到甘低木後，她態度的溫婉等。我如此的熱烈，以至於我相信已搖動我母親的成見；然而可惜，獨不能搖動我的心，並轉使此心愈爲幽閉。

這段談話，我並沒有告訴阿蝶依。

回巴黎後，傅冷沙的陰影，又模糊而常現的，浮泛於我們生活的周圍。自從與眉柔決裂後，我不知他怎樣和阿蝶依通消息。我至今都還不明白是怎樣的，但我忽注意到阿蝶依新有一個聽電鈴響，就急忙跑去接電話的習慣，好像怕我奪得一個應該瞞我的音訊一樣。她現在只讀一些關於海洋的書，並且只要是描繪波光 and 船舶的圖畫，即使最平庸，她都要耽玩很久。有一晚，接到一通打給她的電報，她拆開一看說：『沒有甚麼。』立刻就把它扯毀。

『但是怎樣，沒有甚麼嗎？阿蝶依，究竟是些甚麼呢？』

『一件衣服尚沒有做好的報告。』她說。

我由葛里耶司令那裏，知道傅冷沙尚在柏雷斯特。我應該比較安靜一點，但我不能安靜，而且我很有理由不能安靜。

間或在一個動人的音樂會裏，在一個美麗的秋天，我們重發現一些短時間的餘溫。

「親愛的，假如你告訴我真情，那過去一切的真情……我就將勉爲忘卻；而我們再從頭親信，另過一個新的生活，一個十分清潔的生活好否？」

她黯然搖首，沒有惡意，沒有怨憾，只帶着絕望的神情。她現在並不否認過去的情事，也沒有明白供認過去的情事，然而其供認已在不言中了。

「否，笛客，我不能夠，我覺得這是無益之舉。一切的一切，現在是非常錯綜，非常撩亂。……我已無力把它們理清。……而且我不能向你剖明爲甚麼要做或要說那些事情。……我已不知道要怎樣纔好。……不，再沒有可以解決的。……我加以否定了。」

幾乎常是這些輕柔的談話，結局成爲敵意的詰難。她嘴角間流露的一個字，每使我驚訝。我跟踪探索，危及感情的質問，立刻湧到我的唇邊；我勉強一刻，接着仍感覺全塞難忍，不能不將它吐出。然而再得不到一點回響。阿蝶依在她力所能達的範圍，也常常想把環境飾成愉快；但一看見我嚴重的樣子，就每以惱怒終局。

「啊！不！不！」她說……「同你處一晚，我簡直成一個被審訊的罪囚。我寧願走，假如

我留在這裏，我將瘋狂……」

於是怕把她失掉的恐怖，又把我和平下去。我向她表示一些僅有一半誠懇的歉意，而我察見這些口角，每經一度，就把那已很脆弱的連繫，更加鬆弛。但我們既還沒有孩子，又爲甚麼竟把她牽繫得如此長久呢？我想大部分是由於憫恤，而小部分也還由於愛情；因爲愛情是依時間逐漸堆積起來的，自然不會立即消滅。尤其婦女們，更每有想把多方面戀情一齊保存着的奇願呵。

加之阿蝶依還有隱藏着的宗教上的信仰。這個信仰，雖然受傅冷沙的影響，大大的減低，但尚相當的活躍着；所以感到爲神所惡的離婚的恐怖。或者阿蝶依由於她孩提的天性，捨不得那些雖非單是爲我，至少亦爲我們共同生活而布置的一切物事吧。她愛她親自布置得很滿意的房間。在她燕居室中，一張小小的桌子，上面常擱着她最心愛的書，和維妮絲花瓶，裏面插着一枝花，一枝單獨而極美的鮮花。當她隱息在這個清雅室內時，她就自覺庇蔭了我和她自己。她應很難割捨這個地方。離開我去和傅冷沙共同生活，就是要一年的大

部分時間住在土龍或柏雷斯特；就是要拋棄她一大部分朋友。傅冷沙和我一樣，是不能充實她生活意趣的。我現在仔細思量，纔曉得她所需要的，就是各殊男子，各殊性格，紛披不息的，陳列於她面前的奇觀呀。

但是這種需要，她自己並不清楚。她只覺得同傅冷沙分開，就很痛苦；她相信假如再和他一起，就會得着幸福。他於她是一個罕見的魔術家，並在技能尚未窮竭時，就好像具有無限莫名其妙的魔力一樣。我於芬蘿琅絲和旅行英國的期間；在她心目中，也曾經是這個神奇的人物。其次我不能達到她所懸擬的這個理想人物的高度，我就被宣告失寵。現在輪到傅冷沙的身上了；他也要走上試驗的途徑；他能保持得住嗎？

我相信假如他住在巴黎，他和阿蝶依的連繫，必會發展到這幾於同樣的病態，並且確然的，不須其他原因，只要阿蝶依一發現她對他德性的誤認時，他們間的關係，就會從此終結。但因他在遠方，而她遂不能忘情於他了。至於他對她又是甚麼心理呢？我可不知道。但他總不會征服了如此漂亮的一個女郎，而竟能絲毫不動其心吧。同時，假如他果像別人向我

所描述的那個樣子，則結婚的觀念，必爲他所不喜。

我曉得他在聖誕節前要離開柏雷斯特，經巴黎回土龍。他要在巴黎停留兩天，在這個期間，阿蝶依的舉動，必將成一個毫不檢點的情狂。一日清晨，在我赴事務所以前，電鈴的響聲，使她立刻跑去接電話。由她說話時面容上驚喜的表情，我立刻明白這定然是他了。我自來尙未見過她這種柔順，溫婉，終於是乞憐的樣子。然而她自己並不覺得，在拿着聽筒和她的愛人遙談時，已洩漏她那種嫵媚而天真的微笑於我的眼前了。

『是』她說，『我很快慰的聽着你的聲音……唯……若果……但是……是，但是……』（她帶窘狀的望望我又說，）聽呵，半點鐘後再打電話給我好了。』

我詰問她剛纔同誰談電話，她夷然不答的把聽筒掛上，彷彿沒有聽見一樣。我迅速處理所裏事務，在中飯時回來。侍女給我一張紙條，上面阿蝶依寫着：『假如你回來，可不必煩躁。我因有要事，不得不在外用中飯。晚上見吧，吾愛。』

『太太出去很久了嗎？』我問。

「是的，」侍女回說，「從十點鐘後就出去了。」

「坐馬車去的嗎？」

「是的，先生。」

我獨自用餐，漸漸覺得心裏很難過，就決定不再到事務所去，定要等着阿蝶回來；而且這次，決心叫她選擇應走的路。我過了一下午的苦惱。到七點鐘，電話鈴響了。

「喔，」阿蝶依的聲音，「你是余麗特嗎？」

「否，」我向她說，「是我，菲禮蒲。」

「好，」她說，「你回來了嗎？聽呵，假如這於你沒有甚麼關係，我請你容許我在這裏晚餐。」

「怎麼！」我向她說，「但你在那裏爲甚麼呢？你已經在外面中餐了呵。」

「是的，請你聽我……我在歌貝尼鄉郊。我此刻是從歌貝尼給你的電話；也不因爲甚麼，就是回來吃飯已太遲了……」

「你儘在歌貝尼做甚？天快黑了。」

「我要到森林中散步，這個冷峭的空氣，使人非常清爽。我再想不到你會回家用中餐呵。」

「阿蝶依，我不願在電話裏同你爭論，但你一切都太荒謬了，快些回來吧。」

她在夜裏十點鐘纔回來，對於我的責斥，冷然答覆說：

「隨便吧，明天還要照樣的；這些時間，我不能把我幽禁在巴黎。」

她重現出當她搭車到柏雷斯特時，使我想即是我睡在鐵軌上，她也要通過的那種冷酷而堅決的態度。

她同樣的心裏難過，次日，非常慘戚的，請我應許和她離婚，讓她回娘家住到法律上可以另同傅冷沙結婚的時候。（註一）

晚餐前，我和阿蝶依一起坐在她的燕居室中，我也不甚堅持生活的連繫了。自許久以來，我就知道終有這樣的一天，而且因為傅冷沙在巴黎時，她的行動，令我想不見她還要

好點。然而第一次在我心裏所引起的情緒，是很淺俗的。我想從沒有一個馬思訥族人離過婚，我翌晨向我家裏報告時，將感覺羞恥。其次，我又覺得剛纔思想的可鄙，因為我跟即念及專從阿蝶依幸福着想的光榮。不久我們的談話，就轉到一個最崇高的道德問題，（註二）而且像往常一樣，當其大家都誠懇時，就變成最多情的談吐了。僕役來招呼晚餐，我們相攜步入餐室。我們面對面的坐着，因為僕役在旁，就彼此默然無語。我望着這些盤碟，這些杯瓶，一切的一切，都帶有阿蝶依風尚的標記。其次我望着她本人，不禁自思，這個曾含蓄無量幸福的容光，或者就是在我面前的最後一次了。她也同樣的望着我，眼光注入我的眸子，慘白而深思。或者她也如我一樣，想要長時在記憶中，確保一些無疑的從此永不再見的痕跡吧。侍役冥漠而敏捷的，靜悄悄地迴旋於餐桌與殘肴几之間。這個絲毫無知的印象，就使席間這兩個愁悶在心的啞子，愈加沈痛。飯後我重伴她到燕居室，很沈重而長久的談到我們將來的生活。她給我好些勸告。她向我說：

「你應當重新結婚。你對於別人，將是一個最完美的好丈夫，我敢斷言……可惜我的

生性與你太不適合……僅是不要同眉柔結婚，那樣將使我痛苦，而且這確是一個壞女子呢。喔，有個人對於你頂相宜，就是你那蘭麗堂妹呵……」

「你發瘋了，卿卿，我將永不結婚了。」

「但是要的，要的……你應當結婚……不過那時你如想到我，請不要過於追恨我吧。笛客，我是很愛你的，而且我很清楚你德性的尊貴。我告訴你，我從來少有頌揚你，因為我生性嬌羞，而且我也不善作諛辭……但是我每見你做一些任何別人處你的境地所不能做的事時，我就暗想：「在別人將如何的粗暴，而我的笛客呀……」同時我願告訴你一點或者使你愉快的事情，就是從許多方面說，你都比傅冷沙更使我高興，只有……」

「只有甚麼？」我問她。

「只有……他使我拋撇不下。只須和他在一起幾點鐘，我就恍覺精神特別煥發，生活更充實而有意義。這或許不是真的；或者我同你一起應更要愉快。然而天哪！這並沒有安排好。這不是你的過誤，我的菲禮蒲，這並不是任何人的過誤呀。」

當我們夜深分手時，她自動把櫻脣湊給我。

『啊！』她說『我們真是不幸呵！』

*

*

*

*

幾天以後我接得她一封纏綿而悲哀的信。她說她愛我的時間很久，在遇着傅冷沙以前，並不會有過情人。

這就是我婚姻的小史。我不曉得在向你敘述的言辭中，是否如我心裏所願描摹恰當的，我那可憐阿蝶依的影像？我甚願使你感覺她的嬌柔，她迷茫的愁緒，和她那深厚的孩子氣。在我周圍的朋友和親族中，從她走後，大家對她，自然有一個很嚴酷的批評。但我呢，對她認識之深，可以說是直到一個人所能够認識的，這個幽玄小姑娘的程度。我想從沒有任何女郎可以較她更爲天真而純潔的了。

(註一)歐、美法律離婚後須經過一定時期，始能再與他人結婚。

(註二)意謂犧牲一己，以成全愛人幸福的偉大情操。

阿蝶依走後，我的生活，就成爲很淒涼的了。屋宇對於我，似乎是如此的愁慘，以至我難於在裏面安居。有時晚上我走入阿蝶依房間去；我坐在一把挨近她牀邊的椅上，猶如她在時我坐慣的一樣，而我就開始思量我們的往事。我被一些惘然的追悔所激擾，但我又沒有甚麼確切可責的地方。當我愛阿蝶依要和她結婚時，我的家庭尙希望我聯姻於更輝耀的名門；我對她異常忠貞，一直到與眉柔相會的那晚上；但卽是這個最短的欺騙，也因她之不自而起。無疑的，我在前是過於猜度；然而她並沒有表現一點使愛她而又心懷不安的丈夫。（這是她所知道的，）信賴的舉動呵。我曉得我的理由都很正確，但我總覺得我應負責任。我開始理會得一個對於我尙很新穎的真理；就是關於男女相處的問題，我察見婦女們是性情不定，常常要搜求一個能吸引她們飄蕩思想和願望的強烈方向；而這個需要，或者就構成男子們應做她們指南針，來確定她們方向的義務。因此一個人假如不知道同時用一

些不息翻新的豐富資料，去充實他愛人的生活，滿足他愛人的好奇心時，僅恃深厚的愛情，是不足以維繫愛人的。阿蝶依由我這裏能覓得些甚麼呢？我天天晚上從那接見同一類人，研究同一問題的事務所歸來，坐在彈簧椅上，望着我的妻子，以欣賞她的美麗爲樂。這樣枯燥的單調，她怎能認識幸福是甚麼呢？婦女們天然的是依戀生活變動的男子；他們引導她們參加這個變動，他們給她們一種希冀，他們促她們進展……我癡癡的望着阿蝶依這間小牀，我現在還能以甚麼變動來求再看見這個橫陳玉體，和全栗色的螻首嗎？然而往日只要絲微生活的變動，就足以通通保存着的。我不惟不去明瞭她的習性，我反把她的習性遏制；我強想把她的習性化爲我的習性。現在這個空屋裏包圍着我的幾於陰森可怖的寂寥，就算是對於我這個雖無惡意，而亦無偉大靈性的平庸生活態度的懲罰吧。

我本應離開巴黎，但我不能決定；我感有一個苦味的幸福，就是繫戀於一些足以使我憧憬阿蝶依的物件。至少在這個屋中，清晨魂夢半醒時，猶恍惚聽着一個清脆柔和的聲音，從開着的門邊喊道：「早安，笛客！」呵。儼若初春的一月，光裏的樹木，襯淨了十分藍蔚的高

天，假如阿蝶依在這裏呵，她必然穿上她號稱「小身裁」的衣服，頸上圍着灰狐，清晨就出去散步了。『只有甚麼？』我想起那晚問她的話。『啊！』她說，『我不知道怎樣……』我在這個荒唐的神祕觀感之前，不知惹起幾多的蒼涼哀怨呵。

我消磨我的夜間去試揣究從何時開始這個不幸的根芽。我們從英國回來時，尙是十分快樂。或者在一個最初爭執中，一句聲口稍爲異樣的話，就足爲嫌遠之因吧。我們的命運，是定於一個姿態，一個字語；當初只須最小的努力，就足以把它止住的，漸漸的就如一個機械鉅人在中間活動了。而到現在，則任何英勇的行爲，我覺得都不足以再回阿蝶依對我愛慕之心了。

在她走以前我們曾磋商過離婚的方式。結果是這樣，我寫一封拂怒的信給她，以便構成她請求離異的理由。幾天後，我就被傳到法庭，作初度的調解。在這個場合下重見阿蝶依，於我是很愁煩的。約二十餘對怨耦在那裏候着。男子們和婦女們中間隔一柵欄，以避免一

些傷慘的景象。一些男子遠遠的在嘆訴；一些婦女在哭泣。我的近鄰是一個汽車司機生，向我說：「這強足以自慰的，就是看見離婚的人，尚有這樣多呵。」阿蝶依很輕柔而多情的向我微頷其首，而我明白我尚在愛她呀。

終久我們的輪次來了，法官是一個和藹的人，有一部灰白的鬍子。他勸諭阿蝶不要愁煩；他向我們談及我們共同可念的過去，一些結婚來恩愛的連繫；然後他勸我們再試作最後一次的和解。我說：「不幸之至，這再不可能的了。」此時阿蝶依木然注視着前方，她有一個迴腸蕩氣的樣子。我想：「或者她有點追悔了嗎……或者她不如我想像的那樣愛她嗎……或者她已經受他欺騙了嗎？」其次因為我們都不發一言，於是法官就說：「那麼請你們在口供上簽字吧。」阿蝶依同我一起出來。我向她說：

「你願意走幾步嗎？」

「好，」她說，「天氣如此晴朗，好一個美妙的冬天呵。」

我向她提敘她還遺有許多物件在我那裏，問她是否應把這些東西送到她父母家裏

去。

「假如你願意，你知道的，請留下那些尚不使你討厭的東西吧……我並不需要甚麼。加之，我不能在世上生存好久了，笛客，你將很迅速的解脫我的懷想呢。」

「阿蝶依，爲甚麼你說這種話？你病了嗎？」

「喔！不是，完全不是！這是一個印象……尤其是你要快點覓個愛人來代替我，假如我確知你是快樂時，將可以助我慰安於地下。」

「我沒有你是再不能快樂的。」

「但你確要快樂。反之，你將見你脫去一個難於將就的女人，是如何迅速的回復你昔年暢快的生活……我不是說笑，你曉得，我確是一個難於將就的女人……看那賽茵河，這季節好美麗呵。」

她在一個陳列櫥前停止。玻璃裏面放有一些海洋的畫片；我曉得她欣賞這些畫片。

「你願意我買來送你嗎？」

她無限悽婉的望着我說：

「你真是這樣多情……好，我很願意；這將是我接受於你的最後贈品了。」

我們進去買得這兩張畫片；她叫來一部汽車，然後脫去手套，把手交給我吻着說：

「永遠都謝謝你……」

其次，就沒有回頭的登車去了。

二〇

現在我沈沒到一個廣大的寂寞的海洋，我的家庭並不能給我好大的救助。我母親的深心，則反因見我脫去阿蝶依而喜悅。不過她並沒有說出，因為她看見我難過，而且也因為我們家族的性格，是避忌一切露骨表示的；但我看得出來，並由此使我和她的談話，變成困難。我父親的病勢，已很沈重。他有一個腦充血症，左手又成了風癱，口亦稍微渦斜，以致損毀了他美滿的容儀。他自己明白無可救藥，完全變為很嚴重而沈鬱的了。我另外也不願再到

歌娜姨母那裏去，因為在這些筵宴裏，會觸起我過甚的愴懷。這時唯一不怎樣使我懊喪和厭煩的，就只有我的蘭麗妹妹了。有天我在我父母那裏遇見她，她現出非常的機警，絕不向我談一句關於我離婚的話。她正努力考取一個學士學位。有人說她不願和人結婚。她的談話非常有趣，算是第一個能拔我於那使我憔悴的，永續不斷的，煩惱心懷。她寄託她的人生於一些學術研究，於一個固定的職業；她表現安靜而滿足。如此她或能畢生拋棄戀愛而不談嗎？至於我，除了盡忠盡於阿蝶外，尚沒有推演出對於人生的另外一種用法。但只要發覺蘭麗在面前，我的心情也就比較恬靜一點。我請她到我家裏中餐；她接受這個邀請，而我就相當的常見她面。經過幾次會晤後，我同她慣熟，就向她十分誠懇的談及我的妻子，想向她解說我是怎樣的愛阿蝶。她就問我：

「當你的離婚案判決後，你還再結婚不呢？」

「決不，」我向她說，「而你呢，你自來就不想和人結婚嗎？」

「不，」她說，「現在我有一個職業，它佔了我全部的生活；我是不倚賴別人的，我從沒

有遇着一個知心合意的人。」

「凡是你相熟的醫師都沒有可意的嗎？」

「這只是一些職業上的伴侶罷了。」

將近二月之末，我想到山上排遣幾天，但被一個電報擋住。因為我父親又新得充血病；我回去發現他已將死了。我母親以一個值得欽佩的忠勤看護他。我回想起最後那夜，他已完全神識不清；我看見母親立近這個僵直軀體旁邊，拭他的額，潤澤他歪斜可憐的口脣，我頗驚訝於她在無限若惱中所保持的肅靜；而我自忖她能如此鎮定，是基於她生活圓滿的情操吧。像我父母這樣的生活，對於我同時是很美妙，而又幾於不能理解。我母親再不像阿蝶依和我所認識的大多數年青婦女一樣，追求快樂；她在極年青時，已放棄了浪漫和變動；她現在得到她的報酬了。我回念我的人生，轉踏上淒苦的途徑。我幻想這個艱難旅途的終結；假使那時還有阿蝶依，一個因年齡化為柔順，而且久已超越青春期情海風濤的白髮阿蝶依，立在我的身邊，為我拭擦臨終大汗所侵淫的額際呵，我心中將不知如何的舒適。然則

我竟將如此孤獨以終嗎？那我就希望死神的早臨了。

我簡直沒有阿蝶依的音訊，連間接的消息都沒有。她曾預告我她不給我寫信，因為她想以一個絕對的決絕，把我的悽苦很快的消滅下去。她停止晤見我們共通的朋友。我相信她會租寓一個傍近傅冷沙的小屋，但我還是不能確定。而我呢，我已決心離開我們原住的房子。我一人在裏面是太大了，並且常惹起過甚的懷想。我在狄龍街一個舊旅館中覓得一幢很美麗的廂房，把它竭力布置成阿蝶依所喜歡的那種樣式。誰知道呢？或許有一天她會歸來，慘戚的，摧折的，向我要求一個託庇之所呢？搬家時，我發現好幾堆阿蝶依朋友給他的信。我把這些信都看了一遍。這容許是我的不對，但我不能自禁想知道一些情況的強烈慾望。我會向你說過這些信都很宛轉，而又都很純潔。

我幾於全然幽寂的在甘低木度過了夏天。我除了遠離屋宇臥在叢林茂草間外，再得不着一點寧靜。要那樣纔似乎塵世與我完全隔離，得以更深厚而真切的沈醉在大自然裏，暫時人我兩忘。對於一個女人，竟值得如此多的爲她摧折嗎？……但我所讀的一些書，偏使

我陷溺於無限陰鬱的思量；而我又只追維着我的苦痛，和幾於不顧我自己的，只選擇那些足以喚起我哀史的書籍呵

十月中，我回到巴黎；一些年青婦女，就習慣的愛到我狄龍街新寓來，如像她們常被一個獨居的男子所吸引一樣。我不願向你描述她們，她們不過是我生命中的流水行雲而已。我需得向你提說的，就是我毫不勉強的，（而且我自己也頗覺驚訝的，）又恢復我少年時放浪的故態。我引導我自己的行為，如像未結婚時和情婦們的往還一樣；我以玩弄的心理追逐她們，很有興趣的去察度一句荒唐的話，一個大膽的姿態所發生的效果。得手的我隨即忘去，跟即着手於其他的女人。

再沒有比一個很大的愛情未遂所生出的無恥為甚的，但也再沒有比這樣為更能知恥的；我十分詫異我竟為許多婦女所鍾愛。這個道理是因為一個人對於他戀人所流露的纏綿深邃的熱情，就能吸引許多女郎對於他的愛慕；而他在不盼望她們時被她們糾纏着，那他的天性即使是多情溫婉，亦要變成淡漠，甚至於幾乎粗暴的樣子。何況他剛在失戀之

餘，更容易否認戀愛的真價呢。我就是這樣，也沒有怨憎，也沒有興會，玩着一個最冷酷的遊戲。我變成薄倖而且隨便征服女人。我接受了許多證據確鑿的恩義和慇懃，而我也從沒有如此的厭倦愛情。

我的靈魂仍存於極端煩惱的境域。儘管有許多成功，都不能容許我取得快樂。假如我檢查一九一三年的日記，在這些幽會的紀錄中，我只尋得出關於阿蝶依的懷想。我隨便節錄一點給你看吧。

『十月二十日——她的癖好：如像一個爲人鍾愛而難養的生物一樣，以一種不安的心情，去爲她組合一束野花；綠莎草，金盞花，和野菊；或是配勻一大部分白色的花，如像吊鐘花，馬蘭花等，是一個多麼賞心的玩意呵。』

她的謙遜：「我很明白你是怎樣的期望我……要非常端嚴，非常貞潔……成一個非常矜貴的法國名媛……然而同時對於你，單只對於你，又要俏蕩……請你哀嘆好了，笛客，我將永遠的辦不到呀。」

她的低微的自負：「然而我還是有不少小小的特色；我較許多婦女讀的書多……我記得很多美妙的詩詞……我曉得配合花枝……我會打扮我自己……而且我愛你是的，先生，你或者不甚相信，但我確實愛你得很呢。」

十月二十五日——一個人如要在同一刻間與他愛人的思想起共鳴時，他必須陶醉在一個最崇高而完美的愛情裏。有好些日子，（在我們初同傅冷沙往還時，）剎那間我幾於感激傅冷沙，讚美傅冷沙，因為他能得我愛人芳心的愛好，能致我愛人於最大的快樂。……這時我想我對於阿蝶依的愛情，差不多可以說是進到最偉大最醇化的程度……其次由於嫉妬心的強烈，而傅冷沙在我的心目中，又太不完滿，深為可厭了。

十月二十八日——我所愛的女兒們裏，盡都僅含有你風格之一點。

十月二十九日——現在你是厭煩我了，而我也就愛你這種厭煩呵。」

更後面一點，我發現這個簡短的詞語：『我所失更甚於未得。』這句話很能代表我的幽懷。因為在我面前的阿蝶依，儘管她是如何的被愛，總有一些令我要稍稍疎冷她的缺點；

而虛無縹渺的阿蝶依，則於我心靈中，簡直化成無瑕的天仙。我飾以她所沒有的德性，而且在構成一個永遠完美的典型式的阿蝶依之後，我就能自擬爲保護她的騎士。當我們訂婚時所感印的飄浮意像和心願，我早在現實生活中遺忘；現時又重新復活起來，而我因此愛慕這個不貞和遠絕的阿蝶依，更甚於以前同我一處而溫柔的阿蝶依了。

一一

將近年終，我得着阿蝶依和傅冷沙結婚的消息。這簡直是一個極難堪的時間；但因這個不幸，從今後再無可挽回的確定，反助我迅速恢復生活的勇氣。

自我父親死後，我大大變更紙廠管理的方式。我少去經管，我有更多的閒暇。這樣就容許我重覓得一些我結婚後疏遠了的少年時舊友，特別是現在已入參議院的安德禮霍夫。我也有幾次晤見那已是騎兵中尉，現在駐防聖日爾曼區，每星期日到巴黎來消遣的白特南。我試再學習一些課程，一些我荒廢了幾年的學術研究。我在巴黎大學文學院和法蘭西

高等學院聽講。我察覺我的頭腦已大大的變更。我很驚訝的看見好些以前曾佔據我精神生活的問題，現在簡直淡漠了。我能真正迫切的牽懷追詢我究係唯心論者或唯物論者嗎？一切哲學對於我都好像不過是幼稚的遊戲了。

我曾向你談我此時除開晤見一些男友外，尚晤見一些女友。我在午後五時離開事務所。我較以前更多往熱鬧場合，在那裏含着悲哀的去體認阿蝶依以前很費力纔能使我去享玩的娛樂。（或者為求能在裏面發現她的紀念吧。）我往日在慕爾斯街認識的許多婦女曉得我孤單了，自由了，就每每邀請我。我常在星期六午後六時到田文詩海崙家裏，因為她是在每星期這一天接待賓客的。由於田文詩麥禮常是耶爾省議員的緣故，就招致一些他同流的客人。除政客之外，還有一些與海崙為友的著作家和實業界鉅子。這又因海崙是大工業家巴士加波賽君女公子的緣故。他間時偕他第二女佛蘭桑於星期六從諾爾曼底省遠來。在這個客廳裏常來的賓客間，都有很親密的友誼。我喜歡坐在一個妙齡少婦旁邊和她作帶點情感色彩的論辯。我內心的傷痕尚使我茹痛，但也有數日間完全不想及阿蝶

依或傅冷沙的時候。間或我聽見別人談及他們，這時阿蝶依是被稱爲寇虜讓夫人了。有些人不知道她從前是我的妻，而且因爲她現在是土龍那裏最出色的美女，凡曾在那裏見過她的，就都愛談一些關於她的故事。田文詩海崙此時總設法停止談話的人，或將我引開，但我則偏執意要聽。

大家不相信他們的家庭進行得很好。葉風蒲蘭馥是常有事要到土龍小住的，我就要求她向我坦白直說她所知道的一切情形。她半吞吐的說：

「這很不容易說清楚；我少有看見他們……我的印象是當他們結婚時，似就各已明白彼此都陷於一種錯誤了。然而她終是愛他……馬思訥，我應要求你原諒我談及這些，但這是你要求我的。確實，她愛他的程度，較他不愛她的程度，還要遠過得多。不過她是矜豪的女子；她不願把真相示人。我在他們那裏吃過一次飯，那種情況是很難堪的……你明白嗎？她非常媚媚的談說許多瑣碎的事情，有時簡直有點癡憨。這是你所欣賞的，而傅冷沙則加以呵叱……他有時真是粗暴極了。我請你確信吧，我簡直爲她覺得心頭難過呢……我們

看見她努力想使他高興，她極願對他作有情趣的談話……自然她的談話不甚高明，而傅冷沙則以一個惱厭輕蔑的口吻回答她說——就是了，阿蝶依就是了……——那時羅柔和我，都爲她淒苦。」

我和一些婦女作輕狂的幽默，作一些無真正必要的業務上的旅行，作一些原來就不想深造的學述研究，就這樣消磨了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四年整個的冬天。我除了預爲留心假如將來失去時，不會爲之苦痛的事而外，再不願作一點認真的事。將近五月，田文詩海崙可以在她花園中宴客了。她爲女客們在草地上擺放一些坐褥，而男客們則坐在草地上。六月的第一個星期六，我在她那裏發現一羣有趣的著述家和政治家，正圍繞着塞利維修道院主教。海崙的小犬在她腳下臥着，而她是異常鄭重的向那主教談：

「主教先生，獸類有沒有靈魂呢？因爲假如沒有的話我就莫名其妙了。爲甚麼呢？試看我的犬兒，他竟能十分傷痛呵……」

「是吧，夫人，爲甚麼要以爲它們沒有靈魂呢……它們還是有一個極小的靈魂。」

「這不像正教的說法，」有個人說，「但這確是一個難於解答的問題呢。」

我那時正同一個美國女郎碧推士霍維爾小姐坐在一起，距他們稍遠點，我們聽着這些談話：

「我呢，」她向我說，「我確定獸類是有靈魂的……並且這個靈魂根本上同我們並沒有區別……我說這話正是剛有的感想。因為今天午後我在博物館消遣。我多麼疼愛那些動物呀，馬思訥。」

「但我也一樣的，」我向她說，「你願不願意有天我們一同去玩嗎？」

「很高興的……我剛同你談的甚麼呢？哦！是的，這個午後我觀賞那些臘胸獸；我很愛它們，因為它們光澤得來就好像一些小塊溼潤的樹膠一樣。它們在水底打轉，每兩分鐘昂起一次它們的小頭來呼吸，而我就非常可憐它們。我自語說——可憐的畜生，好單調枯燥的生活呢。——其次我又想：——但我們呢？我們又做些甚麼？我們還不是整個七天在水底打轉，只有星期六將近午後六時我們纔昂出我們的頭於田文詩海峯這裏；其次星期二在

羅安公爵夫人那裏，馬德蘭萊萊珥那裏，和星期日在馬太爾夫人那裏……——這完全是
一樣的事呢。你不覺得嗎？」

此刻我瞥見蒲列夫司令和他的夫人進來；他們嚴重的臉色，使我驚異。他們以一種不安的神情走着，好像花園中鋪的石子都太脆弱了，怕踏碎一樣。海崙站起來和他們寒暄。我注視着她。因為我愛看她那接待人時活潑懇懇的態度。我常向她說：『你有一個很難停留在生物上面的翩躚粉蝶兒的態度呀。』

蒲列夫夫婦開始向她敘述一個故事，而我見她的面容，登時變為嚴肅。她蹣跚的周圍迴視一週，倏眼瞥見我，立即把她的眼光掉開；他們的集羣，又自行移遠幾步。

『你認識蒲列夫夫婦嗎？』我向碧推士霍維爾說。

『是的，』她向我說，『我在土龍時會到他們那裏去。他們有一個古式的令人流連的屋宇……我愛土龍海濱的碼頭；那裏的波光，和法蘭西舊式的建築……這真是一個很美的混合呵。』

現刻又有些人加入海崙和蒲列夫那邊去。這樣就構成了一個圓圈，而人們的談話更略高一些，我似乎聽見在談我的名字。

「但他們在那裏做甚麼呢？」我向霍維爾小姐說，「我們去看吧。」

我扶她起來，並助她抖落一些黏附她衣上的草片。田文詩海崙看見，就走向我們這裏來。

「我請你原諒，」她向碧推士說，「我要向馬思訥談幾句話……聽呵，」她向我說，「我很悽惶的我是第一個使你知道這件怖人的慘事，但我本不願冒這個險……終久，蒲列夫夫婦剛纔告訴我，你的夫人……阿蝶，今晨在土龍用手槍自殺了。」

「阿蝶依嗎？」我說，……「天呵，爲甚麼呢？」

我這時恍惚看見阿蝶依嬌小的身軀，洞穿一個鮮血淋漓的傷口，同時一句成語就蕩漾在我的心頭：「註定了如煙的薄命，誰能抗造化的威靈……」

「現在尚不知道，」她說，「你不必向任何人告別的吧。當我曉得一點情形時，我

再打電話給你。」

我跟蹤的走近森林。怎樣發生這個事情呢？我那可憐的小女孩，假如她遭逢不幸，爲甚麼不向我呼救呢？我將何等狂喜的跑去救援她；我將帶她回到我這裏；我將竭力的安慰她呀。自從我會見傅冷沙的第一天，我即明白他將是阿蝶依的魔星。我尙很清楚的記得那晚宴會的情形，而我那不善引導孩子，致令陷入傳染病中心的父親的觀念，更強烈的顯現着。那天我深覺非愈速愈妙的把她救出來不可。我終於沒有把她救出來……阿蝶依死了。……一些過路的婦女，帶着不安的神情望着我。或者我自言自語太大聲了嗎？幾多的美麗呵，幾多的嬌媚呵……我看見我自己傍近她的小牀，執着她的手，當她爲我低吟：

「超脫了生之貪着，

超脫了希望和憂怖……」

『這個倦怠了的河流呀，笛客。』她以一個演劇式的哀音向我說。

而我回答她：

「吾愛，不要再這樣，你將使我落淚了。」

阿蝶依死了……自我認識她以來，我就懷有一個迷信的憂懼，太漂亮了……記得有一天在巴格塔爾，一個老花匠向阿蝶依和我說：『最美的玫瑰花，凋零得最快……』阿蝶依死了……我自念假如我能再見她十五分鐘而跟卽和她同死，我都將甘心接受。

我不曉得怎樣走回家，也不曉得怎樣睡去。將近天亮，我纔昏昏入眠；隨卽恍惚夢見我在歌娜姨家裏晚餐。有安德禮霍夫，田文詩海崙，白特南，和我的堂妹蘭麗。我四處尋覓阿蝶依。終久，在一個長時間不寧之後，我發現她躺臥在一張長沙發上。她顏色蒼白，彷彿重病的样子，而我想道：『是呀，她果然慘戚，但她並沒有死。這以爲她死，是一個何等可怕的夢呢！』

二二

我第一個意念就是翌日到土龍去，但我害了八天的瘡疾而且謔語。白特南和安德禮非常盡心的看護我；海崙好幾次給我帶花來。當我恢復我的常態時，我焦切的問她究竟得

着些甚麼消息。她所聽得的傳述，和我自己隨後聽得的其他許多傳述一樣，是彼此互相矛盾的。真相似乎是傅冷沙因習慣一個大大的放浪不羈，很快的就對於他們的婚姻厭倦。阿蝶依被他欺騙；她因被我驕縱之故，就柔婉的在他已不愛她時，向他表示苛責。他原來以為她有才學，她纔不然；至少所用的辭語，是很儉陋的。我自己很明白她的缺點，但那於我並不足重輕。他強迫她的思想行動，要合一種規律，而阿蝶依和傅冷沙，彼此都是好勝的人就抵觸得非常猛烈。

許久以後將近六個月的時間，有個婦女告訴我一些傅冷沙對於阿蝶依的觀念。他曾對她說：『她果然很漂亮，而我確是愛她。但她的前夫把她慣壞了。她簡直是一個極狂愚的虛僑女子。這是唯一使我感覺苦惱的婦女……我力謀減卻我的苦惱……我分析她，考驗她……我猶如將她赤裸的放在桌上觀察一樣，看清了她那些小妄誕的一切機構……我向她表示我已看穿她一切把戲……她還相信她能以種種嬌媚來把我重行迷住……其次她明白她是失敗了……我自然很悵惘如斯的結果，但我並不失悔，我毫無其他辦法可』

想。」

我聽得這段談話，我感覺傅冷沙的可怖；然而有時我又佩服他。他較我剛強，而且或者較我更富於理智。尤其爲我所不及的，是儘管我如他一樣，洞悉阿蝶依的隱微，而我確沒有勇氣把它說出。傅冷沙的臉厚心硬，果比我的軟弱好些嗎？經過長久的反復思維，我還是沒有一點可以失悔的地方。欺壓弱者，使她們走上失望的途徑，是很容易的。現在事變雖過，我仍然繼續相信不管所愛的人怎樣，仍要竭力去撫愛她們的，纔是更偉大而高尚。

加之這些仍不足以清楚的說明阿蝶依自殺的原因。這是確知的，她自殺那天，傅冷沙並不在土龍。白特南以後在大戰時會着一個少年，他在阿蝶依自殺的前晚，曾和她一處晚餐；另外尚有三個少婦，和三個海軍軍官。席間談話非常高興。阿蝶依在飲她的香檳酒時，微笑向她鄰座說：『你須知道，明天正午我要自殺了。』她那晚上始終都很安靜，而這個不相識的少年（他爲白特南描摹那種形狀），尙特別注意她那雪白的，光輝照人的美麗呢。

我病了一月然後到土龍，在那裏住了幾天，把阿蝶依墓上鋪滿了白色的鮮花。有晚在

墳場中，一個婦女走到我面前來，向我說她是寇虜讓夫人的侍女，而且她認識我；因為她會在女主人抽屜裏看見我的像片。於是她向我敘述起初幾週，阿蝶依儘管在公共場所表現很快樂的樣子，但只要在單獨地方，就立刻現出絕望的神情了。這個婦人說：「有時我到夫入房裏去，發見她坐在一把圈椅上，頭靠着她的雙手……她那慘淡容華，似乎在期望死神的降臨呵。」

我同她談很久的時間，而且頗快慰的看出她是很心疼阿蝶依的。

我不能在土龍做些甚麼，因此在七月初我就決定回甘低木，在那裏我試去工作而且讀書。我作一些叢莽中遙遠的散步，而由於疲倦，我就得着睡眠。

我幾於夜夜的繼續夢見阿蝶依。最常夢的是我自覺在一個教堂中，有時在劇院中，揆着我的位置，總是空的。我突然自念：「阿蝶依呢？」於是我各處尋覓。我望見一些膚色蒼白，亂髮蓬鬆的婦女，而其中並沒有一個像她。我矍然醒覺了。

我不再工作，也不再到工廠去。我不想見任何人物。我情願悲傷。每日清晨，我獨自走向

村郊；教堂內傳出大風琴的聲音，如此的輕微，如此的蕩漾，以至於混和在空氣裏，好像喃喃低語一樣。我幻想阿蝶依在我的身旁，穿着她第一次同我在芬蘿琅絲城翁鬱的扁柏林前散步時所穿的淺淡衣裳。我何以把她失去了呢？我冥搜那足以轉移我們深厚愛情，變成如此淒涼悲劇的言語態度。我尋覓不出。這裏園圃中尚有許多她所心愛的玫瑰，正開着花呢。就是這樣在沙登野許多次散步中，有次，是八月中的一個星期六，我聽見金鼓亂鳴，並且地保到處高呼着：『海陸空總動員了。』（註一）

（註一）指歐戰爆發。

第二部

葉莎悲

菲禮蒲，我今晚來到你事務所工作了。一進門後，我很難相信我不能在這裏發見你。你對於我還保存着如此的生動，我的菲禮蒲呀。我看見你坐在這把圍椅上，手中執着一本書，悠然的架着兩腿。我看見你坐在辦公桌前，當你不再聽我的話時，你的眼光他逝。我看見你接待朋友時，無意識的將你的長手指旋轉一支鉛筆，或是一個樹膠。我愛看你那些姿態呢。

從那悽怖的夜到今天已有三月了。你向我說：『我氣緊得很，葉莎悲，我將死了。』我尚聽見這早已消失了的聲音。我會忘去這個情景嗎？我所最怕的，就是想到我的哀思；它自己無疑的會將衰歇。你要知道我是如此的悲悽，正像你以那怖人的真誠向我說：『完了，我現

在永遠失去阿蝶依了，我連她的影像都記不起了。』

我的菲禮蒲，你真是十分愛她呀。我剛纔重讀你在我們結婚前寄來的這篇長長的記載，我不禁羨妬她了。在她至少尚留有這點紀念，而我呢，則萬象皆空。然而我還是一樣，你愛我的。我現有你最初給我的許多信緘；那一九一九年間的信緘，尚在我的面前。是的，你那時很愛我，你幾於愛我過甚了。我迴想起有次曾向你說：『你三百倍的看重我，而我只值得四十倍，菲禮蒲呀，這是多麼可怖呢。當其你察見你的錯誤時，你將以為我只值十個，或半文不值了。』你就是這樣的。你會向我敘述阿蝶依對你說：『你期望於婦女們過多；你把她們擡舉得太高，這是很危險的。』她確有理由，我那可憐的小姑娘呵。

十五天以來，我繼續堅持一個願望，並且這個願望日見強烈。我很想為我自己，把我的愛情，著之竹帛，如像你為我著你的愛情於竹帛一樣。我的菲禮蒲，你不相信我將笨拙地把我們的歷史寫得出來呢？那必須如像你一樣，以一個公平的態度，很大的努力，不使有絲毫的遺漏和減色。我覺得將不很容易呢。一個人總常是傾向於憐惜自己，和描摹自己，如像

心中所意願的那樣。我尤其如此。這就是你責備我之一。你每向我說：『不要自寬呵。』但我有你的信，我有你那珍護非常的紅皮手本，我有這個會開始記載而你要求我擱置的小日記。假如我試來，……我坐在你的坐位，恍覺你的手正懸擱在這爲墨水所污的橡皮椅靠上；陰怖的岑寂，包被我的周圍。假如我試來，……呀。

二

安培街的屋宇；綠帷繞縵的盆花；高盧式的餐室；仰承自來水的盥洗檯；靠背上雕着復活耶穌聖像的硬木椅；鋪列着紅繡的花廳；陳設一些過於金碧的安樂椅。我那曾經十分素淨的純白色的女兒房間，有點舊污了。那個書房，是大宴會日子我躲避生人和我家庭教師一塊兒進餐的房間。莎維葉小姐和我，我們常常直待到夜間十點鐘，然後一個跟役，纔滿頭是汗，疲勞而抱怨的，給我們送一份稠濃的湯來；裏面有一些半溶的冰。我覺得這個人和我一樣，是這個屋裏面唯一卑微而可憐的孩子。

啊！我兒時是何等的悲慘呵！「這是你自以為那樣的，吾愛，」非禮蒲說。否，我決沒有自欺，我真是命薄。未必這是我慈親的過失嗎？我常常怨尤他們。現在被一個更深的苦痛把這種怨尤壓住。我迴望過去，我看出他們的方針，也許沒有甚麼大錯，只是辦法太嚴酷而危險了，以致造成我平生許多淒楚的結果。

我所說的「慈親」是應該說「母親」的；因為父親非常忙碌，見面稀疏，從難問及他的女兒。他長久的遠離，使我心目中對他構成一個偉大的幻象。我看他的意見，好像天然和我母親相反。因為有兩三次，在我母親向他宣布我的劣根性時，他總以一個懷疑派的論調回答說：「你使我想及我的領袖戴爾嘉塞先生；他自己走到歐洲後面，而他說是他把歐洲推到前面去了……你呢，你相信一個人可以把人性鑄造過……然而錯了，親愛的朋友，我們相信我們是扮演者。而實際我們纔僅是觀賞者呢。」我母親對他飛一些斥責的眼色，而對我現出一個不安的神態。她並無惡意，但因她對於想像的危慮，就犧牲了我和她的幸福。「你的母親，」非禮蒲以後向我說，「是為過度的謹慎所苦。」這是很確切的，她認為整個

人生都像一個酷烈的戰爭，必須加以辛勤的磨鍊。她會說：『一個嬌縱的小姑娘，就造成一個不幸的婦女；決不應使一個小孩相信她自己富有，上蒼知道生活是應以節縮爲本的。』而且同樣的，『頌揚一個小女郎，就是對她作一件不良的事。』因此她屢次向我申說，我距漂亮很遠，而且有許多難以令人悅意的缺點。她看得出如此說會使我涕泣，但依她的意見，從那懷地獄之恐怖的人們看來，孩提是人生之基礎；所以不顧如何的痛苦，必須引導我的靈魂與軀體，直到爲婦女們終身裁判的結婚期間，走上一個中庸而穩重的道路。

假如我和她一樣，有強毅的心靈，堅確的自信，和偉大的美麗，或者這個教育，果是很賢良的。但我由於天生的羞怯，就變成呆滯了。自十一歲來，我就躲避人羣的社會，而藏息於閱讀。我特別喜歡帶情感色彩的記載。十五歲時，我崇拜的女英雄，是約安達克，（註一）莎諾歌德；（註二）十八歲時，又是露意絲范麗英。（註三）我讀着女修道的魔難，和約安達克的受刑，就有一個奇特的快感，彷彿我自己也能如她們那樣的堅忍和勇毅。我父親蔑視膽怯，曾於我幼小時，強迫我夜間獨留在花園裏。他同樣要訓練我在病時，不乞求哀憐與安慰；我習於

到牙醫那裏去忍痛拔牙，猶如一個英雄氣概的行爲一樣。

當我父親離阿爾色車站而被任爲駐貝爾格答（註四）公使時，我母親每年總是閉鎖幾個月安培街的寓所，把我送到羅熱我祖父母那裏去住。我在那裏更爲不幸。我不喜歡鄉村，我比較喜歡郊野中的紀念碑，和森林中的教堂。當我重讀我少女時代的日記時，我簡直有乘飛機在一個煩惱沙漠上面展望的印象。我自覺在十五、十六、十七歲間，並未受充分教育，而我的雙親，則誠懇的相信我已受良好教育了，就將我讀書的幸福中絕。第一次少女及笄的跳舞宴，許多婦女們，是留着輕快而輝耀的懷戀，而我則止連繫着一些痛苦和失意的情緒。這是一九一三年，我母親命她的侍女爲我做綵服。我知道這件衣服非常之醜，但我母親素來極不喜華飾。她說：『男子們並不注意服飾的；一個人並不愛悅一個僅是穿着得好的婦女。』在這世界上，我得意的機會殊少。我是一個很笨拙的女子，顯然證明大大的缺乏溫柔；人們評論我冷峻，拙劣，矜持。我之冷峻，是因爲我過的是深閉閨中的生活。我之拙劣，是因爲舉動或言論的自由，常被禁止。我之矜持，是因爲太羞澀，太卑下了，以至於不能很隨適。

的自白，或談吐一些風趣，於是就只好隱庇於莊重裏。在一切舞蹈會中，我之嚴肅而帶點村學究的氣象，就使那些青年，同我疏遠。啊！我幾欲招請那個能解我於這奴隸境域，解我於長年累月。在羅熱那裏不見一個生人，只知以同莎維葉小姐作一小時散步的清晨，來分日夜的幽牢生活呵！我想像此人是如何漂亮，而使我傾心。當阿悲蘭劇院每次演西埃佛里（註五）時，我就哀求莎維葉小姐引我去觀劇；因為由我眼中看來，我簡直是一個瓦客銳（註六）的俘囚，除非遭遇這樣一個英雄，是再無法解救的了。

我當初寄託於宗教的潛伏的熱情，在大戰期中，為我闢了另外一條出路。從一九一四年八月以後，我就要求到前方醫院服務。（因為我已有看護證書。）我父親那時遠離法國，我母親同他一起，不在我的面前，我祖父母為戰爭的熱情所鼓舞，就允許我去。我進入那由沙恩男爵夫人所設立的，在貝爾蒙的野戰醫院。管理醫院的看護長，名叫馬思訥蘭麗；這是一個殊為美麗而且很敏慧很矜豪的女子。她廣即察見我有一個蘊蓄而真實的才能，因此不顧我的幼稚，就把我作為她的助手。

在這裏我深知我足以愉快的度日了。一天，馬思訥蘭麗在我面前，向沙恩夫人說：『葉莎悲是我最優良的看護；她僅有一個缺點，就是太美麗了。』這話使我非常快活。

我們曾調護一個輕傷的步兵少尉。他出院時，要求我容許他給我通信。我知他爲國奮勇所犯的種種危險，就鼓動我以一種不自覺的欽佩聲調答應了他。他愈來愈溫婉，而因此如織的信函，我遂成他的未婚妻。我幾不相信此事。這於我恍如夢幻。但那時人生是很癡狂，而一切進行都很迅速。我的雙親，在我徵求他們意見後，回我信說，塞屋萊約翰，是有良好的身家，而他們贊成我的意見。我自己呢，對於約翰的身世，完全不清楚；止曉得他是快樂而壯健的青年罷了。……我們在凱旋門區一個旅館中，有四天甜蜜清淨的生活。然後我的丈夫回到他的聯隊，而我則回我的醫院。這就是我全部配耦的生活。約翰計算在本年冬天可以重新請得一個休假，但是二月他就在凡爾登戰死了。在這個時期，我相信我確實愛他；當別人給我送來他死後在他懷中發現的居民證，和一幀我的小影時，我真誠痛哭不已。

(註一) Jennie d'Arc, 英法百年戰爭時之法國奇女子統兵擊敗英軍者。

(註一) Charlotte Corday 法大革命時之女俠，刺殺激烈黨首領馬拉特。

(註二) Louise de la Vallier 未詳。

(註四) Felgrade 南斯拉夫之京城。

(註五) Siegfried 德國劇曲家瓦格涅所作古劇西埃佛里爲一熱情之英雄。

(註六) Valkyrie 卽羅燕一帶鄉名。

三

休戰期間，我父親新受任駐北京公使。他約我同去，我拒絕了。我已過甚的習於獨立生活，以至於不能再忍受家庭的束縛。我的收入，也容許我單獨生活。我的雙親，允許我移到他們寓所第二層樓上的一小幢房間裏去，而我就連繫我的生活與馬思訥蘭麗一起。戰後她進入巴士特醫院。她任許多重要職務，而且很容易的仍把我引爲她的助手。

我依戀蘭麗，我佩服她。她的生活，具有一種令我欣羨的沈毅。然而我窺見她這個沈毅，仍是可以傷破的。她願意表示她是絕意結婚，但在她提到她有個遠房兄弟馬思訥菲禮蒲

時所吐露的音調，我相信猜得定她是盼望和他結婚的。

她說：「當其別人同他不甚熟識，從表面上看他時，似乎像一個很冷峻的人物；但實際他纔是幾於令人驚異的，敏銳而多情……戰爭拔去他枯燥的生活，對於他裨益不少。他經營一個紙廠，正如我一樣，很單純的扮演人生之一角……」

「但爲甚麼呢？他還做過其他活動嗎？」

「沒有，不過他讀的書很多，他富於學識……我敢說這真是一個稀有的人物呢……他必會使你高興的。」

我心中於是想着，她在愛他呀。

現刻有許多男子和少年包圍我。大戰後的道德觀念，是頗爲放任的。我寡居，我發現在蘭麗日常晤見的醫士和年青學者中，有些頗使我關懷。但我絲毫沒有失檢的拒絕了他們。我不能相信他們向我表示愛情的話是真的；因爲那個「你不幸竟生得如此之醜」的母親誥辭，就使我非常自憎。不願我當看護時一般人向我述說的一些破惑言語，我對我自己

仍是深深的輕蔑。我想這些人之所以包圍我者，無非圖我的嫁奩；或者是想把我作為幾夜溫順而無所要求的情婦罷了。

蘭麗轉給我一張沙恩夫人的晚餐請柬。她每星期二是常到那裏去的。

我向她說：『這使我厭煩，我怕見許多生人呢。』

『否，你看那裏幾乎常常都是一些高雅的賓客。加之，下星期二我堂兄菲禮蒲會在那裏，假如你討厭熱鬧，我們三人尙可以另成一個小團體。』

『哦！這樣好吧。』我向她說，『我將樂於見他啦。』

這是確實的，蘭麗一誘導起我願認識馬思訥菲禮蒲的心，她就完了。當她向我敘述菲禮蒲婚姻的歷史時，我就憶起曾經遇見過他的妻子，而且感覺她真是漂亮。有人說他現在還愛她，而蘭麗自己，儘管不贊佩她嫂嫂的一切行爲，仍承認要再覓一個比她更完美的面容，是不可能的。『僅是』她說，『我不原諒她的，就是她偏要做對不起菲禮蒲的事；而他呢，則反之，仍對她十分的忠誠。』我詢問許多關於他倆間詳細的情形。我也在大戰時看過一

些非禮蒲給蘭麗的信，而我很愛那種纏綿感傷的情調呵。

沙恩夫人的樓梯，她的衆多的僕從，使我感覺不快。一進客廳，我立刻看見蘭麗靠近爐龕站着，而她旁邊立有一個兩手插在衣包內的高大男子。馬思訥非禮蒲人並不漂亮，但我覺得他有一個和善而可以信賴的神氣。當他被介紹給我時，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當着一個生人而不感羞怯。入席後，我很快慰的察見我是安在他的旁邊。飯後，由於一個不自覺的移動，我們就接近了。

「你高興我們清談一下嗎？」他向我說，「請隨我來，我很熟悉這個屋子。」

他引我入一個中國式客廳裏。我呢，對於這次談話的感想，現尙浮映於我心頭的，就是我們彼此童心的奔放。是的，那夜非禮蒲向我敘述他在林茂森時的生活，而我們很感興趣的，發覺我們的幼年，和我們的家族，是如此的相像呵。甘低木房屋的陳設，正與安培街寓所的陳設一樣。非禮蒲母親，與我母親，不期然有一個相同的論調說：「男子們是不注意裝飾的。」

「是呀，」菲禮蒲說，「這太強烈了，這個鄉紳氣味的遺傳性，是許多法蘭西家庭所同然的呀。而且從某方面看，還是很好的。不過我呢，我再不喜歡了，我已失去這種信仰……」

「我還不是呢。」我微笑向他說……「不說了吧。我告訴你，我平生「不能」去做有些事……例如此刻我儘管獨居，我亦不能去買一些花，或者一些糖果；因為我覺得這樣似乎不莊嚴，而且也沒有甚麼快樂。」

他頗爲驚訝的望着我。

「真的嗎？」他說，「你不能去買一些花嗎？」

「我可以去採辦一些中饋所必需的物品；但單爲玩賞而採買，否，我不能夠呀。」

「不過你愛不愛呢？」

「是的，我還是愛，但總不如如何的關切。」

我相信在他眼光中看出一種不同意，並且悵觸的神氣，而我遂談及其他事情。但這第二段談話，無疑的使菲禮蒲感觸了，因為在他紅皮手本上，我發現下面的記載：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歌娜姨母那裏晚餐，我整晚和蘭麗那個美麗的女友，塞屋萊夫人一起，坐在中國式客廳內的長沙發上。好奇異呀……她纔完全不像阿蝶。依然而……或者很單純的，就因她穿的是一件白色的衣裳吧……溫柔，嬌怯……我好不艱難的引起她的談話。其次她就變為很親信我的說：

「今天早晨發生一件事情，使我……我不能告訴你……終久這太惱人了。一個我勉強認識的婦女，自然說不上好友了，她居然打電話給我開玩笑說：——不要驚惶，葉莎，我今天要到你那裏來中餐呢。——何以一個人要這樣說謊。而拖累他人呢？我覺得這未免有點卑鄙。」

「這需得寬容，許多婦女都過的是這種惆恍無聊的生活呢。」

「她們過這種惆恍無聊的生活，都是故意為之的。她們相信假如她們不使其周圍成一種撲朔迷離的境象，她們自己就會厭煩……其實這並不正確，人生並不是一些小巧的機詐所構成；一個人並不需要常常去侮辱他人……你的觀點不是如此嗎？」

蘭麗此時走到我們旁邊坐下說：

「我可以來攪擾這個親密的談話嗎？」其次因為我們彼此都緘默不語，她遂微笑的走去走開。她的女友凝思一刻，又說：

「終久你不覺得那值得不朽的愛情，是兩性間絕對的信任，可以透過那純潔如水晶的結合裏面，望不見一點瑕疵的嗎？」

這時無疑的，她想到她此話有點傷我，因此她遂臉紅。真的，她此話有點刺我的心。於是她更以一個動人的嬌憨，向我說一些溫存的詞語。其次蘭麗又同毛利思費笠若醫生一路來，談話遂轉到醫學上去。大家作一些專門而有趣的建議。蘭麗很有許多精確的見解。臨別時，她那女友流波的回盼，真好看呵。」

這是真的，我還記得那有點傷乎非禮蒲的話。我還記得那夜回家後，我自覺有點懊悔，因此次晨遂寫了幾行字給他，說我很懊悔昨夜所吐露的不善表示我情意的言語，又說自許久以來，我由蘭麗那裏，間接對他，已發生不少的友誼。我並加說既然他現在是孤單，假如

他願意閒時來看我，我將非常的高興。他回信說：

「夫人，你的信更堅確我由你的容光所生的信仰。你具有使我靈魂非常欣快和安慰的恩惠。在我見你最初的一瞬間，你以一個如此簡捷，如此突發而顯明的同情，來關切我的悲哀和孤獨，以至使我立即發生一個信賴依仰的情緒。我以萬分的感激來接受你所賜與我的友誼。我不相信你想不到這個友誼對於我是有若何的珍貴！」

我束約蘭麗和菲禮蒲在安培街小酌。其次菲禮蒲就邀我們到他家去宴會。我很讚賞他接待我們那間精緻小房間。我特別對於兩幅希士萊（註一）名畫（碧藍色的賽茵河畔的野景，）和那桌子上一些色彩很柔和的鮮花，留有深深的印象。談話是輕快，有趣，而又莊重。這樣，我們已顯然構成一個彼此以相聚為歡的小團體了。

然後這又該蘭麗的輪次來約我們：菲禮蒲和我。那夜他提議請我們去看戲，而我們又有一個和他每週兩次，或三次同去遊散的習慣。我很覺有趣的，看見蘭麗在這些遊散中，切願處處向我表示，菲禮蒲和她行將組織小家庭，而我則是他們的賓客。我接受她這種態度。

但我知道儘管菲禮蒲沒有向我說，而他的心中，則反以單獨和我一起爲樂。有一晚，蘭麗因爲感冒不能出門。我遂單獨同他出去。在晚餐時，他向我敘述他婚姻的初期歷史，（而且是很美滿的一段，）於是我纔明白蘭麗向我所描述的，關於阿蝶依的一切，儘管都是事實，但並不正確。由蘭麗口中所描述的阿蝶依，使我心中想像一個很美麗的女子，然而很不穩重。聽着菲禮蒲的談述，我心中又恍見一個脆弱嬌小的姑娘，她已竭盡她的心和力，以求不負她的丈夫了。這一晚菲禮蒲愈使我歡喜。我心中讚佩他對於一個使他非常痛苦的婦女，尚能保持如此溫馨的懷戀呵。於是我第一次起了這樣一個意念，他或者就是我理想中所期待的英雄吧。

四月之末，他作了一個較遠的旅行。他曾經營養失調，劇烈咳嗽。醫生們勸他到一個溫暖的地方去休養。我接着他從羅馬來的一張風景片：「敬愛的夫人，我在開着的窗前給你寫信；蔚藍的天，一絲雲影兒也沒有。遠望古羅馬大議場，巍峨的立柱，輝耀的凱旋門，在一個金黃色陽光照射下的煙靄中隱現着。一切都是不易信的美妙呵。」其次由當熱來了一張

風景片：『夢幻的旅行。第一次停泊在如灰和紫色珍珠結合爲一的海洋裏。這裏是當熱嗎？它含有康士但丁勞堡、安斯里耶和土龍的風光。這裏正如那整個東方一樣，不甚精潔而高貴。』其次從阿琅來一個電報說：『請星期四午後一時到我家裏晚餐。最親密而敬愛你的馬思訥上。』

這天早晨我在醫院實驗室中見着蘭麗，就向她說：

『我們星期四豈不要到菲禮蒲那裏去晚餐嗎？』

『甚麼？』她說，『他回來了嗎？』

我把電報給她看，她的面容就有一種我尙未見過的很難受的表情。但立即恢復常態。

『啊！是的，』她說……『好！你們單獨聚餐吧，因爲他並沒有約我。』

我十分爲難，稍後我纔從菲禮蒲那裏，知道他旅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把他同蘭麗的親密，從此結束。因爲他們的家庭，已認他們如未婚夫婦，而他對此是極爲不滿的。蘭麗很超脫的，並無一點怨歎；她繼續爲我們的朋友，只是有時覺得頗爲悽苦的朋友。我是由她纔結

識我的菲禮蒲呀。從此以後，她即以非常幽悽的態度，來接受一切足以減削她和菲禮蒲關係的事物。菲禮蒲說：『這是很高尚的。』然而藍橋路上，我卻未免太不相容了。

(註1) Sizley，十九世紀法國畫家。

四

整個夏天，菲禮蒲和我，我們大多時間都在一起。他忙於他的事務，但每天總要抽出幾小時的空閒；並且除每月一次外，也不再到甘低木去了。幾乎每天早晨他都要給我電話，而只要午後天晴，我們就要約同作一次散步，或在晚間吃一次館子，上一次劇院，菲禮蒲對於婦女，簡直是一個知心的良友。他似乎在猜測我心中的一切意思，以便能立刻使我滿足。我接得一些花，一本我們剛讀過的書，一些在我們散步中某次他曾經讚賞過的物件。我特別要聲明是他讚賞的原因，就是菲禮蒲的好尚，和我大不相同，而他是完全服從於這種好尚的。其中有一個我亟欲察透，而沒有辦到的神祕。當我們一起在飯館裏，假如另有婦女進來，

他總愛對於她們的服裝，對於她們豔異的色彩，對於她們流露的性格，加以批評。我頗為憂怖的注意到他的觀念，幾乎常與我認為很自然的相反。我以習慣的方式，去搜索一些「菲禮蒲思想，」「菲禮蒲觀念」的規律。我沒有發現。我仍努力嘗試。我向他說：

「這很美的，不是嗎？」

「甚麼！」菲禮蒲以一種鄙夷的態度說，「這個紫栗色的衣服嗎？啊！否，那簡直不好看！」我承認他有理由，但我究竟不明白爲甚麼。

如是關於書籍和戲劇，也幾於是同樣的情形。在我們起初幾次談話中，我察覺他顯然有點惱意；因爲我懇切的堅持巴特因（註一）是一個偉大的戲劇作家或者羅斯坦（註二）是一個大詩人。他說：『總之，是的，這都使我幼年時感覺興趣而且歎賞，實際也還不錯；但決不能稱爲偉大。』我覺得他的不公；但我不取辯護我的意見，因爲我怕把他觸犯了。他給我看的書，（如史湯達、蒲魯士、梅里蒙（註三）諸家的作品，）起初使我厭倦，但我賡即變成喜歡它們，因爲我已察出它們何以使他愛好的原因了。再沒有較明白菲禮蒲選書的標準爲

更容易的；他是那一起在書中尋覓與其身世相彷彿的讀者之一呵。我常在他所有書中的邊幅上，發現許多附記，一些我很難辨認的附記，幫助我由作者的思想，去追跡他的思想。我極關切一切足以使我發現他性格的事物。

尤其使我驚訝的，就是他在同樣費力的改造我；一方面創造我所沒有的，一方面卻又減削我所原有的。無疑的我有許多缺點，但無絲毫的虛榮心。我自認愚魯而不美麗。我不息的自問他看重我的是在那一點？很顯然的，他是喜歡見我，而且想使我喜歡。我又沒有對他炫耀。爲尊重蘭麗的利益，當初阻止我即使一個和菲禮蒲親近的意像，都沒有發生過。因此這確是他選擇我的。但究爲甚麼呢？他以一個較我更優美而豐富的靈魂依戀着我，正如一件衣服之附於衣架一樣，令我有一個同時愉快而又不安的情緒。在我曾經敘述過的日記中，他寫着：『她完全不像阿蝶依，然而……或者很單純的，就因她穿的是一件白色的衣裳吧……』我必無一樣像阿蝶依，但總有些和她相關聯的，神祕而飄忽的印象。並且這些印象，在我們生活中所發生的影響，尙不微渺呵。

有人說愛情是盲目的，這句話簡直錯誤。實際是愛情不理會一些儘管看得很明白的缺陋或弱點，只要他以爲在對方發現了一種對他更爲緊要而且常是不分明的東西。菲禮蒲在他深心裏，未始不知道我是一個柔巽，羞怯，而且不甚漂亮的女子。但他需要我常在他的面前；他期望我能隨時擺脫一切去伴他。我既非他的妻子，又非他的情婦，而他卻似乎切要一個對他非常嚴格的忠貞。我猶如大戰以來的習慣一樣，有幾次和其他的男友一同出遊。我以此告他，我見他非常的痛苦，以至於我只好從此打消這個行動。現刻他每晨九時，就要從事務所打電話給我；如我已到醫院，（或因電機發生故障，或因他到事務所較遲，）我晚上就會看見他生氣，以至於我只好放棄醫院的職務，以便他可以隨時確必覓得着我。這樣，漸漸的他就把我的生活併入他生活中了。

他慣於在中餐後到安培街來看我；如天氣良好，我們就一同出去。我甚熟悉巴黎，遂喜歡向他指示一些老旅館，老教堂，和美術館。他對我過於精確的博聞強記，感覺興趣。「你」他微笑說，「你曉得法蘭西任何國王御宇的日期，和一切大著作家電話的號數。」這些散

步是他所最快意的。我現在知道甚麼是他喜歡的了；一些點綴着藤花的蒼灰色古老宮牆，由聖路易島中樓窗遙望賽茵河畔的風景，一個隱蔽在教堂後面的小花園等。清晨，我每每單獨出去偵察一個確能於午後引他人勝的境地。有時我們也到音樂會去。對於音樂，我們的欣賞，幾乎完全一致。這個原因，是我音樂的興趣，並非來於冷酷的教育，而乃是我天生熱情的感應。

這樣我們過着一個親暱的生活，而且從某方面看來，幾於是同居的生活。然而菲禮蒲從未向我談他愛我，同時也並未向我談他不愛我，因此我們的友誼，是毫無嫌忌的地方。一天，我們彼此作清晨散步時，不期在一個森林中相遇。他向我說：

「我看見你有這樣一個快樂，好像我重新發現一些青春期印象一樣。十六歲時，我如此在林茂森街上，尋覓一個名叫鄧蘭絲愛璧麗的青年婦女。」

「你愛她嗎？」

「是的，而我又厭煩她，猶如你將要厭煩我一樣；假如我自己不審量我所能得幸福的

程度。」

「但何以呢？」我向他說，「你不相信愛情是交互的嗎？」

「即使愛情是交互的，然而也太可怕了。某天有一個婦女曾向我說一句我覺得是如此確切的話：——一個進行得很好的戀愛，就是彼此有情的戀愛，是多磨難多艱苦的。至於一個進行得不好的戀愛，就簡直是活地獄了……——這是真的呵。」

我沒有答覆；我決定由他引導，而且隨他的意願。幾天以後我們一同到阿悲蘭劇院去看我最欣賞的「西埃佛里」劇曲。這於我是一個最大的快樂，就是傍着一個已爲我英雄的旁邊聽戲呵。在演「森林之歎息」時，我不覺將我手攔在菲禮蒲手上；他迴首以一種驚喜驚訝的神情看我。在歸途中，又輪到他攬住我一隻手送到他脣邊一吻，並繼續緊緊握着。當車子到門口停着時，他向我說：「晚安，我的卿卿。」我以一個微帶震顫的快活聲調回答說：「晚安，我偉大的愛友。」次晨我接着信封他命人送來的，夜間寫就的信。「葉莎，這是一個緊湊而迫切的情緒，這不僅是一個普通的友誼……」於是向他描述一些他幼

年浪漫的情事；他告訴我他曾上以女王徽號的婦女，其次敘及他的亞梅柔，並且是如何縈繞他的心。

「那使我十分讚揚的標準婦女常是同樣的。她必須嬌柔、薄命、癡憨而又聰明。試看像蘭麗那樣的強毅，就與之決不相符。然而在我遇着阿蝶依的一瞬間，我立即覺得她就是我所常常期待的意像了。你以為何如呢？你含有一點這個等於我生命一樣寶貴的神祕性質。我假如沒有這個性質的涵育刺激，就情願死去。不論是愛情或是友誼，字語的意義有甚麼關係呢？這是一個深邃的衷曲，一個偉大的希望，一個宏鉅的溫柔。吾愛，我渴欲你的櫻脣，和你的鴛頸，我的手指，要撫摩你頭上光潔的青絲，甚至於那綰在你青絲上的小梳子呢。

「菲禮蒲。」

晚上我和他一起出去。那時的辰光，頗適宜於去聽俄國音樂，而我們遂出現於高勿廳中。到那裏，我微笑向他說：「晚安……我接着你的信了。」他神氣冷靜的答覆說：「哦，是的。」於是遂談到其他事情。但在歸途車中，我遂把他羨望很久的脣和頸交付給他了。

次一個星期日，我們去遊楓丹薄露森林。他向我說：『你是瓦涅派（註四）音樂的嗜好者，因此我就樂於向你指識一個接近巴彼若的地方；那裏使我正確的憶起登瓦哈訥山的路。一些疊砌在萬松間的成堆石塊，上升幾於到天。同時荒莽，偉大，而又很整齊。總之，那完全是「天界的黃昏。」我知道你不喜歡觀賞風景。但你應喜歡這個地方，這個富於詩情和劇意的地方呵。』

我穿一件很單純的白色衣服，使我自己完全成一個瓦克銳地方的鄉婦裝束。菲禮蒲對此甚為讚美。他自來不管我如何努力裝飾，很少稱讚我的衣服；他幾乎常是無言的，表現一個批評的態度。這天我見他很喜歡看我，我心裏暢快，覺得楓丹薄露森林，就好像有如他所描述的地方那樣美一樣。在許多滿覆苔蘚的大石塊間，蜿蜒着一個崎嶇的小道。為超越這些亂石，菲禮蒲有好幾次先扶我臂，其次用雙手抱我，以助我跳。我們躺息草間。我的頭倚靠他的肩。周圍松樹，密密的圍繞我們；就好像構成一個垂直而陰暗的井，在上面井欄邊，則界限一小幅青天。

(註一) Baraile 十九世紀法國詩人兼劇作家，於大戰後去世。

(註二) Rostand 十九世紀法國劇作家。

(註三) Stendhal, Proust, Merimée 均法國十九世紀小說家。

(註四) Wagner 十九世紀德國歌劇大家。

五

我心中自念，究竟菲禮蒲將使我為他的妻嗎？抑或為他的情婦呢？然而即在這樣不確定當中，我都很快樂。菲禮蒲將是我命運的主宰，這個問題必須由他單獨解決。我只安心靜待着好了。

有時一個更精確的指示，似乎隱約的流露於言辭中。菲禮蒲說：『我必須引你去遊賞伯呂日，這是一個很精雅的地方……而且我們還沒有共同作一次最短期旅行呢。』這個要同他一起旅行的意念使我神往；我柔婉的一笑。但以後他又不談走的話了。

七月天氣如火一樣的炙熱。我們的朋友，全都散往別處過假期；我獨不想離開巴黎，因

爲如此將與菲禮蒲遠別。一晚，他引我到聖日爾曼森林去晚餐。我們在草地上閒坐很久，巴黎展開在我們足下。夜幕的海洋，反射着天上閃閃的星光；一些情侶，在陰暗中歡笑；一些歌聲，在林箐中悠揚。在我們旁邊草裏，有個蟋蟀在那裏低吟，好像在撫慰我們一樣。在歸途車中，他向我談及他的家庭，並且反復的說：「當你以後到甘低木時……當你認識我母親時，……」就只有「結婚」這個名詞，沒有出口罷了。

次晨他往甘低木去，在那裏消停了十五天。在這個期間，他寫了許多信給我；並給我寄來一封長長的記載，而這就是他和阿蝶依的歷史。這個記載，使我很感興趣，而且驚奇。我在其中發現一個從未夢想到的，急躁而嫉妬的菲禮蒲；在某種環境裏，還現出一個厚顏的菲禮蒲。我明白他是想把他的真相顯示給我，以免將來因意外的誤會，而發生種種的不幸。但這個描寫，並不足使我駭懼。他之嫉妬，於我有甚麼關係呢？我又沒有欺騙他的意思。他有時去同一些年青女郎嬉玩，對於我又有何關係呢？我已準備一切的容許。

由他的一切行爲和擬議，現在已可察出他是決心和我結婚。我很快活；然而有一個輕

微的不安，稍抑我幸福的情緒：就是在他聽我談話，或看我動作時，每每現出一些惹惱的神態；而這個神態，似乎日益顯露，而且頻繁。好幾次晚間，正是美滿同心開始的時光，我看見他會突然對於我的一語，變爲沈鬱而且悵惘。我於是沈默，冥搜我剛纔所說的全部辭語。我覺得似都無失檢的地方。我追求何以觸犯他的緣故，我終於尋不出來。非禮蒲的反感，於我是神祕而且意外的呀。

「非禮蒲，你知道你應當做的是甚麼否？告訴我一切你所不滿於我的。我知道這其間必有一些不適合……我猜錯了嗎？」

「否，」他說，「不過僅是一些極微小的事情罷了。」

「我極願知道這些，以便試去改正。」

「好，」他說，「下次我到別處去時，再寫出給你。」

這個月終，他往甘低木去住兩天；我接着他寄來一封下面的信：

甘低木，沙登野（高維野恩洲）。

我所喜歡於你的：

我所不喜歡於你的：

你的全部。

沒有。

是的，剛纔我所寫的，從大體說來，是真的，但並不完全精確。或者將同樣情形，分寫於兩方，還要更正確一些。因為其中有些細微部分，由於是屬你生活中的斷片，遂引起我的愛好；然而假如那是孤立的，屬於他人的，也就是我所不愛的了。所以我再試寫下去：

我所喜歡於你的：

我所不喜歡於你的：

你的黑而流動的眸子，你的長長的睫毛，你頸部和肩部豐滿的曲線，你的身體，

尤其是一種勇敢與柔弱的混淆，一種膽大與羞怯的複合，一種幽嫺和熱情的交互。在你的生活中，有時頗流露一些英氣；不過確顯然不是出於志願，而我也就喜歡這種錯綜呵。

你的年青小姑娘的一面。

你的出遊的服裝。

你的板滯以至於稍顯笨拙的姿態，你那像小姑娘，犯過畏怯的神情。

尤其是拒絕去認識和接受一個任乎自然的人生，而具一個英國婦女們習尚的矜持態度，和一種惹人快不快，多愁善感的樣子。……

你的指摘他人弱點的苛虐。

你的已成婦人的一面。

你的黃色舊式的衣服，你那些帽子上的裝飾；（綠色的鳥羽，）你那鑲赭色花邊的衣服，一切都太壅腫了，把裝束變成醜惡。

你的玲瓏精細的心靈，你的
誠樸，你的整飭，你的書籍和割記
本的保存有序。

你的才學。

你的謙下。

你的偷窺，你的過於瑣屑和
小心。

你的缺乏嬌憨。

你的缺乏矜豪。

我可以繼續很長的在左邊一行寫下去。一切我寫在右邊的都不確
實。至少應這樣加寫一句：

我所喜歡於你的：

卽是一切我所不喜歡於你的。

因爲一切都構成你的一部，而我又並不祝望你有所變更；否則爲
這些最低微的小事，就會失去你的真我。好，再說，……但我現在必
須稍辦一下公；因爲赫其德廠要求我爲它造一種作新印刷品用的特別
紙，而一個工頭正來問我關於原料的配合成分。要使我中止你向我預
約的一封信，我心裏好不快呵！只好再寫一句在表上吧：

我所喜歡於你的：

卽是只要一想起你，就會使
我陷入於一個長久慾情的沈醉當
中呀。

商福（註一）曾敘述一段故事說：——一位夫人向某騎士說：『我
所喜歡於你的，……』『啊！我的夫人！』他中斷她的話說，『假如你知
道何以喜歡我的緣故，我就完了。……』——

我所喜歡於你的，葉沙悲呀。（註二）……

非禮謫。

這封信同樣使我入於深思。我在記憶中重現一些菲禮蒲批評的目光。許久以來，我就察及他是斤斤計較，入於細微。他不獨計較我的言語，而且計較我的衣服，我的帽子，以至一切我的裝飾。這樣就使我悲傷，而且幾至於失措。我此刻殊爲驚訝的，認出我自己尙帶一些我母親思想的色彩，和她天性對於奢華的蔑視。我發現菲禮蒲，我的英雄的心，反繫念於這些裝飾上面，殊覺詫異。我明白他與我不同，但他長久在如此渺小的事物上縈迴，頗使我發生惱意。不過他既是這樣，而我又是要他喜歡的，那我只好仍勉力做到如他所期望罷了。我並沒有十分成功。尤其使我不安的，是我還不甚清楚究竟他果真憎厭的是甚麼。我的儉嗇嗎？我的缺乏嬌憨嗎？是的，這誠然確切，我自己都感覺過於拘謹束縛。我心裏自念：『這真希奇！在我幼年時，我算是一個狂放的小姑娘，反抗着謹嚴的禮教；而現在菲禮蒲從別方面來看我，似乎我的精神，還保存着好些我自以爲絕對沒有的遺傳的痕跡呢。』我把他的信讀了又讀，我不能自己的辯護說：『你那像小姑娘犯過畏怯的神情……但是，菲禮蒲，我怎麼不會有這樣一個像被叱責孩子的神情呢？』我是由一個你幾難想像的嚴酷教育所養成。我

除了莎維葉小姐，或者我母親伴着，是不許出閨門一步的……而你那阿蝶依、菲禮蒲呀，在她幼年時，已和另外一種放任她自由的父母過活了……而你也因之感受着深深苦痛的呀……我那惹厭的，容易感傷的性質嗎？就因為周圍接近我的人，都太寡情了……我要求一個溫馨撫慰的氣息，而我的家庭並不與我……我的謙下嗎？我的缺乏矜豪嗎……我如何能够確信我自己呢？在我全部童年時期中，大家都說我是平庸，而且缺點太多……『菲禮蒲回來那天，我很想向他追述這個熱烈的辯護，但他向我笑，並表現得如此溫柔，遂使我立刻忘去他的來信。我們的婚期已定，而我乃十分快樂。

我父母都回來參與婚禮。菲禮蒲並不使他們不喜歡；而他呢，則喜歡我父親蘊藉的諧趣，並且向我說，我母親的極度端嚴，很有馬思訥家族的氣息。我的家庭見我們未作新婚旅行而驚異。我本盼望旅行；和菲禮蒲去遊觀意大利或希臘，於我應是一個絕大的快樂。但我覺得他並無此想，而我也就不一定要去，我心裏明白他發生的悵觸。然而我父母對於此一般人認為『美滿幸福之保證』的旅行，看得很重要。在結婚那天，我母親警告我將來配耦

關係的可慮。她說：「不要向你的丈夫過於表示傾愛，否則你就將完了。」我以自主而且稍帶冷峭的聲音回答說：「請不必擔心，我自己會保障我的幸福。」

(註一) Chamfort, 十八世紀法倫理學家。

(註二) 意即一種神祕而不分明的愛感，能知道何以喜歡的緣故，即可以不喜歡了。

六

我們共同生活最初三個月的光陰，對於我是長留着極和諧而溫馨的記憶。和非禮蒲一起美滿生活的快樂；悠徐愛情的吟味；彼此身軀的融合；他的恩情，他溫存的細膩，非禮蒲，吾愛，傍着你呵，一切這些都使我沈醉了，很容易的把光陰度過。我爲渴想把你記憶中一切悲哀的懷想取開，而給你無限的快樂，遂坐在你的足下，偎倚着你的雙手，我自覺回復到如何的青春。我遭蒙凌虐的兒時，我大戰時的苦辛，我寡居的愁煩，現在通通忘去了；生活是如此的美善呵。

我們在那個我很愛好的甘低木，度我們最初三月的光陰。我自來盼望認識這個莊墅，這個菲禮蒲曾於其間生長的莊墅。我以一個綿綿不絕，同時蕩漾着春心和母愛的神思，緬懷着當日的情形。我的姑示我一些像片，一些學校雜記，一些尚保存着的制服釦子；我感覺她是重理智而多學識。我們有許多相同的風尚，和對於一個已完全不像她先前所教養的菲禮蒲，而發生的同樣輕微的憂懼。

她認為阿蝶依貽與他一個很深切而又不良的影響。

「在他初次結婚以前，」她說，「你再不會見着菲禮蒲的煩躁和易感。他的心靈堅定而平靜。他關切他的學業，他的工作，同他那以忠於職務為一切之先的父親一樣。自從受他妻子影響以後，菲禮蒲就大大的變更了。……啊！幸尚不過是他的表面，他的天性仍保存着原來的面目。但就是這樣，假如起初你有點感覺苦惱，我是並不以為奇的。」

我引她談及阿蝶。她尚沒有原諒她使菲禮蒲陷入於不幸的行動。

「但是，媽媽，」我向她說，「他愛她極了，他現在還思念她；因此她總給與他有些甚麼

值得如此繫戀的地方吧……」

「我個人深信，」她說，「他同你相處，將必更有無限的快樂。而因此我是應感激你的，我的小葉，莎，悲呀。」

在我們幾次談話中，由第三者聽來，簡直是很奇異的。因為這是我在她面前，爲這個菲禮蒲所創造，而轉述於我的神祕阿蝶，依作辯護呵。

「你很使我驚訝，」我的姑向我說，「誠然，你以爲你較我更熟悉她的平生，而且不願談駁她……否，我告訴你，我本人對於那個可憐的孩子，也只有憫惜的情緒。但終久應說真話，而我向你所說的，正與我所見的完全吻合。」

熱戀的光陰，是如飛的過去；我的生命，似乎從結婚日起，從新開始一樣。菲禮蒲在清晨要到工廠以前，爲我選擇幾種讀物。其中有些，特別是哲學書，使我絲毫不感興趣；但因其有關愛情，我於是以求幸福的心，好好的讀着。我在一個小本上，抄記那些菲禮蒲在邊緣上用鉛筆劃了一線的語句。

到十一點鐘，我就往花園裏去。我最喜歡陪伴我的姑，到那個爲紀念她丈夫，而建築於俯瞰山谷的斜坡上的城堡式花園中去。這是一羣清潔整齊的房舍。菲禮蒲認爲俗陋，然而確尙舒適。馬思訥夫人在這個村落中央，建造許多密集在一處的學校；她向我指示她的家事學校，養病所，育兒所等，令我深感興趣。我輔助她料理。我大戰時的經驗，貽我以不少的益處；並且我尙有好組織和秩序的天性呵。

我有同樣極大的愉快，和菲禮蒲一起到工廠去。經過幾天，我即熟悉他的日常工作；也使我感覺興趣。我喜歡在他那間充滿一切顏色紙堆的事務室中，和他對面坐着，閱讀一些報紙經理和發行家的來信，審聽一些工人的報告。間或，當其一切用人出去時，我就坐在菲禮蒲的膝上。他一面抱住我，一面以一種不安的心情，向門口瞬視。我很快慰的，看出他有一個對我身體幾於常續性的需要；只要我一接近他，他總要由肩頭，或腰間把我抱住。我覺得他完全表現一個情郎的態度，而我呢，也新發現一個自來不知的，很細膩的慾感，而這個慾感，現時就煊染滿我的全生活。

我在這個稍感荒涼的林茂森中，沈浸於菲禮蒲的恩愛裏，甚覺安樂。只有一個地方，就是花園裏的那個觀象臺我不敢去遊玩。我知道他起初曾同鄧蘭絲愛璧麗，其次和阿蝶依，在那裏留戀過。我開始感觸一個奇異而因襲的嫉妬心。有時我想知道他們愛好的情形，我以一個幾近酷烈的醋意詰問菲禮蒲。但這些脾氣的動蕩是很輕微的。我唯一的不安，是察見菲禮蒲並不完全與我感着同樣的快樂。他愛我，我是毫不懷疑的；但他並不像我一樣，對於這個新的生活，發出沈醉的欣賞。

「菲禮蒲，」我有時向他說，「我要歡呼我的幸福了。」

「你真是年輕呢，我的天！」他這樣回答我。

七

十一月初，我們回轉巴黎。我向菲禮蒲說，我盼望保留我住在我父母那裏的寓所。

「在那裏有許多的便利；我們不付房租，又有許多的傢具，對於我們已很夠了。而我父

母除每年有幾星期回巴黎小住外，其餘時間，都不來攪擾我們。縱然他們以後回法國，要長住安培街，那時我們纔另覓住所，也並不爲遲。」

菲禮蒲拒絕了。

「葉莎，你有時是很奇特的。我不能在這個屋子裏面過活。那是多麼醜陋，陳設得多麼拙劣；在天花板和四周牆壁上，刷一些不勻淨的灰粉。你的父母又決不容許你把它另外改變過。否，老實告訴你，這將是一個大大的錯誤……我在那裏會不高興的……」

「即使和我一起都這樣嗎？菲禮蒲……你不覺得生活最重要的是人而不是物嗎？」

「是的，自然，一個人可以常常這樣說，而且也似乎正確……但假如你真要再爲這些表面的虛情所蒙蔽時，我們就完了……假如你仍要向我說——即使和我一起……——的話，我不得不答覆你——否，吾愛——但這僅是違心之語；我知道我自己在這個屋子裏是不快活的。」

我退讓了，於是遂欲搬走那些我父母已經給我的傢具，到菲禮蒲所覓得的新屋裏去。

「我可憐的葉莎悲呀，菲禮蒲向我說，『爲甚麼定要保留你的傢具呢？……或者一些浴室裏的白漆小椅，一張廚房用的傢具；假如你願意，尙可以再選幾個衣櫥。其餘物件，均令人望而生厭呵。』」

我心裏淒然了。我很曉得一切這些傢具，並不如何之好；但我已見慣它們，而它們也並不使我討厭。反之，我在它們中間，就感覺自在；尤其覺得另外去買傢具，是一種狂愚。我曉得我母親歸來時，必將嚴厲的責備我，而我的深心，又自然會承認她的理由。

「然則你對於這些傢具又將如何處置呢？菲禮蒲。」

「將它們賣去呀，吾愛。」

「你曉得我們一定賣不起價的；只要一個人想脫離一些物件時，任何人都會向他說，那簡直不值一文。」

「那當然的。但它們確也沒甚價值呢。像這個餐廳裏陳設的做亨利二世的用具，……這殊令人驚異，葉莎悲你竟會繫戀於這些討厭，而同時又不是你自己選擇的東西呢。」

「唯，我或者錯了，菲禮蒲，依你的意思辦吧。」

像這種關於一些最微屑事情的小小出入，是常常發生的，而結果總是我報之以一笑。但在菲禮蒲的紅皮手本上，我發現下面的一段：

「天呵，我很曉得一切這些，都無關緊要。葉莎悲其他的行止，都十分完滿；她的退讓……她的想使傍着她生活的一切人們快樂的心情，她在甘低木改變了我母親的生活興趣……或者這正因她自己沒有積極的習尚，所以似乎時刻都在忙於揣摩我的習尚，並竭力求其滿足。我不能向她表示一種意願，而晚間沒有見她帶着一包我所願望的東西回來。她之嬌縱我，就如一個人之嬌縱小孩，如我之嬌縱阿蝶依一樣，但我則感覺悲哀，感覺煩惱。愈多的溫順，愈使我和她疏遠。我責備我自己，我煎迫我自己，而我終於惘然。我應當需要……甚麼呢？這將來會到怎樣地步呢？我相信必然要蹈以前我的故轍。我擬在葉莎悲身上實現我的亞梅柔，我的女王，而在某種情形下，也同時成我的阿蝶依，因為阿蝶依現刻在我的懷想裏是和亞梅柔複合而不可分的。然而葉莎悲纔不是這類典型的婦女。我授與她一

個她所不能扮演的任務，這中間嚴重的問題，就是我已知這些情形，我要勉強如她的本態去愛她，而她又竭力求愛的，我因之感覺苦痛了。

但這是甚麼緣故呢？天哪，這究竟爲甚麼呢？我享有如此稀罕的豔福，一個如此深鉅的愛情；我度我的生活，如像浪漫的仙境。我希望戀愛成功，但成功後我又索然寡味了。我很愛葉莎。我假傍着她感受一種溫柔；但同時又感受一種無形的厭倦。現在我纔明白我已往是如何的疲擾阿蝶。厭倦之所以未侵犯葉莎，正如它以前之沒有侵犯我一樣；因爲它從不到那僅滿足現狀，不再向前追求，並亦無理由去追求充實生命，和使每時每刻都要有意義的我們愛人平凡的心中……昨夜，葉莎和我在圖書室中閱書消遣。我沒有看書的心情，我希望出外看一些新奇人物的活動；而葉莎則很快慰的，間時從她的書上，擡起星眼向我微笑。」

啊，菲禮蒲呀，親愛而沈默的菲禮蒲呀，你爲甚麼不告訴我呢？我已知道你悄悄寫的是甚麼了，否，你向我談及這些，並不使我難過。反之，你或者糾正了我；或者假如我們把心中一

切衷懷都說了時，我們必能更密切的吻合。我知道我是粗率的，當我向你說：『和你在車子裏，窺伺你坐在桌間的目光，聽你在房門上的剝啄聲，這些光陰對於我都是一刻千金呵。……』真的，那時我沒有別的意念，我只有一个固定的思想，就是世界上只有我們兩人，把你望着聽着，我的宇宙已充滿了。我自己更沒有絲毫去看陌生人物的意願，我怕見那些陌生人物；但假如我知道你對於這些是有如此熱烈的需要呵，或者我的態度又將改變。

八

菲禮蒲要我認識他的朋友，而使我驚訝的，是他的朋友竟有如此之多。我不曉得甚麼原因，總希望一個更爲清冷，更爲幽僻的生活。每個星期六，他都要到田文詩夫人家裏去度那午後的光陰，這位夫人，似乎是他所最親密的，並因此同時喜歡她的妹妹，安圖茵鏗斯萊夫人。她的客廳很令人欣賞；不過我在其中殊覺有點駭然。不管我的觀感如何，我總隨侍着我的菲禮蒲。我見他有點惱我時刻都和他在同一人羣裏，然而我卻不能自禁去隨着他。

一切婦女均以大大的温情接待我。我仍不和她們連繫。她們彼此間有一個絕大的放浪不羈和親密，這同時使我驚訝而又憎厭。尤其是發現她們和菲禮蒲也這樣的親熱呵。在他與她們之間，有一種我於我家庭中尚沒有見過的狎熟。菲禮蒲在鏗斯萊佛蘭桑一人在巴黎時，就同她一道出去；或者同一個海員的妻子，葉風蒲蘭馥，或者同一個能做詩而且有點嫉視我，名叫諦琅士森格斯特的年輕婦女一同出去。這些遊散似乎無其他不正的行爲。他和她們去看一些繪畫展覽會；或晚間去看一場電影；又或星期日午後去聽一個音樂會。起先他時常約我和她們一起去，我也偶爾同去。但這於我並沒有甚麼愉快；而菲禮蒲在這些日子，則特別顯出一種以前我們彼此初相會時，異常興奮的快樂。他這種神情，使我難受。尤其我見他和如此紛歧的婦女殷勤，使我苦痛。我覺得這樣一個難於遏抑的飛絮式的心情，原非不可容許；雖然無疑的，這深可憂怖，對於我們配耦間的關係，會發生危險，但這種容許，至少與我的愛情，是有同樣的偉大。不過我心裏苦痛的是看見我的英雄，竟很深厚的馳繫於一些也許可愛，然而我覺得都十分平庸的女性呵。有一天我大膽的問他：

「親愛的菲禮蒲，我想明白你的心理。你去看那個小葉風蒲蘭馥，有甚麼快慰呢？她又不是你的情婦，你向我如此說，而我也相信你。然則她於你又有甚麼好處呢？你覺得她有學識嗎？我呢，她較任何人還使我討厭。」

「葉風嗎？！她纔不是討厭的女子。我們須使她談敘她所有的知識。她是海員的女，又是海員的妻；她極熟悉船舶和海洋。去年春天，我在南方曾和他們兩夫婦同住一些日子。我們一起游泳而且操舟；那是多麼有趣……其次，她性情和藹，又長得極停勻，她令人喜歡見她；你還想明白甚麼嗎？」

「對於你嗎？還多呢……吾愛，你要知道我覺得你是應和最出色，最有才德的婦女作朋友的，而我纔看見你只繫戀於一些渺小的，雖然美麗，但很平庸的女性呀。」

「像你那樣的不公和嚴酷呵！例如海崙和佛蘭桑，就是兩位極出色的婦女。加之，這些人都是我多年的老友。在大戰以前，我曾患重病，海崙十分賢惠的來看護我，或者簡直是救了我……你真希奇呢。葉莎悲！你想怎樣？未必要我和一切的人都絕交，來單獨和你同處嗎？」

然而這樣，只要兩天，我就會厭倦得要死……而你也將有同感呢。」

「啊！否，我決不。我呢，正準備把我自己關閉在一個牢獄裏，和你一起度我的一生。就只是你不願過這種日子罷了。」

「但你也決不能，我可憐而癡迷的葉莎悲呀。你所以那樣希望，是因為你沒有經歷過這種生活；假如我引你這樣生活，你就要厭怕了。」

「試試吧，吾愛，你就會看出的。請你聽我，聖誕節快來了，我願我們一同去旅行一次，僅僅我們兩人，這樣將使我有許多快樂。你曉得我還沒有作過蜜月旅行呢。」

「很好，願意極了。你想旅行那裏呢？」

「啊！我嗎，隨便那裏都可以，祇須同你一路就好了。」

那時是很適宜於賞雪景，因此我們大家同意到山上去消遣幾天，而我遂立寫一信到聖莫里芝（註一）那裏去定房間。

這個旅行的意念很使我快活，但菲禮蒲則反入於沈鬱了。

「可笑而又可悲的情緒呵！」他在劄記中寫着說，「我而今察出在戀愛的喜劇中，兩性間相關的情景是不多的。我們輪流扮演着受愛較深，和受愛較淺的一面。一切口頭的說白雖然變更，而內容則完全一樣。現在已輪到我來看見我自己在外面消磨一個整天的回家後，就要被強迫詳細解釋時時刻刻在外間所做的是甚麼了。葉莎悲固然竭力在求生疑妬，但我則很明白她於探察我時，我的稍形遲訥，就會使她難過。可憐的葉莎悲！我憐憫她，然而無法解救她。想及她那真實的無知，想及她那時時刻刻空費思維，以致變成異樣的情景，不能不令我憶起阿蝶了。我以前纔並不使阿蝶依如此關切我，惜哉！但假如我這樣希望，也不能夠，因為她根本就不關切甚麼呀！

葉莎悲和我，我們愈在一起，就愈發現我們的習尚，是有幾多的差殊。每每晚間，我向她提議出遊，去嘗試一家新的飯館，或到電影院和音樂會，她總以一個愁煩的樣子接受着，以至使我冷了那一晚的興趣。

「既然你無心去，那我們就不去吧，我們仍留在家裏。」

「假如這於你是一樣呢，」她以舒暢的神氣說，「是的，我喜歡留在家裏。」

當我們同一些朋友出去時，我妻子的缺乏興致，使我心冷。她那樣子似乎是我怎樣勉強她一樣。

「這殊奇異呢，」我向她說，「你簡直不能有一小時的樂趣。」

「我覺得一切都沒有甚麼意思，」她說，「當我有很好的書在我桌上，或者一些屋子裏的工作尙未完結時，我就有失去時光的印象。但假如這使你愉快呢，我還是十分準備着出去的。」

「否，」我以稍帶惱恨的聲音說，「這樣已經使我沒有甚麼興致了。」

幾日以後，我又發現這個記錄：

「夏天晚上，天知道好不艱難，我算是辦到把葉莎悲引到南野市集去遊玩。一些雜耍場中的大風琴，正奏着黑人音樂的調子，同時還聽着一些射擊的裂聲，彩輪的轉動聲；而空氣中則浮散着一種炙熱的油煙氣味。一大堆羣衆，遲緩的，推推擠擠的，把我們挾持在中間。」

我不曉得爲甚麼很快樂。我喜歡這些嘈雜，這種狂蕩；我似乎在這裏發覺一種模糊而強烈的詩意。我想：「這些男子女人，都是很迅速的，乘着光陰的車輪，向死亡的路上移動；而他們纔悠然的，消磨他們的時間於拿一個環去擲套瓶口的遊戲；或欣賞木槌一擊，黑人出現的滑稽劇。而無疑的，其實他們有理由。對於這個期待着一切含生的無常拿破崙黎塞留（註二）等，並不比較這些微瑣的女人和小兵，爲更善於消遣他們的人生呵。」

我已忘懷了那尙牽引着我手臂的葉莎悲，突然間她向我說：

「我們歸去吧，親愛的，這個地方使我疲困極了。」

我叫來一輛汽車，而當我們慢慢衝開一堆敵意的羣衆時，我想：「要是和着阿蝶依在這樣一個夜晚，是何等的癡狂和快活呢！她必有她光輝射人的顧盼；她必要戲玩一切彩標，而以得一金邊小玻璃爲樂。可憐的阿蝶依！她多麼欣賞人生，而她的人生，又如此短促！至其他的人物，如像葉莎悲，則和我一樣，儘繼續着一個單調而自己又並不希望的生活。」

葉莎悲似乎猜透我的思想，就執着我的手。

「你身體不爽快嗎？」我問她，「你自來極難疲困的呀。」

「啊否，」她說，「但我憎厭這樣一個市集，所以我就較他處疲乏得快了。」

「這使你憎厭嗎？葉莎悲，好掃興呵，因為這正是我極心愛的場合呢。」

於時突然的，並且無疑的，一個接近我們雜耍場中的風琴，正奏着大戰前一種流行的調子。一些許久以前阿蝶依和我在這同一市集散步時，所告訴我的歌詞。又重複敲動我的記憶。那時是她責備我憎厭這個情景的。然則我竟變化得如此劇烈嗎？如像一個被建築者裝潢者拋棄了的屋宇，被新主人購買時，尚保存着原主人所賦與的氣息和樣式。這樣完全為阿蝶依所濡染的我，從此在我生活中，已顯出一個非純然是我本來的天性了。我真正的習尚，我馬思訥家謹慎的精神，可以說是和我現在所感覺的葉莎悲的性情，更為相近。但很奇怪，那夜我竟會責斥她這種會為我之天性，而另外一人為我拂去的，莊重而不嗜娛樂的態度呵。」

(註) Saint-Moritz 瑞士山地名。

九

我們往山裏去的期間近了。行前一個星期，在田文詩海崙家裏，菲禮蒲遇見他在摩洛哥相識的魏意野夫婦。我想搜尋一個名詞來形容魏意野夫人，而始終覓不出恰當的詞語。無疑的，她是驕矜，然而也是得意；是的，得意這個名詞，或者更爲相近。在一堆亮晶晶雲鬢之下，有一個秀麗端整的面龐，令人想着這是一個富於血色的，美的生物。我們一進客廳，她就春風滿面的走向我們這邊來。

『馬思訥先生和我，』她向我說，『我們曾經一塊兒到阿特拉斯（註二）作過壯美的遊歷。……你記得起賽德（註二）嗎？馬思訥先生，……賽德呵，』她再加說一句，（向着我）『我們的嚮導，還是一個眼珠亮晶晶的小阿拉伯人呢。』

『這是一個詩人，』菲禮蒲說，『當我們把他帶入我們車裏時，他還唱着羅蜜（註三）』

的曲調，來歌詠魏意野夫人的美麗啦。」

「你今年不引你的太太到摩洛哥去一次嗎？」她說。

「否，」菲禮蒲說，「我們僅準備一個短短的旅行，我們將往山上去。你無心去嗎？」

「你是不是認真說的？因為你恰說着我們的心事。我丈夫和我，正想到一個冰雪地方去過聖誕日和新年。你們往那裏去呢？」

「往聖莫里芝去，」菲禮蒲說。

我生氣了；我給他許多暗示，他都沒有看見。我最終只好站起來說：

「我們現在必須走了，菲禮蒲。」

「我們嗎？」他說，「爲甚麼呢？」

「我和經理人約定此時在家晤談。」

「星期六嗎？」

「是的，我想這個時間於你較爲適宜。」

他以驚訝的眼光望着我，但不回答一句話就立起來。

『假如你喜歡這個旅行呢？』他向魏意野夫人說，『打電話告訴我。我們等你的回音。這將很有趣的，兩個家庭，去同作這樣的旅行。』

當我們走出門時，他很粗暴的向我說：

『爲甚麼如此可惡的在星期六午後六時約人談話呢？好奇怪的理想！你曉得這是海崙請客的一天，而我又是在她那裏多坐一會的。』

『但我並沒有對那個約會過，菲禮蒲，我只想我走開呵。』

『這又是一個甚麼啞謎！』他出神的說，『你的身體不好嗎？』

『倒不是的，我祇不願這對魏意野夫婦，加入我們的旅行。我不明白你，菲禮蒲呀，你曉得我對於休假的快樂，是要單獨同你消受的，而你纔偏要約一些僅僅相識的人，僅在摩洛哥會過一次的人同去呀。』

『好偏激的話！好新奇的葉莎悲！但你錯了，魏意野夫婦，纔不是我僅僅認識的人。我會

經和他們同遊十五天。我曾經在他們馬洛克（註四）花園裏，度過好幾次美麗的黃昏。你再也懸想不到這個屋宇的完美；這些荷池，這些噴水管，這些方形扁柏園，以及羣花的芬芳。魏意野蘇蘭若有一個很高雅的風格。她是如此的善於布置；房中很簡單的陳設一些摩洛哥式小沙發，和一些廣厚的地毯。否，實在的，我和魏意野夫婦的交誼，較之每冬在宴會席上見兩三次面的巴黎友人，還要親密些呢。」

「好吧！菲禮蒲，也許這完全是我的錯誤；但請你任我自己安排我的旅行。那是你答應我的，就應該完全屬之於我。」

菲禮蒲微笑的把他的手放在我手上說：

「很好，太太，隨便你安排你的旅行吧。」

第二天，中飯過後，我們正同進咖啡，魏意野夫人給菲禮蒲來電話了。我由那些答話中，識出她已告訴她的丈夫，而他很贊成這個擬議，因此兩人要和我們一起到瑞士。我察見菲禮蒲並不主張同去，遂使魏意野夫婦沮喪。但他最末一句話卻是：「好吧，那麼我們將很快

慰的在那裏遇見你們。」

他掛起聽筒望望我，有點爲難的樣子。

「你是親自見證的，」他說，「我已盡我的力量推謝了。」

「是的，但是怎樣他們要來嗎？啊！菲禮蒲，這真太不識相了！」

「但是依你又該怎樣呢？吾愛，我無論如何不能食言呵。」

「不是的，但你可以另外設一個措辭，說我們要到別處去呀。」

「他們是要到那個地方來的。加之，你不要儘想到一邊去了，你將見他們是多麼可親，

而你自會樂與他們同伴。」

「然則請聽，菲禮蒲呀，你應該做一件事；就是你單獨和她們去吧。至於我，已經沒有興致去了。」

「你真狂誕！他們會莫名其妙呢。而且這樣，我就覺得你未免太不賢淑了。我呢，原來本無心要去，要離開巴黎，這是你向我要求的；我爲使你快樂纔答應你，而你現在竟想任我孤

單的出行了。」

『並不孤單……和着你那最親愛的朋友呀！』

『葉莎悲，我已爲這種滑稽的情景所疲困了。』菲禮蒲以一種我自來尙未在他態度裏見過的粗暴聲音說……『我並沒有做過對不起你的事。這並不是我去請魏意野夫婦的，這是他們自己要來。加之，我於他們毫無容心；我又從沒有向蘇蘭若談過愛……我簡直聽够了。』他繼續的含糊自語，並在餐室裏踱着方步……『我感覺你竟是如此的猜妬，如此的不寧，以致我再不敢作一種姿態，說一句話……再沒有比這樣更減削人生意趣的了，我確切告訴你……』

『那減削人生意趣的，』我向他說，『就是把各人自己的私情，拿去和任何人分享！』我聽我自己衝口而出的話，都有點失驚。我自己覺得太譏刺，太敵意了。我行將把此世界上唯一與我有密切關係的人激惱，而我纔不能自禁。

『可憐的葉莎悲呀！菲禮蒲不覺歎息着。』

我由他的自述，已很熟悉他過去的生活，而他現在生活於他的迴想中，或者尙較他的現實爲甚。我見他這句話的詞意是：『可憐的葉莎悲呀，你也輪到我的故轍來了……』

那夜我輾轉不能入眠。我深深自責。我究有甚麼真的苦痛呢？確然的，在我丈夫和魏意野蘇蘭若之間，決不會有甚麼親暱的事，因爲他們好久以來都沒有見面了。因此我實沒有絲毫正當疑妬的理由。或者這種遇合，真的將能構成一個愉快的環境。菲禮蒲單獨和我到聖莫里芝去，他能有良好的興致嗎？他會不愉快的回轉巴黎，並會作一個是我勉強他做的無聊而清冷的旅行之表示呢。如和魏意野夫婦去，他必將興味盎然，並且他的歡娛情緒，必還能傾注少許於他那尙有印象的妻子身上吧。然而我是淒然了。

(註一) Atlas 非洲東北部之最高山。

(註二) Said 埃及海港。

(註三) Roumis 波斯詩人，時代不詳。

(註四) Marakesh 摩洛哥首府。

一〇

我們原定的日期，是應該在魏意野夫婦之前一天走的，但我們的行期延宕，而我們遂四人同搭火車。

在車上，清晨，菲禮蒲絕早的起來；而且當我從車室裏走出時，我發見他正立在過道裏，和蘇蘭若談天，而她也早已梳洗停當了。我一望他們那種幸福的神氣，就不免有點傷觸。我走近說：『夫人，早安。』魏意野蘇蘭若轉身過來，我不禁自問：『她是否像阿蝶依呢？』否，她不像阿蝶依。她情悍得多；她的態度很少孩子氣，很少天真爛漫的樣子。蘇蘭若是一個精確計算生活，支配生活的婦女。她向我微笑答禮，我心裏稍覺舒服。接着她的丈夫也出來了。火車在兩高山間奔馳；一個清溪沿着軌道間流動；這個風景，使我感覺虛幻而且蒼涼。魏意野約翰向我談一些無聊的事情；我知道，（因為人人都如此說）他是很有智計的。雖然不僅他一人，在摩洛哥獲着成功，而他卻成爲一個大實業家。菲禮蒲曾向我說：『他是燐鹽製造者，又是

港口和鑛山的老板。』不過我此時的心，是正聚精會神聽取菲禮蒲和蘇蘭若的談話；而火車軋軋的聲音，又與我打斷了一半。我聽着，（蘇蘭若的聲音，）『然則依照你的意見，甚麼纔能動人呢？』（菲禮蒲的聲音，）『……這很複雜……容貌是一個條件，還有身材……但最要的是天真……』（我聽落了一個字，其次又是蘇蘭若的聲音，）『還有風尚，癖性，冒險的精神……你不覺得嗎？』

『這是如此的，』菲禮蒲說，『這是一個微妙的複合；一個婦女必須同時能夠莊嚴，而又有孩子氣……這是很難的呢……』

又一次火車的聲音，把他續後的話與我隔去了。我們前面的山，已一重重的高起來，一些砍伐的光裸的木材，堆積在山間小屋的旁邊。我想我這次旅行中八日的光陰，未必都如此痛苦的過去嗎？魏意野約翰，以下面一句話來結束他的長篇講演說：

『你將察見無論甚麼活動，都是很偉大的。』

他笑了；無疑的，他向我說明了一個很精巧的計畫。但我沒有其他感想，就只有『一個

銅臭僮夫』的意念。

「很偉大的，」我順口回答他，而我廣即見他似乎察覺我之呆板恍惚。這於我有甚麼關係呢？我開始憎惡他了。

我追憶這個旅行，好像有患一次狂熱病的苦痛。這個加足馬力的小火車，漸漸升入一個銀光的宇宙裏。它有時被蒸氣的白霧包圍着，在雪地上運動。它依着一個奇妙的，彎環轉折的路線，使那些戴着一叢蒼松的純白峯巒，迴繞着我們。其次，一個斷崖出現在路旁；大家朝下一望，就可以看見一線蜿蜒的來路。蘇蘭若以一個孩提的天真，欣賞着這些景色，並不息的促起菲禮蒲對於一些細微風物的注意。

「快看，馬思訥先生，這段高原上覆有雪的松林好美呵……它們支持如許的重量都不屈撓一點，令人想見這些樹木的力量……又是……啊！這個……看那個輝耀在孤峯上的旅館，好像一顆鑲嵌在白寶石上面的金剛鑽一樣呵……這些雪上襯出的顏色……看，這決不是白色，而是雪青，水紅……啊！馬思訥，馬思訥！我多麼歡喜這些景色呀！」

一切這些，本未雜有甚麼卑鄙情意。並且平心的說，她談話的態度，確也有相當的嫵媚。但她卻惹惱我了。我驚訝的是菲禮蒲說他超乎一切的喜歡天真，乃竟能傾聽這個無聊而故意的獨語。「她或者快活，」我心裏想，「但終久在三十三歲的年齡了，（也許還是三十五歲，……她頸部起了皺紋。）總不能仍像一個小孩子那樣的天真爛漫呀……而且我們都顯然看見雪的青色和紅色，……又何須乎說呢。」我覺得魏意野約翰正和我有同樣的感想；因為一陣陣的，他以一個不屑而且稍帶倦意的聲調說：「是——呀，」來點斷他妻子的語句。當他說這個「是——呀」時，就使我對他稍表一刻的同情。

我不明白魏意野夫婦間的關係是怎樣的。他們相互表示大大的慇懃；她以一種非常親熱的柔情對他，時而喊他「約哥，」時而又喊他「約乖，」更且無故的間時擁抱他，和他接吻。然而只要同他們相處幾小時，就任何人都會很明白，他們不是愛侶。而魏意野亦毫無醋意；他簡直以一個最高的忍讓，預先容許了他妻子的浪漫。他為甚麼而活着呢？為另外一個婦女嗎？為着他的遺產，他的船舶，和他摩洛哥的田地嗎？我並沒有揣想這個原因，而他也

不配使我如是關切的定要去猜度這個原因。我鄙夷他竟能如此的大度。我想：「他和我一樣，決不會想來此地吧。假如他稍有氣概，我們二人將已不在這裏。」非禮蒲買了一份瑞士報，試想用法國幣來折合各種證券的市價；而且他相信這樣會使魏意野感覺興趣，就向他談述一些證券價格的情形。魏意野則漫不經心的，停止着這些墨西哥或希臘工廠的古怪名詞，正如一個著名作家，對於一個諂諛者在他面前稱頌他作品時所表示的倦態一樣。他掉轉頭來問我讀過高寧斯麥康（註一）沒有？小火車尚在柔和白色的形態中間繼續轉動着。

爲甚麼聖莫里芝在我的記憶中，簡直像彌瑟（註二）的笑劇一樣，表面映現着虛浮的快樂，而骨子裏卻潛伏着很深沈的悲哀呢？夜間，車子到了站口。在一個新鮮而乾燥的嚴寒空氣裏，我望見許多映在雪上的燈光；許多裝貨物的重載車；許多拖曳着裝滿鈴蘭花和各色糖果小車的騾子。其次，到旅館裏，又另有一種奇妙而柔適的暖氣；有許多穿着夜禮服閑坐在大廳裏的英國人。而在我們寬宏和暖的房間內，終久，我的幸福降臨了，有幾分鐘，單是

我和我的丈夫一起。

「菲禮蒲，請抱吻我，我們必須紀念這個房間……啊！我是如何願意單獨和你在這裏進晚餐……而你纔忙不迭的整衣出去，重覓這些人，談天，談天……」

「但是他們都很溫文呢……」

「很溫文……除非是不看見他們！」

「你好挖苦！你在旅途中間，還沒有察見蘇蘭若的愉悅嗎？」

「說吧，菲禮蒲，你戀愛她了呵。」

「絕沒有的事，爲甚麼呢？」

「因爲，假如你沒有戀愛她，你就不能耐心聽她十分鐘的話……究竟她說些甚麼？你能爲我在她今晨的談吐中，尋出一點意義來嗎？」

「當然可以……她對於天然風光，有一個絕大的欣賞。她以很美的言辭，談述雪景松林……你不覺得嗎？」

『是的，她一陣陣的敘述一些直觀的印象。但我還是可以說的；一切婦女假如她們自己愛談，都能够說的……這是婦女們思想自然流露的樣式……我和蘇蘭若鉅大的區分，就是我過分的尊敬你，以致不敢向你述說我幼稚的頭腦中所想到的罷了。』

『我最親愛的膩友呵，』菲禮蒲以一種嘲諷的柔聲向我說，『我決不懷疑你可以發明一些很美妙情事的能力，同時也不懷疑那阻止你告訴我的謙遜呢。』

『不要譏嘲我了，吾愛……我是很鄭重的……假如你不是有點為這個年輕婦女所惑時，你將見她的言辭，是不連貫的，從這件事就突然跳到那件事……這不確實嗎？說真話呵。』

『完全不確實，』菲禮蒲回答說。

(註一) Koentj-smark, 瑞典小說，高寧斯多康爲一軍官，鍾情於一女郎，後被暗殺。

(註二) Mureat, 十九世紀法詩人。

這次山中的旅寓，在我追懷當中，顯然是一個很慘酷的刑罰。當動身時，我原知道我天然對於一切身體的運動，是很笨拙的。但我想到菲禮蒲和我，不熟練的一對，來相助學習，必多趣味。第一個早晨，我發現魏意野蘇蘭若，對於這些野外的遊戲，纔是一個最矯捷的能手。菲禮蒲較她稍次一點，也還勝任愉快。從這天起，我就見他們很快活的一起溜冰，而我則被一個溜冰教師扶持着，異常艱苦的溜動。

晚餐後，菲禮蒲和蘇蘭若在旅館大廳裏，移攏他們椅子，絮絮叨叨的談一個整晚。而我呢，又不得不去聆受魏意野約翰，關於理財的意見。這是六十佛郎換一里耳（註一）的講座。我記得他說：

「你要曉得這距一里耳的真價還遠。你應當向你丈夫說，至少投他資產的一部於外國證券中，因為你明白……」

有時，他也向我談到他的情婦；舉出她們的名字說：

「有人向你談我和柔麗莎碧亞那個女優有關係嗎？這不是真的……否……我曾非常愛她，但現在已決絕了……現在我是和羅泰銳夫人相好……你認識她嗎？這是一個美人，而且非常溫柔呢……一個像我這樣不斷在事業中奮鬥的人，是需要在婦女隊裏求得一個十分恬靜的柔情，幾近於家畜一樣溫馴的柔情呢……」

我呢，則多方設法接近菲禮蒲，並試把兩兩的交談，擴成一個普遍的談話。但當我加入談話時，立刻在蘇蘭若和我之間，就顯出各人差別的人生觀，無可調和的對立。蘇蘭若的主張是「新奇。」她以這個名詞，稱呼對於不意事變，和危險的追求。她宣稱怖厭一切精神和物質的「滿足。」

「我很高興我是一個婦人。」某晚上她對我說，「因為一個婦人較之一個男子，有特別多的機緣在她面前。」

「怎樣？」我向她說，「一個男子有他的經歷；他能够活動呀。」

「一個男子只有「一個」經歷，」蘇蘭若向我說：「至於一個婦女，則可以分享她所喜歡一切男子的生活。一個軍官，爲她攜來戰爭的生活；一個海員，攜來海洋的生活；一個外交家，則貽與她一個縱橫詭譎的生活；一個著作家，則貽與她創作的一切快樂……她可以有十種生活的情態，而不感每日生活的枯寂。」

「但這是何等駭人的理想！我向她說：『這就是說她要愛十種不同的男子呀。』」

「然而只要這十個人都是才學之士，又是多麼迷離的妙境呢。」她說這句話時，對於「妙境」二字特別加重。

「請你注意，」菲禮蒲說，「男子們還是可以如此的。男子們繼續交許多女友，可以爲他們帶來各種不同的生活。」

「是的，也許，」蘇蘭若說，「但婦女們是很少純粹屬於某種生活形態的，她們貽與不了甚麼。」

有一天，她的論辯，由其發語的聲調，使我受絕大的刺激。她正談一個人逃避平凡家庭

生活所能感受的幸福，我遂接着說：

「但何必定要逃避呢？假如一個人原是快活的？」

「因為幸福決不是靜止的，」蘇蘭若說，「幸福就存於一個繼續的不安裏。」

「對極了。」魏意野說。他也說這句話，很使我驚訝。

於是菲禮蒲為求取悅蘇蘭若，重提一次這個詭異的論調。

「啊！是的，」他說，「……要逃避……這是多麼微妙的理想。」

「你嗎？」蘇蘭若說，「你可以說是那真想逃避的最末一個人吧。」

這句話簡直使我對她大多其心。

蘇蘭若極喜歡這樣排撥對方的自負心。只要菲禮蒲有愛我的神情，向我談一句輕柔的話，她就要譏諷他。但最多的時間，菲禮蒲和她，簡直有一個未婚夫婦的神氣呀。每晨，蘇蘭若穿一件顏色極鮮豔的襯衣下樓來，菲禮蒲總要喃喃自語說：「好愛打扮呵。」將近我們旅寓終了時，他已和她十分親暱了。尤其使我心裏難過的，是他們相互間的談吐，狎熟而輕柔；

或是他替她披大衣的樣子，簡直等於是在撫摩她。加之，她曉得爲他所愛，遂愈施展她的魅力。她簡直是一個狐狸精，我更不能尋出別種字眼來形容她了。當她穿着晚裝下樓時，我相信看着一些閃電似的浪紋，沿着她赤裸的背脊（註二）波動。我們回房間後，我不禁非故意苛刻的問他：

「喔，菲禮蒲，你愛她嗎？」

「誰呀？吾愛。」

「自然是蘇蘭若呀。」

「啊！絕沒有的事！」

「然而你的神情完全是這樣的呢。」

「我嗎？」菲禮蒲說，實際他心中沈醉了。「但是怎樣的呢？」

我向他長久說明我的觀察，他很開心的聽着我。我察出只要是關於蘇蘭若菲禮蒲就會時常都傾聽我。

「無論如何，這確是一個希奇的配耦；」我們將走之前夜，我向菲禮蒲說：「他向我聲言，他每年要在摩洛哥住六個月，而他的妻，則僅兩年去一次，並且每次只住三個月。因此她有好幾季，完全一人住在巴黎。至於我呢，假如你必須到印度支那，或者加薩德（註三）去住，我都要處處跟着你，就像一個小犬一樣……我使你憎厭得很利害，不是嗎？菲禮蒲，究竟她纔是有道理的。」

「這就是說她選了一個不使她丈夫厭煩的最好方法。」

「這是對葉莎悲的教訓嗎？」

「你真多疑。否，並不給那個的教訓，這只是一個事實的認定。魏意野鍾愛他的妻呢。」

……

「這是她向你說的嗎？菲禮蒲……」

「總之，他是讚許她的。」

「而且還不防閑她呀。」

「爲甚麼你要想他防閑她呢？」菲禮蒲微噴的說，「我從沒有聽說她有甚麼壞的行李。」

「哦！菲禮蒲，三星期前我尙不認識她，而我現在據諸傳聞，已可以在她舊情人中，至少舉出三個名字來了。」

「一般人對於婦女總愛這樣誣謗的。」菲禮蒲喃喃自語地把兩肩聳聳。

我覺得我陷入一種很褊狹，甚至近於卑劣的情緒。這於我完全是一種新情緒。其次由於我本性的寬和，我重恢復我原有的態度。我努力對蘇蘭若客氣，並決心同魏意野散步，使她可以單獨和菲禮蒲在溜冰場遊戲。我祇殷勤期望這個旅寓早早的終結，而我不敢輕言歸去。

(註一) Livre sterling, 卽英金鎊, 平時比率爲二十五佛郎餘, 戰後佛郎猛跌, 曾至一金鎊換二百餘佛郎。

(註二) 意謂其故作婀娜閃爍之態。

(註三) Kamchatka, 法東方殖民地名。

一一一

我們回巴黎後，菲禮蒲發見他的經理病了，因此不得不較平常多一些工作。他每每不回家用中餐。我私念他或者乘此去會魏意野蘇蘭若，而我又不敢向他詢問。星期六在田文詩家裏，當蘇蘭若一到，菲禮蒲立即全神集注於她，把她引到一個小角隅，就不再離開她。這可以算是一個安全的徵候。因為假如他在一星期中能够隨時私自會她，或者在星期六他反要佯為疏避呢。我不禁和其他婦女談她。我並未談她一句壞話，但卻要聽她的壞話。她過的簡直是一種異常妖豔的生活。有晚上，坐在我旁邊的田文詩麥里常，看見魏意野約翰進來時，低聲向我說：『怪哪！他還沒有走嗎？我以為他的妻子，已經把他打發到阿特拉斯去了呀！』幾乎人人提到魏意野的名字，都要加一句：『可憐的孩子！』

田文詩海崙，算是蘇蘭若的好友；我特別和她談蘇蘭若很久。她為她寫了一幅同時相當美豔而又不端重的小照。

「超乎一切的，」她向我說：「蘇蘭若是一個具許多強烈本能的漂亮生物。她曾熱烈地愛過魏意野，在他很窮的時候，祇爲着他的漂亮而嫁他；這是很有勇氣的。因爲她是文熱伯爵的小姐，她家庭是庇加地的豪族，門閥很高；她又生得十分嬌豔，本可以覓一門高貴的夫家，而她竟情願和魏意野到摩洛哥。他們起初在那裏簡直過的是一種墾民生活，很艱苦的生活。當魏意野害病時，她更不得不自己持籌握算，支付工人薪資。你須得注意她有文熱爵府矜貴的性格，而她又不能不受這種生活的磨折；然而她卻以遊戲出之。從這點意義上說，她實在有令人不可及的高雅風度。僅僅她有兩個大大的壞處，或者假如你願意如此說，有兩個大大的弱點：她是異常風流，而她又處處好勝。例如她說：（不是向男子說，而是向婦女說，）假如她要支配某男子，她總是常能支配的。而且這是真的，她傾倒了很多方面的男子。」

「然則她不是有很多的情人嗎？」我問。

「你曉得這類事情是很難確定的。譬如有人說，某男子和某女郎彼此晤面的時間多，

因此他們就是情人嗎？誰知道呢？……我剛纔說：「她支配他們」的意義，是說她掌握他們的靈魂，而他們都依附着她；她自己覺得可以左右他們，使他們顛倒，你明白嗎？」

「你覺得她有才學嗎？」

「在婦女裏面，算是很有才學的了。……是的，……究竟沒有那一樣對於她是奇特的。自然她所關切的事題，是完全依她所愛的男子爲定。在她鍾情於她的丈夫時，她對於經濟和殖民問題的言談，是很精采的；在和賴蒙伯熱要好時，她又對於藝術極感興趣了。她有許多的癖好。她摩洛哥的房屋，是一個最新穎的布置，而楓丹薄露的房屋，則又異常古樸。……這是一個受情感支配較理智爲多的女子。然而歸結攏來說，當她頭腦冷靜時，還是有很可欽佩的判斷力。」

「依你說，海崙，究竟她那點能使人傾倒呢？」

「那特別是她女性充分的發揚。」

「你所稱的「女性」，是怎樣解釋的呢？」

「就是一種德性與缺點的複合；一種柔媚，當她愛那個人時無限的慇懃……在那個時間……消釋了一切的疑猜……因為蘇蘭若想征服一個人的心時，她總超乎一切的感情，超乎她最親暱的女友。這並不是她的惡意，這是她的本能。」

「我呢，就要稱這個爲惡意。你也可以照樣說一個老虎吃人不是惡意，因爲這還是本能呵。」

「對的，」海崙說，「一個老虎並無惡意；終久，它總不是有心爲惡……這也是很正確的，如你剛纔所說，蘇蘭若恰是一隻胭脂虎呢。」

「然而她卻有一個極柔和的神氣。」

「你覺得嗎？啊！否！她神態裏閃爍着嚴肅的光輝，這是她美點之一呢。」
其他婦女的批評，就沒有這樣寬恕。田文詩老太太，海崙的姑，則向我說：

「否，我再不喜歡她，你那位嬌小的女友魏意野夫人呵……她致我一個姪子於非常的不幸。這是一個很可愛的孩子，在大戰時被殺；雖然不是爲她而死，依你所說，但確是因她

而死……他第一次受重傷調回巴黎休養，這是很公道的……她奪取他的心，使他顛倒；即突然拋棄了他，去另覓新歡……這個可憐的亞爾芒，就情願重到戰場，遂很慘烈的在一個飛機的失事中死去……我嗎，再不接待她了。」

我並不想把這些毀謗轉告菲禮蒲，然而我每每最終仍說給他聽。他很安靜的聽着。

「是的，這很可能，」他向我說，「她也許有好些戀人，然而這是她的自由，與我們無關呢。」

其次，又談幾句話之後，他變為興奮了。

「總之，」他說，「假如她現在會欺弄她的丈夫，我一定要特別的驚訝，因為她的生活，是如此透明，毫無掩飾。一個人幾於能够整天叫應她的電話，可見她難得出門。並且假如要去會她，她又常常都是空閑的；而一個有愛人的婦女，就會有極多時間，是神祕不測的了。」

「但你如何知道的呢？菲禮蒲，你叫過她的電話嗎？你去會過她嗎？」

「是的，我偶爾如此。」

過了好些日子以後，我同時獲得他們曾在一起長談，而這個長談，又是很純潔的證據。這是一天早晨，菲禮蒲出街後，來了一封沒有他主見我不能答覆的信，因此我就叫電話到他的事務所。恰好我遇着蘇蘭若正和他說電話；我聽得出她和菲禮蒲的聲音。我本應將聽筒掛上，但我沒有這個毅力，我遂竊聽了一些時間。這個聲調是快活的，我感覺菲禮蒲十分風趣而靈敏；這是我久已沒有聽到，並且幾於忘卻的了。我自己喜悅以前蘭麗向我描述，和戰後廣即認識的莊嚴而沈鬱的菲禮蒲；但我也認識此刻向蘇蘭若談述一些輕爽可愛的事情。如此殊異的菲禮蒲。我所聽見的話，尚令人心安。他們相互報告兩日來所作的事，所看的書，菲禮蒲略述我們前夜一起看的一本書，蘇蘭若就問：

「葉莎悲喜不喜歡這本書呢？」

「是，」菲禮蒲說，「我相信她還喜歡……你好嗎？你星期六在田文詩家裏的面容不

甚正呢。我不願看你有這樣的臉色呵。」

因此，從上星期六以來，他們是沒有見過面的，而今天是星期三了。突然我覺得慚愧，遂將聽筒掛上。「我怎能這樣做呢？」我自念，「這和私拆人信是一樣的不道德呵。」我不能明白那想竊聽的葉莎悲的心理。十五分鐘後，我又打電話給菲禮蒲。

「請你原諒我，」我向他說，「我剛纔已打電話給你想和你談的；我聽見蘇蘭若正和你說話，所以就中止了。」

「是的，」他毫無窘意的說，「她剛纔同我談過電話。」

整個這一段談話，於我是十分的清楚，因此使我心裏安靜一時。其次我重新在菲禮蒲生活中，發現了受蘇蘭若影響的顯明徵候。他現在每週有兩三晚上，要單獨出去。我沒有問他去的地方，但我知道有人遇見他和她一路。她在婦女隊中，樹了很多的仇敵；這些人認我爲一個自然的同盟，就試來接近我。那些良善的（我意思是說能體貼他人的婦女），則對我有種無聲的憫恤；不對我的不幸加以譏刺，而只用一些普泛的格言，來表示同情的憤

慨。那些儂薄的，則對於我所不知的一些情事，佯爲給我指示一樣，而以見我難過爲樂。

『我明白，』其中之一向我說，『你不願和你丈夫去看走索的把戲；這真是一些無聊的玩意兒啦。』

『菲禮蒲去看過走索的把戲嗎？』我不禁問她，好奇心戰勝我的自負心了。

『怎樣？他昨天晚上在亞爾赫巴呀。他沒有向你說嗎？他和魏意野蘇蘭若一路的，我以爲你是知道的呀。』

男子們在他們那方面，又故意做出哀矜的樣子，來向我獻殷勤。

菲禮蒲每於我們接着一封晚餐請柬，或我向他提議一種遊散時，總向我說：『是的，爲甚麼不呢？但請待二十四小時後再決定好了。我明天答覆你。』

假如不是次日清晨，菲禮蒲給蘇蘭若打電話，問她是否同被邀請，或是否願意晚上同他一道出遊時，我再也解釋不出這個必須延緩答覆的理由。

我還覺得，菲禮蒲的嗜好，並且連他的性格，儘管很輕微，然而確看得出，現在都完全染

上這個婦人的色彩了。蘇蘭若喜歡鄉村和花園。她知道種植和馴養動物。她在楓丹薄露森林邊緣上，建有一個農場。每星期之末，常到那裏去消遣。而菲禮蒲則向我說幾次，他厭倦巴黎，他喜歡在近郊有塊土地。

「但是你有甘低木呀，菲禮蒲，而你卻最少去呢。」

「這完全不是同樣的事；甘低木距巴黎有七小時的途程。否，我意思要有一個別墅，在那裏可以作一二日的消停；或者從清晨到黃昏。例如桑堤野，或歌貝尼，或聖日爾曼呵。」

「或者楓丹薄露，菲禮蒲呀。」

「或者楓丹薄露，假如你願意，」他不覺微笑了。

這個微笑，使我亦頗感快慰，因為他並不瞞我。

「是的，」菲禮蒲似乎對我說，「我很曉得你明白，我信託你。」

然而我覺得他還是把他的真意藏之深深，始終沒有確切告訴我。我呢，則認定這個對於天然景物的突然愛好，和我的不安之間，是有一個連繫的。加之，現在菲禮蒲的生活，大部

分已受蘇蘭若的支配了。

另一方面，去觀察菲禮蒲所及於蘇蘭若習尚上的影響，貽與我的打擊也不小。我想，這除我而外，其他的人，或尚不會發見。但以我這樣庸劣的觀察者，獨對於有關此二人的情事，則任便如何細微，我都會感覺得到。我星期六在海崙家中，常聽見蘇蘭若談說她的讀物；而她所讀的，纔盡是菲禮蒲所愛好，並曾令我閱讀過的，有好些還是以前傅冷沙令阿蝶依閱讀，而阿蝶依又轉貽這種好尚於菲禮蒲的。我認識這個由「傅冷沙傳襲來的東西，」其素質猥褻而強烈，就是萊茲（註一）和馬西維（註二）諸人的主要作品。其次，則是一些菲禮蒲原來嗜好的讀物，如屠格涅夫的麗莎黎英，煙，和蒲魯士的傑作等。那天我聽見蘇蘭若談馬西維，我不能自禁的苦笑；以我一女子，我還是很明白，她之於馬西維，也和對於那時醫學上認為時髦的紫外線，或者那些林茂森特色的盜業釉樂一樣，完全素無研究的，然而她談起來卻很流暢有味；假如她認為這樣可以取悅一個男子時，她決能將他眩惑着。

當我初認識蘇蘭若時，曾注意她好穿顏色鮮豔的衣服，而這樣也於她適合。但幾日以

後，我就見她在晚間，幾於常常都穿雪白色的衣服了。白色是菲禮蒲由阿蝶依傳襲來的好尚之一，他曾許多次向我談阿蝶依這個如電光般的白色呵。這是奇異而且令人悲哀的。想到那個可憐的小阿蝶依，經過菲禮蒲的靈魂，仍繼續在其他婦女中，在蘇蘭若中，在我的生命中活動；而我們每人都努力，（蘇蘭若或許不知道，）去重扮這個已銷歇的風韻呵！

這是奇異而且令人悲哀，但對於我尤覺悲哀；這不僅因為我痛苦的醋意，而也是因為我發覺菲禮蒲對於阿蝶依懷念之不忠，使我難受。當我遇見他時，我很高興他這種對於愛人的堅貞態度，猶如他性格中美點之一。稍緩以後，他交給我他和阿蝶依生活的記載，使我知道這個已逝女郎前後的真相，我更讚許他對於其唯一愛人懷念的雋永。我讚美他，同時我明白我自己已把阿蝶依擬成一個可佩仰的意像。她的美豔，……她的縹渺，……而且一片天真，……她的含詩情而生動的靈慧，……是的，我在嫉妬她之後，現在也愛阿蝶依了。由我想來，似乎只有她，如像他所描述的一樣，纔對得住菲禮蒲，而我心中則領會得到這種理由；並且或者也唯有我，纔領會得到這種理由。我接受這個觀念，如像對於一個崇高宗教信仰

仰一樣。我皈依，我自己情願皈依；我以一個低下的心情崇拜阿蝶依。而我在這個低下的心情裏面，發現一個隱微的安慰；並且無疑的，還有一個得爲她後繼者的潛伏的自尊心。

因爲不管外表的形式，這個情緒，是並不完全純淨的。我所以接受這個觀念，我所以同樣祝望菲禮蒲對於阿蝶依愛情的繼續，我所以願意忘去阿蝶依那些過甚的缺點和放蕩，這就是我相信死者，能爲我作保障去對抗生者。然而現在呵，我纔陷入於一個從來未有的，更深而且更焦慮的苦痛中。我所以這樣，並不是想到我自己，而是想到我對於菲禮蒲的愛情。我是多麼愛我的丈夫，我祝望他較任何人更偉大，更完美。他對於一個幾近於仙靈的人物的依戀，（既然死神已把她人性不完善的地方除去了。）使他在我的眼中，現出如此的偉大。我何以不難受呢？看見他會奴隸於一個我可以每天看見批評的魏意野蘇蘭若；她和我同樣的血肉之軀，而其他婦女，還在我的面前談她的壞話。依我的評判，她雖還聰明漂亮，但確然的，並不是仙靈，也不是超人呵。

（註一）Retz，十七世紀法文學家。

(註二) Machiavel 十五世紀意大利文及歷史家。

一四

菲禮蒲向我說過幾次，『蘇蘭若曾真心努力要和你親熱，但你自己疏遠她。她覺得你對她始終是敵意的，古怪的，……』這是真的，魏意野夫人，自從同到瑞士旅行後，常打電話給我，而我總拒絕同她一道出去。我想少看見她較為妥當。然而為求菲禮蒲的悅意，和證實我的寬容，我答應到她那裏去一次。

她在一個顯然是菲禮蒲式的小小燕居室中接待着我；裏面陳設得最少，幾至於空無所有。我拂鬱了。蘇蘭若以一個高興而自在的神氣，躺在一張睡椅上；並立刻用一種親信的口吻，向我談話。我注意她直接喊我『葉莎悲』，而我則躊躇着對她的稱呼：『夫人』嗎？『好友』呢？

「這很奇怪，」我聽她招呼時心裏想，『菲禮蒲是厭惡驟熟和無禮；而我呢，對於這個

婦人尤甚。這是正確的，她沒有一點含蓄；她吐露一切……爲甚麼她會使他喜歡呢……在她眼中有一些柔媚的眼波……她似乎快活……她果真快活嗎？」

於時魏意野的影像，他那微禿的頭頂，和他那倦怠的聲調，一時都到我心頭。我問他的消息。他是照常不在這裏的。

「你曉得我很少見着約翰，」蘇蘭若說……「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這是一個異常端正坦率的孩子……僅僅，在十三年家庭生活之後，還要維持那個深鉅愛情的幻像，就未免有點矯誣……我已沒有這個夢想了。」

「然而你們曾經爲愛情而結婚，不是嗎？」

「是的，我曾鍾情約翰，我們有些黃金時代；但愛情是從來不會維持長久的……並且大戰把我們的結合分解，在四年中間，我們已如此的習慣於分居了……」

「這真淒涼呢！而你竟不試去重溫你們的幸福嗎？」

「你知道，當其大家已彼此不愛……或者更確切一點說，當其大家相互間已沒有生

理上的慾望時，（因為我對約翰，還保持有很多的情誼，這在表面上殊難繼續爲十分依戀的一對呢。……約翰有一個情婦，我清楚他，我同意他。……你還不能明白到這點；但終有一個大家都需要不受拘束的時候到來的。……」

「爲甚麼呢？我覺得結婚和自由，就是兩個絕不相容的名詞呀。」

「在初，一般人都如此說。但依你的意見，結婚是應該受約束的，而我這樣說，豈不是有點觸惱你嗎？」

「有點……這就是說……」

「我是很坦白的，葉莎悲，我厭煩虛偽。……我要假說是愛約翰，……或者恨約翰，……我都會得你的同情，但我自己則將不爽快。……你明白嗎？」

她不看我的說下去，用一隻鉛筆，在一本書的封面上。隨意畫一些小圓圈，當她這樣低垂着眼臉，她的容貌，表現出十分的淒戚，好像有隱痛在心一樣。我想：「究竟，她還是並不如何的快樂呀。」

「否，」我向她說，「我不很明白……這樣一個混亂的，離散的人生！這樣的相互欺騙……而且你們有一個孩子呢。」

「是呀，但你將來自己有孩子時總會明白的。在一個婦女和一些十一二歲小學生之間，簡直不能有甚麼安慰的交換。當我要去看我的孩子時，我就先起厭倦心了。」

「然則依你所說，母性的愛，也是虛偽的嗎？」

「否，否……一切都要依環境為轉移……葉莎，你簡直是在挑剔呢！」

「我所不明白你的，就是儘管說：——我是坦白的，我不能容一點虛偽。——然而你又終不敢走到極端……你的丈夫已無所拘束，而他也容許你絕對的自由……為甚麼你們不離婚？這將更要爽直，更要純潔呢。」

「好奇特的理想！我並無心再嫁。約翰也同樣沒有這個思想。我們又何必離婚呢？加之，我們有一些經濟上共同的利益；我們馬拉克的土地，是我的奩資所買的，但約翰把它們開墾出來，增加了它們的價值……而且我有很多的愉快去重見約翰……一切這些都非常

複雜，而是你所想不到的，我的小葉莎悲呀。」

其次，她向我談及她的亞拉伯馬，她的珠寶，她楓丹薄露的花木保溫室等等。「這真奇怪呢，」我想，「她說她看不起浮華，說她真正的生活，是另外一種，而她纔不能自己的，要稱道她的奢侈品……或者這樣也可以使菲禮蒲喜歡，認為是一種稚氣愛好吧……但這總是可以鄙屑的，去觀察她在一個男子面前，則單調抒情；故為高雅；而在一個婦女面前，則羅舉她的家珍，其間風趣，竟有這樣的差殊呀。」

當我走時，她微笑向我說：

「無疑的，我這些話有點教壞你，因為你剛結婚不久，而你又是深於愛情……這些都令人很表同情的，不過不要像演劇一樣，太煞有介事了……菲禮蒲極愛你，你是曉得的；他向我很溫情的談起你呢。」

我們夫妻間的恩義，乃由蘇蘭若的口，使我放心，殊使我不能忍受。她向我說：「來看我吧，希望我們能早一天再見，」而我則從此不再到她那裏去了。

在這個會晤後幾星期，我覺得身子不快；我咳，我發顫。菲禮蒲整晚在我的牀邊伴我。那半模糊的狀態，或者那瘧疾，給了我一些勇氣；我向我丈夫談到我發覺他近來的一些變遷。

「你呀，菲禮蒲，你看不見你自己，然而對於我，幾乎是不能相信了。……同樣，即使是你

的談吐，……有一晚，當你和田文詩麥禮常爭論時，那些話太刺我心；其中有好些異常乖異的語句。」

「我的天！你竟注意到我所說的一切話，我可憐的葉莎悲呀。我告訴你，你比我自己還注意得多。那晚我究竟說些甚麼嚴重的話呢？」

「我時常都喜歡你對於忠貞和禮教的推崇，對於規律的尊重。但這次，你迴憶吧，是麥禮常執持這個論調；而你乃反之，說人生是如此的悠忽，男子們都是一些不幸者，他們很少有幸福的機會，因此必須把握着當前別人所獻與的。於是乎菲禮蒲呀，（爲說這句話，我掉

轉我的頭不看他。……於是乎我覺得你這話，是爲蘇蘭若而發，她正在那裏聽呀。」

菲禮蒲笑了，執着我的手。

「好在你是發燒，」他說，「這是甚麼幻想呢？我並不是爲蘇蘭若而發，我說的是正確的道理。我的意思是：人們幾乎常是相互結合，而尙不甚深諒彼此的行爲。既然我們願望真誠，我們當不願有傷我們愛人的心；然而每爲一些繁複的理由，就彼此推拒當前的快樂，而繼之以追悔。並因此往往疎懈了相互的恩情，使愛人發生無窮的幽恨。所以我感覺爲着大家，是應該有勇氣，去知道我們所愛好的是誰，和顯露人生的真相，而加以容許，還要好些呢。」

「但是你，菲禮蒲呀，你此刻對於有些事情抱憾嗎？」

「你常把一切普泛的問題，引到我們兩人的身上。否，我嗎？毫不失悔甚麼。我極愛你，我同你在一起，是十分快樂。但假如你沒有一點猜嫉心，則我將更爲快樂。」

「我試試吧。」

次日，醫生來診察，說我患的是重性氣管枝炎。菲禮蒲大部分的時間伴着我，並且用心調護我。蘇蘭若送我一些花，一些書，並且在我能見客時來看我。我自覺不公正而可惱。但當我完全恢復健康，和常人一樣時，我又重新爲他們親熱的態度所打擊，如像從前一樣的不安了。加之，不僅我一人感覺不安而已。我們的紙廠經理史萊伯先生，是一個亞爾薩斯教徒；他每到我們家裏中餐，我對他還有交誼，覺得他尙正大而確實。有天我到事務所去看菲禮蒲，沒有尋着他，這位先生怯怯的向我說：

「馬思訥夫人，請你原諒我向你發一個問題。你知不知道馬思訥先生，已不是原來這個人了？」

「從甚麼地方看呢？」

「夫人，一切都還照舊；只他現在午後很少到事務所，他對那些好買主少去訪晤，他有三月不到甘低木去了……我呢，我盡我的力量拉攏買主，但我不是老板……我不能替代他。」

因此當菲禮蒲向我說他爲業務所忙時，他是閒或說謊了。他是我自來認爲如此謹慎和忠實的呵！不過他也許爲怕我苦痛而說謊的。加之，我現在也未必能使他恢復誠懇，所以有時我爲求他的快樂，而自許不去擾他；但最多時間，總忍不住要以一些詰問和責難去把他煩惱。我是尖刻，固執，而討厭。他以極大的忍耐回答我。我自念在一些極相類似的環境中。他對於阿蝶依，較之我對他是好得多。但我立即因想到這種地位，對於我是可怖得多而自諒。一個男子，是不僅以愛情佔據他整個的人生。他有他的工作，他的朋友，他的理想等。而一個像我這樣的女子，生活的意義，就祇是愛情。爲甚麼能把它失掉呢？我厭惡那於我無關的婦女和男子；我在一個長久期待之後，纔相信獲得了我已難望享受的，唯一而珍貴的恩情。我如把它失去，則對於這個可怖的憂患，是再看不出結果與救治。

這樣，就度過我結婚後第二年的光陰。

然而有兩件事足安我心。很久以來，菲禮蒲即應往美國去學習造紙工業的一種新法，和考察美國工人的生活，我很熱烈的願望同他作這個旅行。他時常作旅行的計畫。他遣我到大西洋公司去探詢郵船的航期和運費。其次在長期考慮之後，他決定不去了。我想到我們從未作過這樣一個旅行而灰心。我原執意要去的，現在則超乎一切的退讓。『這是我，』我自念說：『來養成菲禮蒲騎士的性格。我愛他，而且不管他怎樣，亦將永愛他，但我將永不十分快慰了。』

到一九二二年一月，有晚上菲禮蒲對我說：

『這次我決定了，我們將於春天往美國去。』

『我也去嗎？菲禮蒲。』

『自然你也去。這多因是自來我想往那裏去時，就答應過你。我們將在那邊住六星期，我只要八天就可以把一切學習完畢，以後便可以旅行參觀這個國家了。』

『像你這樣的温情呀，菲禮蒲，我真歡喜得發狂呢。』

我覺得他果然很好，往日對他過分的懷疑，就使我發生一個鉅大而天真的歉意。真正的，我絕不相信菲禮蒲和我一路旅行，能感覺好大的快慰。我尤其感激他兩月來拋棄一切，可以和魏意野蘇蘭若見面的機會。假如他有如我間或所疑的那樣愛她時，就不能如此的離開她；特別是我知道由於他的天性，對於所擁有人物的多慮呵。因此一切纔出乎我意料以外的，並不如何的嚴重。我此刻迴想起來，在整個這一月光陰中，我是快活，精神清爽，沒有以怨訴或詰責，來苦惱菲禮蒲一次。

二月，我察覺我是妊娠了，這使我大大的高興。我熱情的希望一個孩子，尤其是一個男孩子，我覺得這將是另外一個菲禮蒲，但這次，是一個至少有十五年光陰，完全屬於我的菲禮蒲。菲禮蒲他自己也很歡欣的接受這個消息，而這也更使我欣慰。但妊娠的初期使我不好，很迅速的顯見得我不能支持海上的旅行。菲禮蒲向我提議不去。我知他已發了許多的信，編組好一些工廠參觀，一些約會的程序，因此我堅持不要變更他的原定計畫。假如此刻我要搜尋何以我會安排這個對我是很痛苦的別離，我就察出有好幾種動機。首先，那時我

自覺醜陋，我有一個憔悴的面容，我怕使他嫌厭。其次，把菲禮蒲和蘇蘭若隔遠的觀念，繼續成爲珍貴的理由；並且或者較之使我丈夫在我面前，還要珍貴一點。最後，我每每聽見菲禮蒲表示一種意見，就是婦女最大的魔力，是完全發揮於見不着她時。一個人遠離了她們，就忘去了她們的缺點，她們的荒誕，而發現她們貽與我們人生，一種珍貴的要素，一種太和我們生命密切融合，因而不曾注意的要素。他說：『這就像鹽一樣，當我們吸收它爲營養品時，我們尚不感覺甚麼。但我們若一旦在飲食中摒棄了它，則無疑的，我們就將死去。』

假如菲禮蒲遠離了我，竟能發現我是他生命中的鹽素呵！……

他在四月初動身，預先囑咐我善自排遣，去會一些人士。他走後幾天，我覺得好點，就試欲出外遊散。我沒有得他一封信；我知道在十五天以前，我是不會有信的，但我感覺有排遣那侵襲我憂愁的必要。我打電話給一些朋友。我覺得這將同時適當而且巧妙的，去招呼蘇蘭若。我很難得着回響。最後，纔來一個侍役，向我說，她已走兩個月了。這恰如一個晴天的霹

麗。我相信，瘋狂的相信，因為這本不近事實，她和菲禮蒲一道走了。我追問知不知道她的通詢處，別人向我說，她是回她馬洛克家裏。是的，這很顯然，她作她慣常往摩洛哥的旅行去了。然而在掛上聽筒之後，我不得不躺到我的牀上，心裏極不舒服，並且長久悲傷的，追憶這個情事。原來這就是為甚麼菲禮蒲會如此慷慨的接受這個遠遊意見的緣故了。我特別怨恨他瞞着我不說，而令我見他接受這個意見，好像是很委屈的，將順我心的一種恩情。今天，以我的餘生，我已較往時極為寬恕，那既不能解脫她的情網，而又深情於我的菲禮蒲，是已竭盡他的心力，想設法消弭由他的行動，所激起我的一些情緒；不過這個情緒，纔愈變為顯明而不可遏抑的了。

我接着由美洲來的起先幾封信，為我拂去這個印象。這些信的內容，都很溫柔委婉；其中敘述沒有和我一路的歉忱，和祝望我能分享那使他愉快的生活。「這是為你而設的國土，葉莎悲，一個令人安慰而完滿的國土；一個有秩序而風物美好的國土。紐約可以是一個偉大的公司，由一個精細而全能的葉莎悲管理着呀。」而在另一信裏「我是如何的需要你，

吾愛，我如能在晚間旅館的房間裏覓着你，是如何的歡喜，而我纔只是孤單的爲電話而忙呵。我們當有一個長久的清談，當重評論日間所見的人和物，而你那小小清明的心靈，會貽我一些珍貴的意見。其次，無疑的，你又必將用遲迴而伴爲淡漠的態度向我說：——這個你和她整晚在一起的古伯勞蘭絲夫人，你覺得她真正的美豔嗎？——於是我擁抱你，而我們相視而哭。是不是呢？吾愛？」讀到這裏，我不禁欣然微笑。我感激他很知我，並且容受我呵。

一七

人生的一切，常是出乎預料的，並且也許這樣一直到終點。這個分離，是我十分懷憂的，纔在我一生中，成爲一個似乎相當幸福的時期。我雖充分的寂寞，但我閱讀，我工作；加之，我身子很困倦，遂在白天睡眠一些時間。疾病是一個精神幸福的狀態，因爲它把我們的思慮和疑慮，加了一些嚴確的限制。菲禮蒲現時遠在他方，然而我知道他是快樂的，逍遙的。他寫給我一些令人心醉的信。在我們間，決沒有一點爭端，決沒有一點陰影。蘇蘭若遠在摩洛哥

的中部，距我丈夫有七八天的海程；世界於我，好像更美好，人生好像更順適，更柔和得我許久以來尚未夢見過的呀。我現在明白以前菲禮蒲曾向我說，而我當時認為荒謬的一句成語，就是『愛情維繫於生離或死別，較之猜疑和欺騙，還要雋永。』

菲禮蒲叫我去應酬我們的朋友，我赴田文詩家裏晚餐一次，赴歌娜姨母那裏兩三次。她已老多了。她那些老海陸軍官，老外交家的雅集，都因死亡而殘缺。許多很好的標準人物，都在他那一門類裏空白着，而沒有被新的填補。她自己也有時在一個友情和諧趣的周圍裏，坐在一張沙發上睡着了。有人說她幾在一個晚餐席上死去。我呢，至今仍感激她；因為我是於她那裏遇見我的菲禮蒲，所以仍很忠勤的赴她的宴會。有兩三次，甚至只有我和她兩人用着中餐，這是與慕爾斯街自來的習慣，完全相反的。我有晚上開始信賴她，向她談敘我的心事，而她則鼓舞我繼續下去。我就把我一切的歷史告訴了她。我首先敘述我的童年；其次敘述我結婚的經過；又其次談到蘇蘭若的調情，和我的醋意。她微笑的聽着我。

「好吧，我可憐的小乖乖！」她向我說，「假如你沒有再比這些更爲嚴重的不幸，那你

就將是一個最快慰的婦女……你歎訴甚麼呢？你的丈夫不忠實嗎？但男子們是從沒有一個忠實的……」

「我請你原諒，姨母，試看我的阿翁……」

「你的翁是一個君子，誠然，我較你知他更清楚……但是德行呵！愛德華是完全在鄉城裏度過他的青春，處於一個難於相信的樸質世界裏……那裏毫無甚麼誘惑……你試另拿我那可憐的安德禮來作例吧。你以為他決不會欺騙我嗎？我親愛的小葉莎悲呀，在我們結婚二十年中，我知我已把我一個最親密的女友，約安加薩林，作為他的情婦了……確然的，在初我並不向你說我不覺得這是可惱的事情，但一切都已安排定了……我還記得我們六十歲行金婚禮那天……我把全巴黎的客都請齊了……可憐的安德禮，他的頭腦已不甚清楚，講了短短一段話，其中就同時談到我，又談到約安……自然席間大有人暗笑，但到底一切都還是很溫雅的。我們已很老；我們都向安樂方面度我們的生活；我們並沒有甚麼不可挽救的反臉……這樣是很好的。加之，晚餐是如此的甘美，以至人們再想不到其

他的事了。」

「是的，我的姨母，但一切都要依性情而定的。對於我，情感生活是主要的，而世俗生活，則於我很淡然。於是……」

「但誰告訴你，我可憐的孩子，不要情感的生活呢？自然，我很愛我的姪子，而這總不是我，要勸你去另覓一個情人……否，極確實的……但儘管如此，假使菲禮蒲先生，既有一個青年貌美的夫人，而還要另外去追逐女性，這也決不是我，會抱怨你在你那方面去尋求一個可以充實人生的男性的安慰……我很知道，就在慕爾斯街這裏，並不缺乏可以使你快慰的男子……」

「唉呀！我的姨母，我是堅信婚姻神聖的。」

「是的，誠然如此……我也是相信婚姻神聖的；我去證實它，但結果婚姻是婚姻，而愛情還愛情……一個粗布的裹子，和一個亞拉伯文繡的面子，兩者是並不相妨的呢……僅僅是方式的問題……我不喜歡現時年輕婦女們的，就是鬧得太過火，太不成樣子了。」

這個老姨母長久以這種論調向我談，她使我感覺興趣，我們彼此親愛，但我們很少能相互了解。

我也被一些在某種事業上和菲禮蒲聯合的人們，如像蘇梅友夫婦所邀請。我相信這是我責任去接受，因為他們與菲禮蒲，是有利害關係的。我到他們那裏去時，我纔懊悔不該來；因為我立刻發現，在那裏我並無一個熟人。主人的房屋還漂亮；以一個稍過於趨時的風調，陳設着一些傢具。菲禮蒲必然欣賞他那些掛圖；有馬爾克（註一）的，一幅希斯萊的一幅萊波（註二）的。蘇梅友夫人為我介紹一些我不認識的婦女和男子。這些大部分是美麗的婦女；頭上都戴滿珠翠；而男子們則幾全是大工程師的樣子，有壯健的身體，和沈毅的面容。我聽着一些名字，並未加以注意，因為我深知終久會忘去的。

「高德夫人。」我的女主人說。我注視高德夫人，她是一個稍覺衰老的美豔女子。同時還有一個高德先生，是榮譽隊（註三）的一個官長，而且似乎是很有權威的。我毫不知道他

們，然而我腦中儘想：「高德？高德？我似乎很熟悉這個名字呢。」我追問我的女主人：

「高德先生是甚麼人呢？」

「高德嗎？」蘇梅友夫人說：「是鋼鐵界的鉅子，他是西部鋼鐵業的執行委員，而在煤礦業裏也有很大的勢力。」

我想當是非禮蒲曾向我談過，或者魏意野向我談過吧。

高德在席上與我坐在一處。他很驚異的看我的名刺，因為他剛纔並沒有聽清楚我的名字。他廣卽向我說：

「請恕我冒昧，你莫非就是馬思訥非禮蒲的夫人嗎？」

「當然是呀。」

「哦！但我同你的丈夫很熟呢。我在他那裏，或者毋寧說是在林茂森他父親那裏，開始我的事業。一個慘淡的開始。我爲一個紙廠工作。這於我沒有甚麼興趣。我在那裏服一個下手的職務。你的翁是一個苛刻的人，和他一起是很難工作的。啊！是的，甘低木於我，簡直如一

個噩夢呀。(他笑了，又繼續說。)我請你原諒我向你說這些話。」

在他說話中，我忽然醒悟了……眉柔，這是眉柔的丈夫呀……菲禮蒲的一段故事，立時湧到我心頭，好像活現在我眼前一樣。如此，這個坐在桌那端，眼波柔曼，而楚楚可憐，時對她旁邊坐客，作愉快微笑的美人，她就是菲禮蒲有晚上，在一個將熄的爐火面前，坐於一些墊褥上，緊抱的人呀。我幾於不能相信。在我想像中的眉柔，既然如此酷虐而淫蕩，是應該有一個黎克萊司波兒讓(註四)，一個海爾明(註五)的神情和風韻的。菲禮蒲過於把她說壞了嗎？但必須和她的丈夫接談。

「是的，菲禮蒲常向我提及你呢。」

其次，我稍帶吞吐的說：

「高德夫人，是否曾是我丈夫前妻的一個極要好的女友嗎？」

他此刻掉開視線，而且也頗現窘象。(「他曉得甚麼呢？」我想。)

「是的，」他說，「她們彼此是兒時的好友。後來因為發生一點糾紛，阿蝶依有些直接

對不住眉柔的地方。我說的是泰萊絲瑪麗，不過我喊慣我妻叫眉柔了。」

「是的，自然如此。」

其次，我發覺我這句話有點語病，於是遂談到其他事情。他向我分析法蘭西和德意志在鋼鐵、焦煤、和煤礦業中的關係。他爲我舉出這些工業大問題，在外國政治上所發生的影響。他有一些很廣大的理想，使我頗感興趣。我問他認不認識魏意野約翰？

「那個在摩洛哥的嗎？」他說，「是的，他是我顧問之一呢。」

「你覺得他有智計嗎？」

「我和他尚不頂熟。總之，他是成功的……」

晚飯後，我設法和他的妻子，僅僅二人在一起。我曉得菲禮蒲必不許我和她接近，而我也竭力阻擋我自己；但是一個奇異的情緒衝動着我，我遂走近她。她顯出驚訝。我向她說：

「你的丈夫在席上告訴我，你以前同我的丈夫很熟呢。」

「是的，」她冷冷的回答，「余蘭和我，我們以前在甘低木住過幾個月。」

她向我飄來一個怪異的眼色，同時含蓄着疑問和悲哀，似乎在想：「未必你知道這段隱情嗎？你呵？而你這個和氣的神情，也許是裝扮的嗎？」真是奇怪，她並不使我討厭，而且適得其反，我很和她表同情。這種清雅，這種淒涼而莊穆的態度，把我觸動了。「她有，」我自思，「一個含深微隱痛婦女的樣子，誰知道呢？也許她是真的祈求菲禮蒲的幸福？也許因為她愛他，確欲屏障他以抗一個只能貽他以不幸的女子呢？一切這些，未必有好大的罪惡嗎？」我坐近她的身旁，試去溫馴她的感情。一小時後，我已達到使她談阿蝶依了。她不能提及她不含相當的惱意，這樣就顯出這個迴憶，尙惹起她若何的幽恨呵。

「這於我實在太難，」她說，「提及阿蝶依的話了。我曾經十分愛她，十分讚美她。其後，她做些事情對不起我，而她跟即死了。我不願污毀她，尤其是在你的面前呀！」她又重新望了我一眼，在這個奇異的目光中，包藏着許多的疑問。

「喔！」我向她說，「不要以為我對於這個迴憶，含有甚麼嫉視；我聽着很多阿蝶依的事蹟，以至於結果，相反的，我把她認如我生之一部分了，她應是十分漂亮呵。」

「是的，」她情意淒涼的說，「她確有令人讚美的漂亮。然而在她眼光中，則又有一些我不喜歡的情狀。有一點……否……我不願說虛飾的話……這將太過於了……這是……我不曉得要怎樣向你說纔好，這頗像一些得意而狡黠的神態呢。阿蝶依是一個富於支配慾的女子，她想怎樣便要實現怎樣。她的美麗給她一種自信力，而她遂相信，幾於極堅強的相信，只要她肯定某一種事情時，則這個事情，就必然成就。和你的丈夫一起，他是異常鍾愛她的，這種觀念，是常常成功，但和我一起，則不成功，而她遂因此恨我。」

我聽她說心中殊覺不快。我又重見由蘭麗，由我的姑口中所描述的阿蝶依，幾近於田文詩海崙口中的蘇蘭若一樣，而非復菲禮蒲口中所說的，並為我所心愛的阿蝶依了。

「但這真希奇呢，」我向她說，「你向我描述的，是一個意志極強的人物；而菲禮蒲則與我的印象，則是，當他說及她時，一個柔弱的，常常偃臥的，稍帶孩子氣，而實際是很溫良的女子呢。」

「是的，」眉柔說，「這也一樣的真確，但我相信這是表面的現象。阿蝶依真正的天性，

纔是一個大膽的……終久，我不知要怎樣向你說纔好……一個兵士，一個黨徒的大膽呀。例如，當她想藏匿……但否，我不願向你敘述這件事，對於你。」

「你所稱爲大膽的，菲禮蒲則叫作勇氣；他說這是她偉大德性之一呢。」

「是的，假如你願意如此說，這在某種觀感上是真確的。但她沒有勇氣檢束她自己，她只有勇氣貫徹她所欲望的事情。這儘管是一種美德，然而也太難了。」

「你有孩子嗎？」我問她。

「是的，」她俯視地回答我，「三個：兩個男孩，一個女孩。」

我們整晚傾談，而分別時彼此已構成一個友誼的基礎。這是我完全和菲禮蒲判斷不合的第一次。否，這個婦人並不壞；她是深情而嫉妬，但我能以此非難她嗎？臨走前一刻，我有一個跟卽自責的舉動。我向她說：

「再見，我很高興和你談話。我此刻是單獨在家，或者我們還可以一同出去遊散。」

我剛出客廳以後，我自念我是錯了，菲禮蒲一定不贊許我。如他知道我和眉柔要好，他

必向我作一些嚴厲的責備，而無疑的，他是有理由。

她自己必然對於我們的談話感有相當興趣；也許她是對於我，對於我們配耦間情形的好奇；因為她果然在兩天之後，就給我打電話，而我們遂相約在一個林園中散步。我所意願的，是使她談阿蝶依，由她口中探察我所不敢直問於菲禮蒲的，阿蝶依之癖好，習性，和風姿等。或者因此我更能投合菲禮蒲的歡心呵。我向眉柔發了許多問題：「她怎樣穿她的衣服呢？誰是她常裁衣服的人呢？別人向我說她是如此會紮配花枝，……怎樣一束花枝的紮配，都能表現出她的特色呢？向我說呵……但這真希奇呢，你向我說，一切的人也都這樣向我說，她有許多嫵媚的地方，而依你向我所描述的，她好些細微的姿態，又毋寧是板滯的，幾於令人生厭的……然則這個嫵媚的地方又在那裏呢？」

關於這點，眉柔顯然連一個大體的概念都給不了我。而我察見她自己也還常發這同樣的問題，始終得不到解答。我在她向我所描述的阿蝶依中，僅發現那也存於蘇蘭若性情中的，對於天然的欣賞，和一個我所缺乏的機靈巧變。「我是太規律化了，」我想，「我過於

遏抑我那些興奮的舉動了。我相信阿蝶依的稚氣和她的活潑，必較之她德性方面，還要使菲禮蒲悅好一些呢。」其次，我們更親密的轉談到菲禮蒲。我向她說，我是如何的愛他。

「是的，」她說，「但你和同居尚感快樂嗎？」

「非常快樂。爲甚麼發這個疑問呢？」

「不爲甚麼……我僅問罷了。並且我很明白你會愛他，他是能令人繫戀的。但他同時有如許纏綿於一些阿蝶依型態婦女的弱點，以至使爲他妻子的人，十分困難。」

「爲甚麼你說——一些婦女——呢？你曉得他平生除了阿蝶依而外，還有其他的人嗎？」

「啊！否，不過我是那樣的感覺罷了。你明白這是一個熱情與忠貞應和他取遠距離的男子……終久，我雖這樣說，而我並不曉得甚麼。我認識他很淺，我不過想像如此。當我初遇見他時，我就看出他有些猥瑣輕佻的地方，而這些地方，就稍減他的品格。但是，你曉得，我再申明一次，我所說的一切，都無甚價值。我平生實很少見着他呀。」

我的心境極不爽快，她似有引以為樂的樣子。菲禮蒲果有道理嗎？她真是壞嗎？回家後我極難過的熬了一夜。我忽在爐竈上發現了菲禮蒲一封纏綿的信。我不該懷疑他，我暗中乞求他的饒恕。確然的，他是軟弱，易受誘惑，但我也就愛這個軟弱。而在眉柔對他的含糊語句中，我除僅察覺他的多情而外，再不願想及其他。她邀約我幾次同她一道出去，並請我晚餐，我一概謝絕了。

(註一) Marquet, 十九世紀法彫刻家，畫家。

(註二) Lebourg, 十九世紀法畫家。

(註三) 大戰時有助績之聯隊。

(註四) Lucrece Borgia, 希臘美女，以冷酷名。

(註五) Hermione, 希臘海倫之女。

一八

和菲禮蒲別離告終的日子近了。我深心激震着一個非常的欣悅。我的健康現已完全

恢復和未妊娠前一樣的結實。這個期待，這個由我構成的生命的情緒，貽我一些安靜和爽快。我作了一個大大的努力，以便菲禮蒲回家時，有一個出其不意的喜詫。無疑的，他在美國，必看見不少的漂亮婦女，不少的完美建築。不顧我的狀態，並因為我的狀態，我極端留心我的衣飾。我改變好些細部的陳設，因為眉柔曾指示我一些或者是阿蝶依所習尚的風調。他回家那一天，我以過甚的荒誕，將白花擺滿一屋子。這天，我克服了我往日為菲禮蒲所笑，而加以「鄙吝的節儉」稱號的習慣了。

當菲禮蒲在聖郎柔車站下車時，我察見他是變得更年青而且快活。皮膚則因受六日海風的侵蝕，轉成黑褐色。他行囊裏充滿了紀念品和記錄。重見的起初幾天，是異常舒適。蘇蘭若尚在摩洛哥；我很留意的使我安心。菲禮蒲贊同在重理他工作前，單獨和我作八天的休息。

在這八天中發生一段情事，為我照透很多我丈夫深微的天性。一天早晨，因為我約定試衣，於將近十時前出去了。菲禮蒲尚繼續睡眠，我剛走一陣，他隨後告訴我，電話鈴響了；他

起去接應，而一個不相識的男子聲音，在電話裏說：

「馬思訥夫人嗎？」

「否，」他說，「是馬思訥先生。誰在電機上呀？」

一個粗暴的擊觸聲，使他知道那邊已把聽筒掛上了。

這個情形使我驚異。他打電話給司機生，查詢剛纜電話的來歷，如此費了許多的交涉，然後纔得着回答是：「公用電話。」這應是一種謬誤，而結果徒等於零。當我回來時，他向我說：

「誰可以在公用電機上給你打電話呢？」

「在公用電機上嗎？」我不禁驚訝的問他。

「是的，在公用電機上，有人叫你，我答說是我，立刻就掛上了。」

「好希奇的故事呀！你斷得定嗎？」

「好不適當的問題，葉莎悲。是的，我敢斷定。加之，這個聲音是十分清晰的。」

「一個男子的聲音嗎？抑是女子的聲音呢？」

「自然是男子的。」

「爲甚麼會「自然是」呢？」

我們從沒有以如此的聲調交談過，我不由自己的有一個怫然的神色。儘管他說是「一個男子的聲音」，我想一定是眉柔，（她極愛給我打電話。）而我又不敢說出她的名字。我對菲禮蒲生氣了，他儼有誣謗一個異常鍾愛他女人的神氣。然而同時我還是有點矜豪的感覺。他因此也能對我引起嫉妬心嗎？我在一個極奇異的瞬間，發生一個我自來毫不熟悉的女性；一個微帶諧謔，微帶矜矜，而又微帶可憐的新葉莎悲。我最親愛的菲禮蒲呵！假如他知道我只是依他生存，而且爲他生存的熱情，到了甚麼程度時，他就會十分的安靜，過度的安靜了。中餐後，他淡然的向我詢問，使我憶起我慣用的幾句話：

「今天午後你做甚麼呢？」

「我嗎？沒有甚麼，想隨便走走。其次五點鐘，在白里蒙夫人家，有一個茶會。」

「既然我也在休假中，假如我同你一道去，你心裏厭不厭煩呢？」

「恰恰相反，我將狂悅呢。你自來還沒有這樣把你的温情傾注於我好，我們午後六時在那裏見吧。」

「甚麼？你剛纔給我說的是五點鐘呀。」

「終久，這還是和一切茶會一樣，片子上說的五點鐘，再沒有有人在六點鐘以前去的呢。」

「我不能陪你一道去遊散嗎？」

「極端歡迎，……我以為你要到事務所去看看業務報告書啦。」

「那並不迫切，我明天去吧。」

「你自從旅行回來後，簡直是一個極溫存體貼的丈夫了。菲禮蒲呀。」

因此他就和我一路出去，而我們在一個完全新穎的拘束空氣裏，度了一個下午。在菲禮蒲日記裏，對於這個遊散，有一段記載。它向我洩露了好些時直至此時我尚不料有如此

緊張的情緒

「我感覺在這次的別離中，她新有一種力量，一種她從不曾表現的，對於自己安詳的自負。是的，這種滿不在乎的樣子呵。這是甚麼緣故呢？真奇怪呀！她從車中下去買書，下車時，飄了我一眼滿含着柔情的眼波；但令我頗有奇特之感。在白里蒙夫人家裏，她和高蘭醫生作長久的傾談。我很驚異的留心審察他們談話的神情。高蘭敘述一些他對於老鼠的實驗。」「你取幾隻處女的雌鼠，」他說，「你放幾隻小鼠在她們旁邊，她們絲毫不管；假如你不去干涉，她們會任這些小鼠餓死。於是再給她們注射一些卵巢製劑，而她們在兩天後，就會變成一些很可稱羨的母親了。」

「這多麼有趣呵？」葉莎悲說，「我將極高興去看呢。」

「請到我實驗室來吧，我會試驗給你看的。」

於是瞬間，我覺得高蘭的聲音，正是我在電話內聽見的聲音了。」

我若未見着這段記載，是再難料量到一般嫉妬心，會荒謬到這樣程度的。因為再沒有

比這個猜疑更爲愚妄的了。高蘭固是一位和易而有學識的醫生，並且那年在醫學界裏，也很出風頭，而我喜歡去聽他的言論。但因他是男性，而發生興趣的觀念，是我從未想到的。自從我和菲禮蒲結婚後，我已變成即使「看出」另外一個男性都不可能。我只覺他們盡如一些供菲禮蒲使用的，或是營養菲禮蒲的物體。我再不能理會愛他們的意思。然而在這段記載旁邊，還用逼針，附有一頁紙角，上面寫着：

「慣於將疑慮的苦痛，和愛情混淆在一起的我，自己相信，或者又將重新感覺這些結果。就是這個葉莎悲，至多不過三個月以前，我還斷定她過於有守心，過於不離開我；我現在纔不能將她如我所盼望的，保留在我身邊。未必我真的又在她旁邊遺有這個不可見的厭煩的印象了嗎？現在我已沒有從前那樣的快樂，但我再不會有一刻的厭倦了。葉莎悲很驚訝我的新態度；她極端的謙下。我轉變的真意，她尙不能揣摩。今晨，她向我說：

「假如你不覺得甚麼不便，我今天午後要到巴斯特醫院，去看高蘭的實驗。」

「當然不能，」我向她說，「你不要去。」

她望着我，迷惘於我暴躁的原因。

「但爲甚麼呢？菲禮蒲，往天你聽見他說的，我覺得很有趣呀。」

「高蘭對於婦女，有一種令我不高興的態度。」

「高蘭嗎？好希奇的理想！去冬我會見他許多次，我都沒有覺得；而你，你剛剛認識他，你纔在白里蒙家裏看見他十多分鐘……」

「對的，就在這十多分鐘……」

於是從我認識她以來，葉莎悲第一次，有了一個恰同阿蝶依一樣的輕盈的微笑。

「你吃醋嗎？」她向我說，「啊！這纔特別呢，這太使我感覺興趣了。」

我迴想這個情景，我確感覺有點趣味，並且如我剛纔所描寫的，殊爲快慰。菲禮蒲這樣的心靈，我是如此久以來不能捉摸的，深閉而探察無效的。現在突然覺得獲着了。這是一個最大的滿足；並且假如在我一生中，我漸漸對於一些事情寬容的緣故，我覺得就應由於這個期間所致。因爲我已明白，假如我要玩一種把戲，一種炫耀和神祕的把戲，我決可繫牢我

丈夫於一個嶄新的堅固基礎上，我決不懷疑這個效果。我允許我自己作兩次或三次無害的試驗。是的，菲禮蒲的性格，果是如此。憂疑縈繞了他，而又保持了他。但我也知道疑慮對於他，是一種永續的苦痛，一種無盡的纏繞。我所以知道，是因為我讀過他前半生的歷史，而且我還每天在觀察他。不安於我的行動，我的言語，他陷入憂傷的沈思中。他睡眠不好；他無心他的業務。他何以能任自己走到這樣的癡迷境地呢？我期待四月內我要添的孩子，我不想別的，只想着這個孩子和他，而他纔並不覺察呵。

我不願玩這個縱然於我有利的把戲。我所要求的，只是這個唯一的小生命，這是我所作的唯一大犧牲。我所以這樣，完全是爲他之故。你原諒我呵，菲禮蒲，我的憂鬱，我的悲慘的妬意，和一些狹隘的情形，有時恰恰觸犯着你。我還是能牢繫你，掌握你的力量，你的自由，你的幸福；我還是能使你感受你所恐怖而又追求的，不安的苦痛。而我並不願如此。我只願毫無狡獪的，開心見腸地愛你。我毫無抵抗的，把我的全身心交付給你，而你自己纔反向我展開一些制伏你的兵器呵。我相信我這樣做是對的；我覺得真摯的愛情，是應較這個慘酷說

爭的，設爲疑兵的多角愛，爲更偉大。這是你的弱點，吾愛呀，需要以你所愛女子的放蕩，來如此打破你倦厭的心情。我所理想的愛情並不如此；我感覺愛情應是一個完整的忠誠，而且甚至於是一種奴役。除你而外，世界於我等於烏有。一個大毀滅儘可以把周圍我們的一切相熟的人消滅，只要你尚存在，這於我並不感覺如何嚴重的。你就是我的宇宙呵。縱然這樣說，在視聽上或者輕狂，於我都沒甚關係的。和你一起，我的愛情呵，並不盼望追隨着一個政治上的手段；我不能作僞，我就是鮮明直捷的愛你。

經過幾天，由於我行動的光明，由於我生活的沈靜，我重將安靜引入菲禮蒲的心靈中。我從此不再去見高蘭；這特別有點遺憾，因爲他確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呀。我幾於完全幽閉了。

我妊娠的末幾個月殊爲痛苦。我見我自己憔悴變形，就再不願和菲禮蒲一道出去，因爲我怕使他不悅。最後幾個星期，他以極多的忠誠伴着我，天天留在我的身邊，並且成爲習慣的，爲我誦讀小說。我們夫妻情分，除此時外，再沒有像我常常所夢想的了。我們共同重檢

閱一些名家小說。在我少年時，我曾讀巴爾扎克（註一），托爾斯泰的小說，但我不甚了解。現在盡都於我顯現宏富的意義來。都娜，她是安娜加萊林（註二）書中初期的女主角，那就是我安娜自己，就有點像阿蝶依，有點像蘇蘭若了。當菲禮蒲讀這本書時，我窺見他也在作這同樣的感想。有時，一句話喚起了如此顯明的狀況；或者是我們夫妻間相處的情形，或者是我自己的態度，菲禮蒲每從書本上，擡起眼睛望着我，作一個他含蓄不着的微笑，而我也報以一笑。

我應是很快樂的，假如我不是發覺菲禮蒲仍感憂愁。他並無可以嗟怨之處；他身體是健康的，但他纔每每歎氣；坐在挨近我牀邊的椅子上，懶洋洋的伸展他的長臂，並把手揉揉眼睛。

「你疲倦嗎？吾愛，」我向他說。

「是的，有點，我相信我需得變換一下空氣。這個事務所，成天在那裏……」

「確然的。更加之你整晚又和我一起。你出去走走呵，吾愛……你設法自娛呵……爲

甚麼你不再到戲院和音樂會裏去呢？」

「你曉得我是怕一人出街的。」

「未必蘇蘭若還不會快些回來嗎？她原只在那裏住兩月呵。你沒有得着她的消息嗎？」

「是的，她有信給我，她延長她的寄寓了。她不願任她的丈夫在那裏獨處。」

「怎樣？但她年年都任他在那裏獨處的呀……何以會突然有這樣的筆念呢？這真稀奇了。」

「你要我知道甚麼呢？」菲禮蒲噴怪的說。「她是這樣給我寫的，我也就只能這樣告訴你。」

(註一) Balzac 十九世紀法散文家。

(註二) Anna Karenine 托爾斯泰名著之一。

終久，蘇蘭若回來了。在我生產前幾個星期，菲禮蒲態度的突變，震撼了我的心。一晚上，我發現他更覺年青而快活。他給我帶回一些花，和一些我喜歡的肥大的赤色海蝦。他繞着我的牀，興奮的踱着方步；雙手插在衣袋裏，向我述說一些關於他事務所中經過的有趣的事，關於他日間會見的出版家等。『這中間有甚麼道理呢？』我心裏疑訝，『他從何處得着這樣的開心呢？』

他接近我牀邊吃晚飯，而我淡淡的 not 看着他，向他問說：

『常常都沒有蘇蘭若的消息嗎？』

『甚麼？』菲禮蒲以一種極無羈束的快意說，『我還沒有向你說她今晨給我打過電話嗎？她昨天已回巴黎了。』

『我很爲你高興呀，菲禮蒲，在我不能陪你出去的此時，你將有一個同遊的好伴侶。』

「但你真狂妄呢，葉莎，我將不離開你一刻呢。」

「我要求你離開我；加之，我也不會孤獨的，我母親快到巴黎了。」

「這是真的，」菲禮蒲歡欣欲狂的說，「她不會隔好遠了，岳母老太太。她最末一次的電報，是從那裏來的呢？」

「這是從船上拍來的一通無線電報。據輪船公司的告訴，她明天應到蘇彝士運河了。」

「我很爲你高興，」菲禮蒲說，「她真太仁慈了，跋涉這樣遙遠的途程，來扶持你的生產。」

「我的家庭是和你家庭一樣的，菲禮蒲，出生和死亡，都是大典。我猶記得我外省堂兄弟之喪儀，都是我父親最得意的紀念呢。」

「我馬思訥家的祖父，」菲禮蒲說，「在他很衰老而醫生禁誡他去參加一切喪禮時，自己尙十分怨歎的說：——大家不願我去送那可憐的呂都維克的出殯，我始終是不能釋

懷的。——」

「我覺得你今晚上很高興呀，菲禮蒲。」

「我嗎？啊否……不過，天氣是如此的好；你的身體也好；九個月夢魘的妊娠快終結了；我之所以滿意，是很自然的。」

我頗慚愧的看見他是如此的快爽，而又清楚他這個暢適的原因。他這晚上，以一個我在聖莫里芝見過，而數月以來爲我大大的不安靜所減削的，好胃口吃飯。

飯後，他變成神經失常的樣子。他打呵欠。我向他說：

「你願意我們讀一點小說嗎？這本書很好，這本你昨晚開始披讀的史湯達的小說呵。……」

「啊！是的，」菲禮蒲說，「拉彌兒……是的，這果真好……假如你願意。」

他努一努嘴，作出厭煩的樣子。

「聽呵，菲禮蒲，你曉得你今晚上應該做甚麼否？快去向蘇蘭若道一聲安息呵。你五個

月來沒有見她的面了，這將多麼溫文呀。」

「你以為應該如此嗎？但我不願丟你一人在家。並且我完全不知道她是否在家，抑或空不空閒。她回家頭一兩夜，是應該和家人一起的，就是約翰家裏那些人呵。」

「試打電話給她看。」

我原希望他仍將推謝的，但他立即遷就了。

「好吧！我去試試看。」他一面說一面就去了。

五分鐘後，他滿臉喜色的跑回來向我說：

「既然這於你是一樣，我此刻到蘇蘭若那裏去走一趟。我只在那裏耽擱一刻鐘。」

「儘你的意願耽擱吧，我是非常欣慰的；這將於你很好。但當你回來後，無論時間怎樣遲，也須得向我道一聲安息呵。」

「決不會遲的。現在纔九點鐘，我九點三刻就到那裏了。」

這夜，我半夜纔見他回來。在期待中，我小部分的時間在讀書，而大部分的時間在哭泣。

我母親在我生產前幾天，從中國回來了。我見着她時，殊爲吃驚。我自覺從未夢想到的，同時距她很近，而又距她很遠。她批評我們生活的方式，我們的僕人，我們的傢具，我們的朋友，而她的責難，引起我那看不見的幽深的心弦，回響着一個微弱的共鳴。不過這個家族的陳老基礎，已完全爲一個厚重的菲禮蒲地帶所掩沒，而一切足以使她驚訝惱怒的，於我都顯得很自然了。她並不遲慢的，察出在這妊娠最後的幾星期中，菲禮蒲仍未把他的心情，全神傾注在我的身上。當我聆她說『我今夜將來伴你，因爲我並不設想你的丈夫，會有勇氣留在家裏』時，我心裏難過而又自責。我這種難過，由於自負，較之由於愛情者爲多。我懊怨她不在蘇蘭若回巴黎前，而菲禮蒲工作餘暇，卽不離開我時來此。我幾欲向她表示，我還是有法子使他愛我。每每站在我的牀邊，她以一種指摘的神氣望着我，重蘇醒了我一切少女的悲哀。親切而幾於敵意的，她以一個指頭擱在披拂着我滿額紋痕的髮上說：「你髮白

了。』這確是事實呵。

當非禮蒲在半夜後回來，而街上行人已很稀少時，我傾聽他們的步調，以便認出非禮蒲的足音。我每聽着這樣一個欺騙的聲音；它以一個將停的步度，發生了希望，其次繼續行動，又逐漸把希望減縮，慢慢的又走遠了。有一個人，他真的在相距數丈外街頭的門前停止終久，在這些將停歇的步度中，我認出非禮蒲的足音來了，一個輕微橐橐的聲音，漾動了全屋宇；一個遠遠的門的剝啄聲，這是他了。我允許我自己要快活，要寬大，而我乃幾於每天接着他時，總是怨訴。我自己都有點爲我那時所發單調而刺耳的怨辭所傷觸。

「啊！非禮蒲以一種頹怠的神氣說，『我實在沒有辦法了，葉莎悲，我老實告訴你。……難道你自己一點都不察覺你前後矛盾的情形到甚麼程度了嗎？……這是你苦苦要求我出外的；我聽你的話，而你又另拿一些責難的話來煩惱我。究竟你要怎樣呢？要我關在這個屋裏嗎？那就請你如此說，……我遵命就是了。……是的，我答應你，我決定遵命。……隨便怎樣，都比這些無休止，莫名其妙的爭持要好些。……但我乞求你不要試在晚間九點鐘

時裝大方，而在半夜時就完全褊狹了……」

「是的，菲禮蒲，這是真話……我確實有點討厭。我發誓再不這樣做了。」

但第二天，一個內心的魔鬼，又促我重唸一次這些同樣的無益言語。這特別是對蘇蘭若的反感，纔惹起我如此。我覺得在我一生中這樣的時間內，她如果機警，就應當把我的丈夫還我。

她來看我了；彼此間的談吐，是很困難的。她有一個美麗的貂皮大衣，遂向我稱述很久它毛衣的優點。其次，菲禮蒲回來了。她必然會向他聲言過她的來訪，因為他今天較平時歸家爲早。大衣於是變爲幾於不見的，很難提及的談話資料，而談話中心，又轉到馬拉克的花園了。

「你再想像不到這種情景，葉莎悲……早晨，我赤着雙足在那些橙子林中，熱烘烘的黏土路上走……每個圓柱上，都盤繞一些玫瑰和茉莉。從那些紛披的花葉中間，可以稀疏的望見幾顆蒼白色的晨星……並且在屋頂上閃耀着阿特拉斯山的雪峯，好像一顆美麗

的金剛鑽呀……（——我們已有聖莫里芝的金剛鑽了，現在又來一顆——我想。）而且夜間呀，在月光下的扁柏，好像伸出一些黑森森的指頭……隔鄰花園中，發出清越的亞拉伯箏聲……啊！馬思訥，馬思訥！我怎樣的喜歡這個情景呀……」

她的頭微向後仰，髮髻正呼吸着這些玫瑰這些茉莉花的香氣一樣。

當她走時，菲禮蒲一直送出門，轉來頗現出神的樣子。背靠着我房間的壁爐。

「你應該，」他在默然很久之後說，「同我到摩洛哥去遊一次……這真美極了……看，我給你帶一本羅伯特葉丁著的描寫巴爾巴（註一）蠻族內部生活的書……這是一種小說……同時又是一種詩詞……這多麼可欣賞呢。」

「我可憐的菲禮蒲呀。」我向他說，「我嗟憫你對於婦女們的交際，是何等可笑的一幕滑稽劇呵！」

「葉莎，你這話是因何而發呢？」

「我所以如此說，因為這是真的，吾愛，我把她們認得很清楚；這些婦女，可以說是在太無

聊了。」

終久，我感到第一次生育的苦痛。分娩的時間，長久而難忍。菲禮蒲情緒的震動，使我快慰。他髮爲之白，驚恐較我爲甚。我看出他重視我的生命。他的關切，給我不少的勇氣。爲試去安慰他，我完全克制了我神經的激刺。而我遂向他談及我們的小嬰孩，我期必他是一個男孩。

「菲禮蒲呀，我們給他取名阿倫好否？他將有一個稍爲過高的眉毛，就像你的一樣。當他爲一些事情所苦惱時，他將兩手插在衣袋裏，徘徊的踱着方步……因爲他必將感受深深的苦惱，這個可憐的阿倫，是不是呢？菲禮蒲呀，爲這樣父母的兒子……是何種性質的遺傳呵！」

菲禮蒲勉強欲笑，但我察見他是感觸了。當我更加難受時，我叫他執着我的手。

「你要想起，菲禮蒲呀，在看演「西埃佛里」時，我的手攔在你的手上那一次……這

就是我們間一切的開始呵。」

稍遲以後，我聽見克萊醫生在我房間裏向菲禮蒲說：

「你的太太有一個驚人的毅力，我還少有見着呢。」

「是的，」菲禮蒲說：「我的妻是最賢能婦女之一。我希望該不要發生甚麼事情吧。」

「你想要發生甚麼呢？」醫生說，「一切都合乎常度的。」

大家在最後時間，要對我施行麻醉；我並不願意如此。當我再睜開眼睛時，我看見菲禮蒲在我身邊，神氣很溫存而欣悅。他吻我的手說：「我們有一個男孩子了，愛呀。」我叫人抱給我，而我的心情，不禁爲之飄飄然了。

我母親和菲禮蒲的母親，自行安置在緊接我房間的一個小客室中。門是開着的。我閉着雙眼，半欲入眠的樣子，聽見她們正對於這個孩子將來的教育，作悲觀的推測。儘管她們的性格差殊，幾乎對於任何事件都難得同意，獨對於這點，纔共同發現一個遞嬗的原則：是應責備一對較爲年輕的夫婦。

「啊！這不曉得要成甚麼樣子。」馬思訥老太太說，「菲禮蒲呢，他一切都肯費神，就只除對於他孩子的教育；而葉莎悲呢，又只用心在菲禮蒲一人的身上；你看這孩子將來會放縱到所以然的。」

「但自然嗎？」我母親說，「這些年輕人只有一句話常在他們的口頭，就是追求幸福。所以這些孩子，應使他們快樂；所以當丈夫的，應當快樂；所以當愛人的，應當快樂；所以一切僕役們，也都應當快樂。而爲達這個目的，就廢棄了一切規則，銷毀了一切藩籬，大家也不願有懲罰，也不願有制裁，原諒了任何一切；並且不是可以原諒的，而是曲爲原諒的。這簡直不能想像，不可思議的呀。而其結果如何呢？假如至少他們果較我們快樂，老太太，較之你我呵，那我還明白他們所以要如此的緣故。但這種滑稽的內容，又纔是他們遠不如我們快樂，不如我們得多呵。我看見我的女兒……她睡熟沒有你睡熟了嗎？葉莎悲兒呀……」

我沒有作聲。

「這殊希奇，她今天是第三天了，還昏昏沈沈的呀。」我母親說。

「爲甚麼她要被麻醉呢？」馬思訥夫人說，「我向菲禮蒲談過，我若是他，就決不允許的一個人應當自己引育自己的孩子。我呢，有三個孩子，不幸損傷了兩個，但我引育他們，都是本乎自然的。這些人工分娩法，對於孩子和大人都不好。當我知道葉莎悲如此的柔順，我非常氣惱。我相信別人在我們全體家族中尋覓，（我們馬思訥族人遍布十省呢。）都尋不出接受這件事情的。」

「真的嗎？」我母親客氣地說，她就是勸我用麻醉藥的，但以外交家夫人的態度，不願有一個對於她樂於引起的，和馬思訥夫人向年輕晚輩進攻同盟的衝突。「……我向你談，（我母親繼續用一個很低的聲音說，）我看見我的女兒，未必她快樂嗎？而這並不是菲禮蒲的過誤。他是一個極賢良的丈夫；較之別人，還不甚放蕩。否，這是她自行分析的過細；這是她過於杞憂；這是她過於不息的諮詢她配耦間情義的晴雨計，如她所說的，他們的「恩愛」呵……夫人，請問你會偶然深深的想及你配耦間的情義否？我呢，就絕少想及；我只努力在業務上輔助我的丈夫；我要管理一個極繁累的家庭。我們都很忙，而且都照常的好……對

於孩子們的教育也是這樣的。葉莎悲說，她首先要阿倫有一個較她自己幼年更爲舒暢的生活。但我確切告訴你，她並沒有一個不舒服的幼年時代。我是頗爲嚴峻的把她教育成立。我並不懊悔，你是看見效果的。」

『假如她不是如你那樣教育成立的，』馬思訥老太太說，聲音很低，『葉莎悲還是決不會成爲現時這樣賢德的婦女。她應當深深感激你，而我的兒子也一樣呵。』

我不作絲毫聲息，因爲這段談話，於我很感興趣。『誰知道呢？她們或者果有道理？』我私心自念說。

當論點轉到阿倫的哺乳問題時，她們間的協調就中止了。我姑的意思，是要我自己哺養我的孩子，而厭惡那些英國奶媽。我母親則向我說：『不要嘗試，像你這樣神經衰弱的樣子，只要三星期就會沒奶。因此要使你的孩子不好呢。』菲禮蒲也不願我自己喂乳。但我因傾向於這是一個母愛的重要象徵，遂執拗着自哺，而結果恰如我母親所預言。自從這個期望甚般的孩子降生以後，一切纔不如以前所意料。我對此原構成一個極大希望的，而事實

纔不能滿足。我以為這個孩子，將是我與菲禮蒲間一個新而更強得多的連繫，那知纔大不然。實際，菲禮蒲對於孩子，是很漠然的；他每天去看他一次；他和奶媽談幾分鐘英國話為樂。其次，他又變成我異常熟悉的那種輕柔，遙遠，並為一個空漠朦朧的情意所侵襲，綿綿而淒涼的神氣了。我現在更察覺菲禮蒲不僅是惆悵無聊，他內心裏簡直含蓄有無窮的悲哀呵。他此時外出的次數較少。我初先還以為這是由於他的恩情，顧慮着此時尙形衰弱的我，不讓我一人在家寂寞，但好幾次，我的母親，或者另外的女友，預向我宣稱要來看我時，我就向他說：

『菲禮蒲，我曉得這些家庭間瑣屑的閒談，會使你厭煩。打電話給蘇蘭若，約她今晚上去看電影吧。』

『但為甚麼，』他回答我，『你總常要強逼我和蘇蘭若一同出去呢？我可以安然無恙的兩天不見她呵。』

可憐的菲禮蒲！那纔不然，他簡直不能兩天不見她的面。我並不確切知道為甚麼，我絲

毫不清楚蘇蘭若祕密生活的情形，然而我覺得她自從摩洛哥回來以後，他們間的關係，發生了一些變遷；而菲禮蒲就因她之故痛苦。

我不敢將這件事問他，但僅由他面容的表情，我已能演繹他內心痛苦的進度，他在幾星期內，瘦成幾於令人難以相信的樣子。他的臉色萎黃；他的眼圈青黑；他自歎睡眠不安，而他有一個失眠者照例常有的板滯無神的眼光。他在餐席上，默默無語；其次，很費力的，向我說幾句話，而我見他這種太顯勉強的樣子，較之他的沈默，更使我心裏難受。

蘭麗來看我，並為阿倫帶一件小衣服來。我立刻察見她和以前是完全不同了。她固定她職業的生活，並以一種口吻向我談及高蘭醫生，令我想到她是他的情婦。幾月以來，在甘低木就有人談他們這種關係，然而加以否認的。她家裏的人，仍和蘭麗保持親熱的情誼，認為她不會有這樣的失檢。但當我見着她時，我知道馬思訥家族的人，有意或無意，都不過自欺而已；帶着歡愉，蘭麗有一個愛着人，而且被人愛的婦女的神氣。

自我結婚以後，我同她疏遠得多；而且在好些情境中，我發見她冷酷，並幾於含有敵意。

但這天，差不多是立時的，我們就達到歐戰時長久深談的語調。我們漸談到菲禮蒲，並且談得很親切。蘭麗第一次以一種十分坦白的樣子向我說，她曾經愛他，而且在我和他結婚後，曾極爲之難受。

「在那時，葉莎悲，我幾於恨你得要死。其次，我把我的生活另外安排過，而現在一切於我，都猶如陌路了。……我們間最熱烈的情緒已死，你不覺得嗎？而別人三年以來，尚以同樣的好奇，和同樣的冷淡，來看這個女子，是否已成另外一個人了。」

「是的，」我向她說，「或者我還沒有如此。我愛菲禮蒲，從我們初戀至今，是愈加強烈。我自覺爲他，我可以作數個月以前所不能作的任何犧牲了。」

蘭麗無聲的，以一個醫生診察病人的眼光望着我。

「是的，我相信你能這樣。」她終於說了，「……你看我剛同你談，我對於往事，是毫無懊怨；毋寧較此爲甚的，你容許我放肆的說嗎？我天天都在自慶，幸而未與菲禮蒲結婚呀。」

「而我，則天天自慶和他結婚呢。」

「是的，我很曉得。因為你愛他，而且因為你如他一樣，獲得那個討厭的習慣，就是在痛苦裏面去求幸福。但菲禮蒲是一個極可怕的人物；這並不是說他壞，反之，其可怕正由於他的太纏綿多情了。我呢，自幼兒就認識菲禮蒲，除了或者此時在其中尚有其他的菲禮蒲而外，他現在還是這個同樣的人。其次阿蝶依來，無疑的，成為常襲的，固定了他情郎的性格。愛情對於他，是連繫於某一種容貌，某一種輕狂的行爲，某一種不甚穩妥的風情；並不要求怎樣的懇摯。……而同時由於他有一個極荒誕的，銳敏的感覺，這種唯一能引起他愛慕心的婦女，就恰好致他於非常的不幸……這不確切嗎？」

「這又可以說是確切，又可以說是不確切。蘭麗，我很曉得說：「我被愛了，」這句話，常常是荒謬的。然而菲禮蒲真心愛我，我是不容懷疑的……僅僅同時，這也是確實的，他尚需要各種絕對不同的婦女；一些阿蝶依型的婦女，蘇蘭若型的婦女……你認識魏意野蘇蘭若嗎？」

「相熟得很……我不敢向你說，但這正是我心裏所想着的呢。」

「是，你滿可以說的，我現在已全無嫉妬心了。我以前固會嫉妬過……社會上是否有人說蘇蘭若是非禮蒲的情婦呢？」

「哦？……相反的，一般人說她這次寓居摩洛哥，和羅伯特葉丁愛上了。你曉得，就是那本描寫巴爾巴蠻族最有趣味之書的著者呵……在馬拉克的最後幾天，她簡直和他住在一起。他剛回巴黎……這是一個大著作家，而且是一個才子。高蘭就認識他，佩服他得很。」

我疑想一刻。是的，這恰如我所懸揣，葉丁這個名字，爲我解釋了我丈夫好些談話的內容。他逐次帶入葉丁著的一切書。他曾高聲向我誦讀若干段，問我以爲何如。我還愛好這些文字，尤其愛這本富於幻想的，名叫窩達意花園之祈禱的一書。「這很美，」非禮蒲對我說，「是的，真正，這很美，這真荒莽呵。」我可憐的非禮蒲，無怪乎他要難受了！無疑的，他現在要分析蘇蘭若一切的言語和姿態，如像他以前分析阿蝶依一樣，爲求在其中搜出那個不相識的情敵的痕跡。無疑的，這個無益而煩憂的事業，就要使他夜夜不眠的，盤據了他整個的

心啊！我突然對於這個妖婦，感着惱恨了！

「這竟是如此的正確。蘭麗呵，就是你剛纔所說的，關於那個討厭的習慣，在痛苦中追求幸福的習慣……只是一般的環境已如此構成，而一個人已這樣開始了他的感傷生活時，如像這是非禮蒲的境遇，如像這是我的境遇，不識還能夠變更嗎？」

「我相信一個人常常是能夠變更的，假如他有堅固的心靈。」

「但一個人怎樣還能有堅固的心靈呢？蘭麗，未必對於那已定的環境，還能夠加以否認嗎？」

「高蘭會答覆你這個問題：——要洞達對方的機構而管理他……——這就是說，需要更多的理智。」

「但非禮蒲是很理智的呀。」

「很理智；不過他太過於將就他的感情，而不甚憑任他的理智呀。」

我們高興的一直談到非禮蒲回來。蘭麗以一個科學態度的談吐，使我心折。她說我和

許多其他婦女一樣，是戀愛型中某一類人物。

菲禮蒲顯出樂於看見蘭麗，他請她和我們晚餐，並算是幾星期來第一次在整個吃飯中間與高采烈的談話。他喜歡科學，而蘭麗則向他敘述一些他所不知的新穎的實驗。當她第二次吐出高蘭的名字時，菲禮蒲很突兀的向她說：

「高蘭，你同他很熟嗎？」

「我相信我們的交情還不錯，」蘭麗說，「這是我領袖呢。」

「他不是羅伯特葉丁的朋友嗎？那個摩洛哥的，終久就是那個著窩達意花園之祈禱的人呵。」

「是的，」蘭麗說。

「而你呢，」菲禮蒲說，「你認識他嗎？葉丁呵？」

「很熟的。」

「他是怎樣的人呢？」

「了不得的人才。」蘭麗說。

「啊！」菲禮蒲說。

他很艱澀的繼續着：

「是的，我還是一樣，我覺得他尚有些才幹……但一般的情形，每每是名不副實呀。」

……

「而他確不然。」蘭麗冷冷的說。

我以一種哀乞的神情望着她。菲禮蒲這晚其餘的時間，完全默默無言了。

(註一) Berbers，非洲黑人之一種。

二二

我眼看着菲禮蒲對於魏意野蘇蘭若的愛情，在我旁邊衰歇。他再沒有向我談；反之，他顯然還盼望着任我想他們間的關係尚沒有絲毫的變更。另外，他仍常去看她，但較以前卻

少得多，而且再不能發現像從前那樣純粹歡愉的情緒了。在他們散步後，他再不顯快活年青的樣子，而總是嚴重的，甚至有時幾於失望的樣子回來。好幾次，我相信他會將心腹事告訴我，他執着我的手說：

「葉莎，要你纔是對的。」

「爲甚麼呢？吾愛。」

「因爲……」

其次他停止着，但我已很明白了。

他繼續送一些花與蘇蘭若，仍以最愛的女友待她。吉訶德和南賽龍仍是忠誠耿耿的；但我在他一九二三年的日記本上所發現的這些記載，已完全充滿着悲哀的情緒了。

「四月十七日——和蘇……在蒙馬特街散步。我們直走到特耳廣場，就在那裏一個咖啡館的露天地面上坐下；用着牛奶餅和檸檬汁。蘇蘭若要了一大塊巧格力糖，很滿意的嘗着，就像一個小女孩一樣。我由她重新發現一些我久已忘去的，很正確的阿蝶依傅冷沙

交好時期的印象。蘇蘭若願意任憑自然，任憑情感的多方面流動。她對我很溫柔，表示出許多恩愛；但我看得出她心裏正想着別人。她有阿蝶依初次和他人相見後，清儼懶悶的樣子，而且和她一樣，逃避一切的解說。我剛要談到她，談到我們的情誼，她總迅速的以其他一些遊戲事情支開。今天，她望着過路的人，而以從他們姿態儀容，來推測他們的生活爲樂。對於一個將汽車停在我們咖啡館前，並從車裏引出兩個婦女，選坐一張桌面的司機人，她就幻想了一個整部小說的故事。我很想不再愛她，而我終爲情所苦。我覺得她仍如以前那樣動人，——有這般生動的神情，這般焦戀的面色呵。

「親愛的，」她向我說，「你在悲哀呵。你有甚麼心事呢？你不覺得人生是多麼有趣嗎？請你推想，在這裏我們所能看見的每個希奇小屋子裏面，有好些男子和女子的生活，觀察起來，是多麼有趣呢。請你再推想，在巴黎，像這樣的廣場，是百數以上，而世界上還有十幾個像巴黎這樣的都市呢。這是如何值得讚美和驚賞呵！」

「我的觀點就和你不同，蘇蘭若呀。我覺得當其一個人尙很年輕時，人生於他，還頗像

一個希奇的舞臺。但當一個人如像我一樣，到四十歲左右時；當其一個人發現了幕後的牽線者，發現了登場者的品格，和那詭譎的線索時，他真願起身離開這個舞臺了。」

「我不喜歡你這樣說，你還沒有看穿甚麼呢。」

「但確是的，我可憐的蘇蘭若呀，四幕戲我已經看到第三幕。我並不覺得怎樣好，也不怎樣的快樂。這常常都是同樣的情景，我已看得很明白，就將這樣一直到終局。我看够了，我不想再看收場戲了。」

「你簡直是一個性情不好的看客。」蘇蘭若說，「你有一個美淑的妻子，和一些銷魂的女友呢……」

「一些女友嗎？」

「是的，先生，我清楚你的平生啦。」

這完全逼肖阿蝶依的口吻，其所以使我不能自寬解的，就是恰在這個淒涼時節，給我以這樣的恭維。不過如像一個傷心看客的我，儘管知道一切都是虛情，而暗中仍有一個矜

豪的得意，馬思訥家劣根性的得意呵。現在須得做的，就是不要再去見蘇蘭若，免得再受許多的刺激。但看見她而不愛她，那纔簡直辦不到呀。

四月十八日——昨晚我和一位年過五十，而平生多豔遇的老友，對於愛情，作一個長久的閑談。聽他談吐，令我刺心的，就是明白了在他爲旁人所豔羨的幾多奇遇中，幸福纔若何的少呵。

「結底，」他說，「我只愛過一個婦女，克萊珥蘋……但卽是她，到後來我也終於厭棄了。」

「然而，」我向他說，「她確是嬌媚呀。」

「哦！現在，」他說，「你再猜想不了她。她嬌揉造作，故裝媚態，做一些以前是很自然的虛偽態度。否，我連看都不能去看她了。」

「其他呢？」

「其他，更是過眼煙雲了。」

於是我向他舉出現時尚在伴娛他生活的婦女。

「我一點都不愛她，」他向我說，「我不過由於習慣去看她。她使我極端苦惱；她欺騙我太甚。現在我已經把她認清楚，真的，無非過眼煙雲而已。」

聽他話後，我自問世間是否真有如小說式愛情的存在？是否應拋棄對於戀愛的癡情？「只有死亡纔可以拯救這個擱淺，」屠里斯登（註一）已將它肯定了。

四月十九日——到甘低木旅行，這是三月以來的第一次，一些工人來向我訴說他們的困難：窮苦，疾病。看見這些真正的痛苦，我不覺對於我這個想像的痛苦自慚。然而在這些工人中，還是有些演愛情悲劇的。

我通夜不眠的追念我的生平。我相信我一生是一個長久的錯誤。在表面，我作一個職業生活，而實際我唯一的職務，纔是追求一個我認爲經過婦女們芳心，可以獲得的絕對幸福。但再沒有比這個追求更爲縹渺虛無的了。絕對的愛情，正如理想的完美政府一樣，不存在的。而機會主義，纔是情感生活中唯一聰明的辦法。尤其是必須避免圍蔽於一個偏執的

態度。我們的情緒，常常過於成爲我們意識中堅定不可破的偶像。假使我容許去看穿蘇蘭若的真相，我就能頃刻間解脫她的情網。這個真相是從我認識她以來，就在我的心中，並且常在我的心中，被一個理智的主宰，正確的，冷酷的描繪出來，而我卻拒絕不去看呵。

四月二十日——儘管蘇蘭若已無心於我，而當我想脫離她的羈絆時，她又把這個連繫拉緊一點。這是矜炫嗎？抑是慈悲呢？

四月二十三日——這個癥結在那裏呢？蘇蘭若像阿蝶依一樣，轉移了她的心。是否因爲我犯了同一的錯誤呢？或者因爲我做了同樣的選擇呢？未必一個人應該常常隱匿着對他愛人所感覺的不安，來藉以保持他的愛人嗎？未必應該以機詐手段來應付他的愛人，即使已甘心容忍他愛人的一切行爲時，都要如此嗎？我心中真是惶惑了。

四月二十七日——在整個十年中，一個人應該在他的心靈內，拭去一些由經驗證明完全是虛僞而危險的觀念。

應拭去的觀念是：

(一)「婦女們可以用一個承諾，或一個盟誓，來連繫她們的心。」這是虛偽的，婦女們根本沒有道德觀念。她們是依據她們愛人的品格爲品格。

(二)「天地間有一個完美的女性，伴着她，就可以發生純潔透明的愛情，和永續真誠的歡樂；不滲雜一些慾感，而純粹是心靈的融合。」這也是虛偽的。兩性間的連繫，正如兩艘在風浪中動蕩着的孤舟，由於情海的波濤，彼此船身，就隨時相互碰觸而且怨歎。

五月二十八日——在慕爾斯街晚餐。歌娜姨母行將就木的樣子，坐在她炮鳳烹龍和鮮花布列的筵前。海崙來向我談蘇蘭若的近狀。

「可憐的馬思訥先生！」她說，「這幾個星期你的腦筋不知道是如何的摧毀……我明白，自然你是很難受的。」

「我不曉得你說的甚麼。」我這樣回答她。

「但確然的，你還在思念她呵。」

「我否認了。」

(註) Tristan 中古神話內從未被人接收的愛之神，所引語意謂死亡始能遮隱愛之不終或欺騙。

二二

這本紅皮日記，顯出了一個我當時尙未察見的，清晰而自我得多的菲禮蒲。我以為他的理智，早已很自由的，誰知在其深微的隱處，尙藏匿了一個被支配着的菲禮蒲呀。他現出如此不幸的樣子，以至好幾次我自念，我應否去見蘇蘭若，而求她憐惜他。但這個舉動，未免太癡狂，因此我不敢去做。加之，我此際深恨蘇蘭若，並感覺僅對她，我纔不能抑制我的惱怒。我們繼續在海崙家裏會見她。其次菲禮蒲拒絕星期六到海崙那裏去了。（這是他從來沒有的。）

「爲向她表示我們並非惱她，你到那裏去一去吧。如不去，就未免不對，因爲海崙是很賢惠的。但我呢，我不能再去了，我向你斷言。我愈老就愈怕酬應……在我火爐旁邊，一本書和你……這就是我現在所樂享的幸福了。」

我曉得這是他衷心流露的話，我也曉得假如他此時另遇着一個年青貌美，而又輕佻的婦女，以一個秋波的微瞬，向他作一個他所期冀的暗示時，他又將立刻而且不自覺的改變他的論調，說他在一天工作之後，特別需要去看一些新鮮人物，和設法消遣了。我追憶起我們初結婚時，我曾因想到人們永遠封閉着的腦蓋，把我們愛人的思想，隱藏不見而悲哀。菲禮蒲現在對於我，已是透明的了。經過一層薄膜，或是輕觸一個毛細管，我就會察見他全部的思想，全部的弱點。而我因此較之從來，更覺愛他。我記得有晚上在他事務所裏，我長久默然的注視着他。

「你在想甚麼呵？」他微笑的問我。

「我試仔細端詳你，假如我未曾愛你時，看現在還能依然如此的愛你否。」

「我的天，竟這樣的複雜呀！你看出來沒有呢？」

「依然如此的愛你嗎？是的，絲毫不勉強呵。」

這夜他向我提議較往常爲早的到甘低木去。

「再沒有甚麼使我們留戀巴黎的了。我在那裏經營我的業務，和在這裏完全一樣。其次鄉村的空氣，將於阿倫特別適宜，而我母親也較少孤獨，較不乏人侍養。去是只有利而無損的。」

這個出發正符我的殷期。在甘低木，菲禮蒲就將完全屬之於我。我唯一的憂慮，就是怕那裏的僻靜，會使他厭煩；但相反的，我在那裏隨即見他的安靜。在巴黎，縱然他已把蘇蘭若失去，而他還保存有一個綿綿的希望；雖然無疑的，這明明是一種空望。當他聽見電鈴響時，他總有一個不自覺的舉動，這個舉動，我是非常熟悉的，因此他心上的創痕，還沒有平復呵。

當我們一同出街，我心裏難過的，感受着菲禮蒲一切的震顫。我不曉得他是處處都怕遇見她，而同時又想遇見她。他知道他還深深擺不脫她的印象，而假如她願意時，她還隨時都可以獲取他。他知道這點，但他同時也知道各人的自尊心，和各人對於幸福的顧慮，就阻止了他們間的墜歡重拾。在甘低木，則處於蘇蘭若影像，從未與之聯合的景色中。他自會慢慢的開始淡忘。八天之末，他已恢復了良好的臉色；他的雙頰比較豐滿，他的目光比較清瑩，

他的睡眠也好了。

天氣是很好的；我們一同作長遠的散步。菲禮蒲向我說，他願意從此以後做做他父親，在農村中棲息。我們每天走到格沙地，到柏里耶，到里桑柔克等附近村郊遊歷。

菲禮蒲只清晨到工廠去，每天午後，他都和我一同出遊。

「你知道，」他向我說，「我們應當做甚麼否？帶一本書到森林裏去高聲誦讀呵。」

在甘低木周圍，有好些林陰密蔽的清幽處所。我們有時坐在一個僻路盡頭，地下鋪滿蒼苔，上面交蔽着樹枝，構成一些綠意而溫柔的，好像禮拜堂側面的遊廊一樣；有時坐在一個蒼老的樹幹間；有時坐在以前馬思訥祖父曾坐過的一條長凳上。他很喜歡讀婦女的研究，嘉低妮公主的祕密這兩本書；或者梅里蒙的新作，如雙重的輕忽，或愛推士的瓶等。另外則是嘉蒲林著的一些傳記。有時也讀一些詩人的作品。他間時擡頭來問我：

「我沒有使你厭煩嗎？」

「好希奇的理想！我從沒有這樣美滿的快樂呀。」

他望了我一刻，於是又繼續着。當書念完時，我們就互相討論書中人物的性格、風度，而我們每每比擬到現實人物。有一天，我帶出一本小書，並拒絕把書名交給菲禮蒲看。

「這是一本甚麼神祕的書呀？」當我們坐下時，他向我說。

「這是一本我從你母親書櫥裏取出的書，它對你的身世，發生過很大的影響，菲禮蒲呀；至少是你以前曾經寫信告訴過我的。」

「我曉得了，這是我那本俄羅斯小兵。啊！我很高興，葉莎悲，你把它覓着了。請交給我吧。」

他將書翻着，現出有點慰藉，有點惘然的樣子。

「他們倡議舉一個女王，一個我們盡都很熟的年青女學生，艾麗雅蘇格羅敷。這是一個出色，漂亮，輕盈，高貴，而且機巧的少女……在女王前低首，我們立誓服從她的紀律。」

「但是，這真令人醉心，菲禮蒲呀；而且這簡直是你呢……」在女王前低首，我們立誓服從她的紀律。」這中間也有一個美麗的故事：女王期望一件東西，而這個英雄，就盡力

爲她搜索。……稍停一下吧。……把書交給我。……——我的天！我的天！你費盡許多辛苦呵！謝謝你。——她十分滿意，在我向她告辭時，重新與我一握手，加說：——假如我常是你的女王，我將吩咐統帥特別酬勞你。——我向她敬禮而後退出，自己亦非常的快活。……你終身都保持得很好書上這個小孩子的態度，菲禮蒲。……僅是那個女王，是時常變更的呀。」

菲禮蒲坐在一叢灌木下面，攀取那些小枝，用指頭將它們折碎，隨又把它們拋到草間。「是的，」他說，「女王是時常變更的。實際是我從未遇見那個女王。……終久，從沒有如我理想上那麼正確的女王。你明白了嗎？」

「那嗎，誰曾是你的女王呢？菲禮蒲呀。」

「好幾個婦女，吾愛。鄧蘭絲愛壁麗，有一點。……但是一個極不完滿的女王。我向你談過她死的消息嗎。那個可憐的鄧蘭絲愛壁麗呀？」

「沒有，菲禮蒲。……她應是很年輕的吧？……她怎樣死的呢？」

「我不曉得，這是往天我母親向我談的。我得着這個消息後的觀感是很奇異的，好像一個漠然無足重輕的新聞一樣；一個經過好些年曾爲我精神信仰中心的婦女的死呵。」

「在鄧蘭絲愛璧麗之後，又誰是女王呢？」

「阿蝶依呀。」

「這是她最近於你理想中的女王嗎？」

「是的，因爲她是如此的美呵。」

「在阿蝶依之後呢……有一點是田文詩海崙嗎？」

「或者有點，但確然是你，葉莎悲呀。」

「我也是，真的嗎？期間久嗎？」

「很久。」

「其次是蘇蘭若嗎？」

「但，是的，其次是蘇蘭若呀……」

「是否蘇蘭若現在還是這個女王呢？非禮蒲呀。」

「否。但不論怎樣，我對於蘇蘭若，並未留有甚麼不好的印象。她有好多如此生動，如此熱烈的地方；我和她一堆，就自覺要更年青一些，這是令人多麼快慰呀。」

「那嗎就需得再去看她，非禮蒲呀。」

「是的，待我心裏稍覺寬解時，我將再去看她；不過她再不能當我的女王，彼此因緣，從茲終結了。」

「而現在，非禮蒲，又誰是你的女王呢？」

他沈吟了一刻，其次望着我說：

「你呀。」

「又是我嗎？但我是許久以來已經廢退了的呵。」

「你或者曾經廢退過；是的，因為你曾經嫉妬，褊狹不公正。但自三月以來，你已如此的英毅，爽直，以此我又重恢復你的王冠。加之，你再也想不到你已經改變好多了，葉莎悲呀；你

已不是這同樣的婦女了。」

「我很曉得，吾愛。究竟，一個真有愛情的婦女，是從沒有個性的。她說她有個性，她試求他人相信，但這並不是真的；否，實際，她纔是竭力求曉得她愛人所盼望的女性，而努力去變成這個女性。……和你，非禮蒲呀，是特別的困難；因為一個人很不容易極清楚你所盼望的女性是甚麼。你需要忠貞和柔順；你也需要嬌炫和風情。究竟應當怎樣做呢？我嗎，我就選擇那和我天性最近的忠貞那一面。……但我相信你尚長久需要另外一個更為不定，更為飄忽的女性。我之所以獲得最大勝利，就是我接受這另外一個女性，而且還是以退讓和歡迎的態度來接受的。我在一年來明白了一個極重要的理論，就是假如一個人真心愛他的戀人時，就不應太過於苛察他戀人的行動。我們需要戀人，只有戀人，纔能使我們有情趣的生活於某種「霧圍」裏，（你的女友海崙叫作「水土」這也是很確切的。）而為我們所不可須臾離。然則祇須我們將自己生命所切需的戀人繫留着，保守着，其他，我的天，又有甚麼關係呢。人生是如此的短促，如此的艱苦。……我是否曾向你斤斤計較這些婦女所能貽與

你短短時光的幸福嗎？我可憐的菲禮蒲呀。否，我已有了相當的進步；我不再嫉妒了，我不再氣惱了。」

菲禮蒲自行躺在草地上，把頭枕着我的膝。

「我並不完全與你的觀點相同。」他說，「我嗎，我想我還能感着苦惱，深深的苦惱。人生之悠忽，於我並不是一種安慰。它是很短促的，是，但這要看對於甚麼而言呢？對於我們，它就未免太……總之，我感覺我是漸漸入於一個更安靜的境域了。你迴想吧。葉莎，以前我曾向你談我的生活，好像一個繁複的，參雜着許多樂譜的交響樂。騎士的樂譜，淫佚的樂譜，情敵的樂譜，我現在還都聆感着，而且還非常強烈的聆感着。但我也在這個合奏中，聽見一個統轄諸音的樂譜。我不知道這個樂譜，它以一个恬柔而堅定的和音，反復低微的按着節奏，這就是一種晴朗安祥的樂譜，它很像人生之老境呵。」

「但你還正當壯年呢，菲禮蒲呀。」

「哦！我很曉得，就因為這樣，我纔感覺這個樂譜之十分柔和。稍遲以後，它就掩蓋了全

部樂曲，而我一迴念那些急管繁絃，高低迭奏時，就不勝惆悵了。」

「我呢，菲禮蒲呀，有時感着淒涼的，就是想到人生之學習，竟如此的長久。你向我說我較以前好得多，我相信這是真的。到四十歲後，或者我將開始領會一點人生之意義；然而豈不太遲了！……不說了吧……愛呵，你相信兩性間充分的諧和，毫無一點疑雲於其間，是可能的嗎？」

「這在一兩小時內總是可能的喲，」菲禮蒲由地上立起來說。

二三

我的真正夫婦唱隨的幸福時期，就是這次在甘低木的一個暑天。我相信菲禮蒲會愛過我兩次：在我們結婚前幾個星期，和這次從六月到九月中三個月的期間。他是十分的溫文，毫無一點其他意念。他母親強要我們同住一個房間；她對此很堅持，而不知道這對夫婦曾經是同牀各夢呀。但這樣也更使我們現在的結合堅固。我喜歡在菲禮蒲腕間醒轉來。阿

倫到我們牀上來玩，他的乳牙苗長，使他苦痛；但他頗有勇氣。當他哭時，菲禮蒲向他說：「阿倫，你須得發笑，你有一個強毅的母親呀，我的孩子。」我相信這個嬰孩懂得：「阿倫，笑呵！」兩個詞語的意思，因為此時他已竭力停止哭，並張開小口，來表現滿足的樣子。這太感動人了。而非禮蒲也因此開始愛他的孩子。

天氣是很晴朗的，我丈夫從工廠回來後，就喜歡在充足的陽光下曝露。我們搬兩把園椅到屋前草坪上，而我們就默坐在那裏，沈入於渺茫的幻想中。我喜歡想像那時無疑的，同印入我們兩個心靈中的，當前風物。那些灌木，那使陽光閃爍不定的沙登野的半頹莊墅；再遠一點，就是那些蜿蜒起伏，煙霧迷茫的岡陵；再遠一點，或者還有蘇蘭若的情影，和她那美妙的，稍帶冷淡的目光。在天邊，無疑的，還有一個芬羅琅絲城的景色，傾斜很微的寬大屋脊，和穹窿的圓頂。一些花園中的扁柏，代替了岡陵上的矮松，而其間就湧現出阿蝶依天仙般的容儀……是的，連我心靈中也有阿蝶依，蘇蘭若的影像，而我也感覺這都是很自然，而且必需的。有時菲禮蒲望着我微笑，我曉得我們已十分奇妙的心心相印了。我很快樂。中餐的

鐘聲，打斷了我們這種悠久的青春幻夢。我感歎說：

「啊！菲禮蒲，我惟願這樣的傍着你，度過我整個的一生！懶懶的，不須甚麼，只要你的手，這個溫暖的陽光，和這些青青叢樹……這是幽雅而同時又如此淒涼呵。你不覺得嗎？爲甚麼呢？」

「很美的時光，常是很淒涼的；一個人覺得良辰美景的易逝，總想繫住韶光，但終於不能夠呀。當我幼年時，我在馬戲場中，其次在音樂會中，每於歡樂過甚時，就常常發生此感。我向自己說：『不過再兩小時，就一切都完了。』」

「但是菲禮蒲呀，我們現在至少還有三十年光陰，在我們前面呢。」

「三十年一彈指耳。」

「啊！我也再無奢望，卽此於我已够了！」

我的姑似乎也聆感着我們這種陶醉在幸福中的節奏。

「終久，」有晚，她向我說：「我看見菲禮蒲如我所盼望的樣子生活了。你曉得否？我的

小葉莎悲兒呀，假如你是智慮深遠的，你應當力求保持的是甚麼？就是把菲禮蒲完全移到甘低木來長住呵。巴黎於他是無益的。菲禮蒲像他父親一樣，儘管他的神情，有若何的堅定，其根性還是怯弱而多感。巴黎的刺激，一切複雜的情緒，會使他不好的。」

「我相信，母親，不幸在鄉間長住，會使他厭煩呢。」

「我是不相信的。他的父親和我，我們在這裏住了十七年，要算我們一生中最愉快的時期了。」

「這或者是，但他已染有其他的習慣。我呢，我曉得這樣，我將更快樂，因為我喜歡清靜。但是他呀……」

「他有你伴他呢。」

「這於他常是不够的。」

「你太謙遜了，我的小葉莎悲兒呀。而且你對你自己太沒有自信力了。你決不應放棄你支配他的競爭。」

「我並未放棄我的競爭，母親……反之，我現在已把得定我的勝利……我至今仍延續着，而其他那些，卻經過得非常迅速；在他生命中，並沒有留下若何痕跡……」

「其他那些！」我姑頗爲驚訝的說。「你真是一個特別軟弱的孩子呢。」

她常常重提她的建議；她委婉堅持她的主張；但我則很慎重的不向菲禮蒲談及。我曉得這樣一個限制，會立將我現在所欣享得極多的，美滿的和諧毀滅。反之，我異常恐慮菲禮蒲已有厭意，而向他提議幾次，星期日到隣近地方去遊散，或者遊覽柏里谷，或者林茂森。一些他曾向我談而我尚不甚熟悉的僻地。我喜歡由他引導，去參觀他的故鄉。我喜歡這個稍帶荒野的地帶；而且在這些嶙峋的崖峯上，有好些牆垣峻偉的莊墅，由那裏可以望見一些川原綿邈的遠景。菲禮蒲向我敘述一些地方故事，一些軼聞。我極喜法國掌故，我對於一些地名，引起無限的深情：霍特浦，畢隴，（註一）白蘭通。有時我含羞怯的引一些書中語句，來印證菲禮蒲的敘述，而我頗爲快慰的，看見菲禮蒲傾心聽我。

「你如此的博聞廣記，葉莎悲呀，」他說。「你多麼有學識，也許較任何婦女都要明智

得多呀。」

「不要譏諷我了，菲禮蒲呀。」我哀懇着。

於是我有一個終久，被一個我愛之已久，而難望其知道的愛人，所知的感想了。

(註一) 俱林茂森境內地名。

二四

菲禮蒲願意引我去探訪維熱山谷中的大小崖窟。黑河蜿蜒於一些被水沖成空洞，而且光圓的亂石間，令我非常欣賞；但這些崖窟，則大失我望。在一個濃厚的蒸熱之下，我們必須攀爬一些斷崖間的小徑；其次進入一些狹窄的石峽，去看一些塗飾着紅色野牛及怪獸，模糊而陰暗的牆壁。

「你看見一些甚麼？」我向菲禮蒲說，「這只是一些無意味的野牛，假如一個人願意這樣想。而且……還簡直不像呵。」

「我一點都看不見，」菲禮蒲說，「我想出去，我凍冷了。」

在攀登發熱之後，我也在這個洞中，感覺一個冰冷的涼意。回家的路上，菲禮蒲默無聲息。晚間，他自訴有點感冒。次日清晨，他絕早叫醒我。

「我覺得不好，」他說。

我急忙起來推開窗帷，就大驚怖的，看見他面色異常。他十分蒼白，有一個悽愴的神情。他的眼睛起了青色的圈痕；鼻輔只是張翕，發生異樣的狀態。

「是的，你有一個生病的樣子，菲禮蒲，你昨天受冷了……」

「我的呼吸不舒服，我得了一個重性感冒。這不甚要緊的，吾愛，給我一點阿斯匹靈藥片吧。」

他不願請醫生，而我不敢強迫他去請。但當我的姑被我聲請，將近九點鐘到我們房裏時，她強迫檢查他的溫度。她以一個得病的孩子待他，有一種令我驚異的權力。不管菲禮蒲的抗議，她派人到沙登野去請杜禮醫師。這是一個微覺怯懦，很溫和的醫生；常常在談話之

前，先從他那玳瑁框眼鏡裏，望你很久。他非常細心的診察菲禮蒲。

「一個純正的氣管支炎，」他說，「馬思訥先生，至少你得這個病已有八天了。」

他向我作一個暗示，叫我和他一同出去。他從眼鏡後面望着我，有一種善意而又爲難的神氣。

「好吧，夫人，」他說，「……這確十分麻煩呢。你的丈夫，是一個肺氣管支炎；在聽診時，我察覺全胸部氣體發酵的音響，幾於肺裏面都潰腫了。其次，他的體溫是四十度，而脈搏到了一百四十次，……這簡直是一個惡性肺炎呵。」

我心頭冷了半截；我不甚懂得清楚。

「但是，先生，他該沒有危險吧？」我說，幾於帶着談諧的口吻；因爲我覺得這未免太不像，我昨天尙異常強健的菲禮蒲，今天竟會突然如此的重病呵。他顯出驚異。

「肺炎這個病，常常是很危險的；必須等看情形如何，然後纔可以下斷語呢。」

其次，他指示我應當怎樣做的一些事。

此後繼續一些日子中，我幾於想不起甚麼；我已突然把全副精力，拋入這個神秘生活中，這個由疾病而起的惆恍生活中了。我調治菲禮蒲，盡我心力所能想到的做去。因為我有這樣一個意像，一些有益的治療，總可以消除那種神秘而可怖的危險的恫嚇。當我不能做甚麼時，我就挨近他的身邊，穿着白色的衣服，注視着他，試想由這個注視，把我生命的力量，傳達一部分到他裏面。

經過很久，他都認得清我；他是如此的衰弱，以至於無力說話，但他用眼光感謝我。其次，他漸入昏迷的境域。這中間有一個時刻，於我是很可怖的；就是第三天，他竟把我當作蘇蘭若。突然間，正當夜半，他十分艱難的向我吐出幾句。

「啊！他向我說，『你來了！我的小蘇蘭若呀，我曉得你會來的。你真心好呀！』」

他吐出這幾句話時，異常費力。他以一個絕望而淒柔的眼光望着我。

「我的小蘇蘭若呀，吻我吧。」他喃喃斷續的說，『你可以自由到他人那裏去了，我已病到如此地步了呵！』」

我不曉得怎樣的俯身下去，而他就在我的脣上，吻了蘇蘭若。

啊！我真衷心情願把蘇蘭若給你，我的菲禮蒲呀，假如我想到她的愛情，果能救得你！我相信假如我自來未曾充分的愛過你，而這時就是我愛情的極度了！因為我已甘心退讓；我除爲你而外，一切都無所希求！在這個昏譎時期，正當菲禮蒲談及蘇蘭若時，我的姑好幾次來到面前。不僅一次的，我心中惹起一種因自負心受傷而生的反感；我祇是說：『他要病愈纔好呢！天呵！他要病愈纔好呢！』

第五天，我有一點希望了。我清晨檢驗他的溫度，已經低減下去。但當醫生來到，而我向他說：『終久，現在該對了，僅有三十八度的體溫了呀。』我廣即見他仍是沈默而陰鬱。他幾於毫無感覺的檢驗着菲禮蒲。『此刻，』當他立起時，我怯怯的向他說……『豈不好了嗎？』他歎一口氣，慘然的望着我。

『否，』他說，『相反的，我不盼望這種驟降的溫度。這是虛偽的迴光返照……是不好的徵候呢。』

「但該不是最後的徵候嗎？」

他並沒有回答我。

晚上，溫度重復升高，而非禮蒲肌肉的輪廓，以一種非常可怕的样子，自行陷落下去。我現在明白他快要死了。坐在他的旁邊，我執着他灼熱的手，他像沒有甚麼感覺。我心裏想：「你就要拋我而去了，吾愛呀。」而我再試去想像這個難於了解的事情，沒有非禮蒲的生活。「我的天！」我心裏想，「我真是可以羨妬的了……要是他能再活幾個月……」我於是自誓，假如由於神奇，非禮蒲得以救治時，我除了爲他的幸福而外，再不要其他的幸福。

半夜，我的姑要來交替我，我以頭部用力向他表示拒絕，我不能說話了。我時刻緊握着非禮蒲的手；這個手此時已滿布着黏稠的油汗。他困難的呼吸，使我極不好過。突然間，他睜開眼睛向我說：

「葉莎悲，我氣緊得很，我相信我快死了。」

這疏疏落落的幾個字，以一個十分清晰的聲音吐露着，而跟卽又復昏迷。他母親從我

肩膀把我扶着，我執着菲禮蒲手上的脈搏，已漸漸不跳了。到清晨六時，醫生再來打一針，又稍微跳動一點。在七點鐘，菲禮蒲並未清醒過來的，就與世長辭。他的母親，爲他揉閉了雙眼。我只想着他在他父親逝世時寫下的一句話：『然則我竟將如此孤獨以終嗎？那我就希望死神的早臨。』

這果然來得很早，菲禮蒲，正如你的期望，而這又是多麼命薄我最愛的郎呀！我相信假如我能保住你，我必然知道如何使你快樂。然而我們的命運，和我們的心願，乃幾於常常都是相背而馳呀！